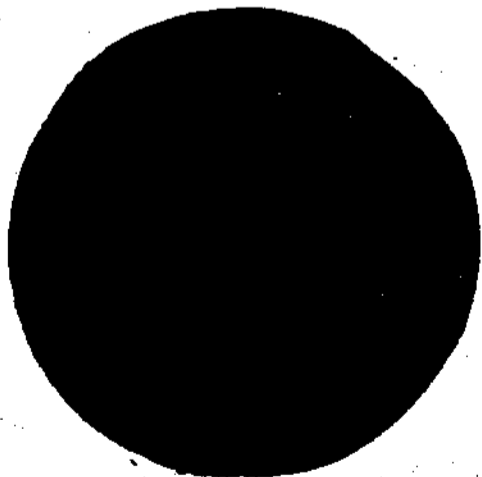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五日

# 魯迅先生紀念號

## 魯迅先生紀念號要目

- |           |     |
|-----------|-----|
| 上海某日(小說)  | 周楞伽 |
| 五月十八日(小說) | 陳毅  |
| 兄弟倆(小說)   | 王西彥 |
| 日本作家鹿地亘訪  |     |
| 問記        | 房堅  |
| 埃及風雲(劇本)  | 何茵  |
| 輪船上(報告文學) | 時玳  |
| 病(詩)      | 柳倩  |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怎樣參加「文學大眾」讀書會

- 一、凡本刊讀者或雖非本刊讀者而於自學上發生疑難，欲獲得解答者，不論本埠外埠均可參加本會共同之研究。
- 二、加入手續：先向本會索取文學大眾讀書會登記書（函索亦可），詳細填就逕寄本會，聲請登記，經本會審查完畢後即予登記，並發給讀書會登記證。
- 三、會員領到登記證後，即可作個人計劃的讀書。本會給予會員的幫助的範圍：一、討論讀者自定的自學計劃。二、對於文學自學方法的商討。三、書籍介紹。四、習作發表介紹。五、解答書中疑難。
- 四、讀者來信務須寫明（一）通訊次數（二）登記證號數（三）問題性質（四）姓名（五）職業（六）通信處）
- 五、讀者來信詢問，本會概予個別函覆，且如被認為有公開討論的必要時，得將原函並答覆在文學大眾「文學問答」欄發表。但經本人預先聲明不願發表或筆名發表者自可照辦。
- 六、讀者加入本會後倘不履行讀書會之工作者——即不以研究學問為出發點者，本會得取消其登記。
- 七、本會不收會費及任何手續費，但因經濟上的預算關係，一時不能舉辦完全免費通信，所以讀者來信務請附郵資五分以作覆函之用，此外一切印件都是奉送。
- 八、此項辦法如有不方便時，以後可隨時斟酌修改之。

## 組織「文學大眾」讀書會緣啓

文學大眾現已發刊到第二期了，它雖對於文學大眾不無細微的貢獻。但我們却仍不能以此自滿。我們知道，我們還有更應努力之所在。依據本刊讀者統計，我們知道讀者大多數是中途失學或未會進過學校的店員以及低級從業員。大家雖然也許有接收圖書供給的機會，但大多數對於圖書的選擇上文學書籍的讀法上，以及知識的選用上還是都缺乏相當的素養；在習作方面也祇是自己儘力探索着前進的。這就是說他們還急需一種正確的指示和幫助。依據這一事實，現在我們是要對準了這項需要，便以進一步的幫助讀者大眾為目的組織文學大眾讀書會我們這一嘗試的工作方針是如此的：

一、解除讀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茫無適從的困難；明示讀者按着時代的要求供給良善的營養，並為之作出文學學習的步驟與「書目」「研究方法」使讀者能有目的有系統，依照需要而開展自己的文學生活。

二、特在本刊闢有「文學問答」一欄，教請學者幫助讀者解決書本與習作上的各種疑難問題，讀者可按規定手續通信質疑。

三、於本刊闢讀書會欄，專登會員書評，使出版者尊重讀者意見，藉使出版界有所改進。

同時，我們更對讀者及熱心文學事業的人們，提出兩點希望：一、我們願誠意與熱心文學事業的人士合作，凡本刊的讀者在可能範圍以內，我們都希望能義務參加本會有關的工作，盡力去幫助文學知識不及你的人們。我們覺得這是一樁極有意義的事。二、歡迎讀者提出「讀書會」方面的具體意見及熱心文學事業的人們於本會前進的路途上加以友誼的批評，指導與援助。

# 文 學 大 眾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狂 騰 劉 硯 作

十 一 月 一 日 出 版

文學大眾第二期目錄

我們要紀念魯迅先生

悼一個偉大的死者…………… 煥明(二)

僅僅把他當作一個文學家是

不夠的…………… 子澤(三)

瞻仰遺容…………… 白燕(四)

悼魯迅先生…………… 顧而存(四)

小說

上海某日…………… 周楞伽(一九七)

閩禍…………… 齊明(二二二)

五月十八…………… 陳毅(二二七)

兄弟倆…………… 王西彥(二四四)

敵友…………… 黑明(二五五)

礦的埋葬…………… 黃靈聖(二六七)

李珍…………… 彬(二七六)

特載 日本作家鹿地亘氏訪問記 房堅(二九二)

論文

大眾批評家·作家…………… 房堅(二九八)

已往的東觀在那裏…………… 底那莫夫(三〇七)

戲劇

埃及風雲…………… 何因(三二〇)

散文

不要嘲笑高麗人…………… 陳子展(三三二)

一個恐怖時代的回憶…………… 東揚(三三四)

報告文學

輪船上…………… 時玳(三三七)

一張關於上海的照片…………… 史沫得利(三四〇)

詩歌

病…………… 柳倩(三五〇)

擠奶歌…………… 吳汝(三五〇)

東渡…………… 濺波(三五二)

木刻插圖

狂濤 劉硯  
母與子 劉硯  
抵抗 劉硯  
牛 劉硯

編後記

編者

新時代叢書

# 現代殖民地解放運動概觀

陳崖夫編著

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遍全世界，較弱小的國家較弱小的民族，都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以至於滅亡。但立刻跟着來的便是狂風大雨的時代，我們已經看到牠的濃雲密布的先兆嗎？這便是新時代。本書對十五個弱小的強硬的或是軟弱的解放運動都有詳明的敘述，精到的批評。實是新時代中很重要的文字。

——定價六角五分——  
——廉價二角——

# 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

柳絮編著

本書詳細地論述各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之得失，與應取的道路。於留心社會問題的人是極有貢獻的，不可忽略的一部書？所論細目為：弱小民族解放的目標，革命應有的傾向，殖民地革命黨應不應該與該統治國的勞動政黨聯絡，弱小民族解放須由弱小民族自己努力，革命的組織，組織的原則等等。尤宜與本書現代殖民地解放運動概觀一書參看。

——定價三角——  
——廉價一角——

新時代叢書

新時代叢書

#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必然性與我們的準備

時間有恆編

國際鬥爭的緊張將很分明的提醒我們世界二次大戰的迫近與它的必然性。本書收集了許多人的意見，許多人的預測，詳細地討論着世界大戰的角色，以及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所應當有的準備。書末附有許多數字上的統計表格，如各國的軍備，各國的財富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參考品。

——定價一元三角——  
——廉價四角——

# 蘇俄革命後的新建設

毛老道夫著  
王季子譯

本書很詳細地敘述蘇俄革命後的新建設的各種事業，文字極清晰，而插圖表格極多。現在有許多對於蘇俄有着非常的欽仰，而又有許多人對於蘇俄有着非常的憎惡，差不多談到就足以變色，但是他們都已經明瞭到底是怎麼一個東西嗎？本書是唯一的真實地告訴出蘇俄的本質的書了。

——實價七角——  
——廉價三角——

新時代叢書

# 青年作

青年習作社出版  
羣衆雜誌公司代售  
——全書一冊——  
——實價二角——

## 本書要目

- (報告文學) 桃冲雜話·下鄉四日記·火
- 談·到蘇州·紀念五卅記·伊文
- 小包裏(小說) 米哈而斯基作 勞榮譯
- 酸棗(戲劇) 尤舒羣
- 海燕(電影脚本) 胡亞庚
- 小棉襖(獨幕兒童劇) 蕭聲
- 木刻連續圖畫：「她的覺醒」 溫濤
- 塞外戰歌 白薇
- 怒吼吧中國及其作者 魯廷
- 犧牲在沼地裏的人們 阿爾莫尼斯作 伊明譯

- 悼高爾基 勞生
- 高爾基小傳 潤生
- 埤(小說) 勞生
- 牌子(小說) 潤生
- 怎麼辦了 阿良
- 救火員 朱志萃
- 一個河南學生的日記 不記名
- 線活生
- 詩歌
- 船夫 在一個淒冷的小站上
- 夜裏 十一年後五月的今天



抵  
抗  
力  
羣  
作



牛

劉  
觀  
作

# 我們要紀念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在十九日晨五時瀟然長逝了！

當我們看到他的遺尸，我們的身體在戰慄着，說不出一種什麼情緒。

他幾十年來的努力，身嘗了無數苦鬥的經驗，他那不後悔而且決不屈服的精神——不管是替我們人民大眾劃了一條清楚的前進路線。

魯迅先生的遺囑，有一條中說不要別人紀念他，但我們覺得他已失掉了這樣的權力因為魯迅先生已是社會的魯迅而非個人的魯迅，換言之他已不是住在施高塔路生活嚴肅學問豐富的魯迅，而是代表了中國——全世界大眾利益的魯迅。我們紀念他，是對他的精神更高級的服從。

所以我們的紀念不用眼淚，而是用犧牲的精神沿着一條已經建立了路標的大路前進！

紀念，我們的紀念是多麼渺小啊！他將是無數人永久紀念的對象。無數人將貢獻出他們真誠的紀念——無聲地不屈不撓地執行着他的意思，一直到全民衆解放的一天。



# 悼一個偉大的死者

煥明

2

現在，一個偉大的人已經靜靜的躺着了。他的軀體將腐爛，但靈魂却是永生的。並不是升入「天國」，不是遊移在「太虛」，而是深深的留在每一個青年的腦海裏，使爲真理鬥爭的人們的力量繼續擴大，推動世界向着光明邁走。

「我對魯迅總感到不滿，但從萬國殯儀館回來後，我想了想——我覺得的確不失爲一個偉大的人！」一個朋友對我那樣說。

我想，這話決不是隨便講的。人們確是有一種僻性：凡死者都是好的。除掉岳墓前的秦檜——幾千年的歷史似乎只留下了這樣的一對罪人，確該拿來「警誡」來者似的。

這就是「寬容」的壞處！

一個因死亡而被寬容的人，是不會給真理寬容的。除非他有着真正的偉大處。

魯迅先生是有缺點的，但這微細的缺點並不能掩沒他的偉大。他鬥爭到死，他大聲疾呼到死，他爲真理而咀咒，而罵；但他至死沒有投降，出賣，忘了真理而成爲一個「左得可怕的人！」

人們以爲魯迅先生唯一的缺點然是量狹性躁，我想還是的確的。但也覺得，把這個量狹性躁的人仔細一清算，却覺並沒有什麼愧對人類和真理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那些「量大性柔」的人們，他們送掉了大塊的土地，他們爲自己的利益而出賣，而吃別人的耳光，而鎮定自若的繼續鬮笑……

這大概就是寬容的「好處」了，中國這民族彷彿向來就中了「寬容」的毒，人家割掉了自己的胳膊，還會送過腿去。這「寬容」也就是現在「代」我們出賣民族利益的人，所以敢這樣大胆的緣故。「人家

答應的東西，不可以相信，」但我們却相信了；「主張寬容的人不可接近，」但我們却寬容地活在他的掌下。

這就是給「寬容」所害的。

是的，人們是不易把魯迅先生忘掉的，但這決不是一切；

用盡了他所有力量的一個人！

十，二十一，下午

記住真理，繼續向前去吧！「天下原是有路，走走便成了路」在刺人的荆棘後，就是光明的太陽了。

而魯迅先生也不過這樣的一個人：爲了爭取真理，而

## 僅僅把他當作一個文學家是不夠的

子澤

「偏偏在戰的熱望中魯迅死了，中華民族要大哭，

於人間的巨作中是尋不出那只教人類流淚的辭句的。

××××要痛哭，前進作家更是要狂哭。」

他從中國的啓蒙時代起一直到死的前一天始終沒有

「偏偏在降的陰影裏魯迅死了，帝國主義會暗笑，

鬆懈一步和醜惡的周圍奮鬥，在年事高邁的最近幾年他又

專制魔王會狂笑，落後文人也許會慘笑。」

是多麼活躍地引導着文學上的建設工作！然而他的偉業沒

——沙風文藝社輓聯。

有完成他就溘然逝去了。

我們的導師死別了；於是我們的進路上熄滅了一盞最

所以我們除了悲惻以外必須振作起來更進一步受納

光輝的燈火，於是世界的魔鬼滅去了一個使它們「日夜不安」的勁敵。

他的經驗和教示拿出最大的努力和忠誠在實踐中學習他的生活去爭取我們被壓迫民族危亡的生命和社會解放的

這巨大的死，給予我們的損失和悲痛，這能是言語儀式

最後勝利來遙祭這去世了的「比文學家更偉大的」文壇

所可代替哀悼的嗎？然而痛哭那也不是必要的，因爲在他遺

巨星。

## 瞻仰遺容後

白燕

4

在十九日的傍晚，從報紙上得到魯迅的死訊，我不覺陡然心裏冷了下，彷彿有誰潑了些冷水在我身上似的。第二天一早我便起了身，約了明和靖一道往萬國殯儀館去。在那裏已經有無數的青年佇立在禮堂的門口，在過道的一張桌子上我簽了名，有一個女人便拿了一塊黑紗蒙在我的臂上。募然一陣莫明的悲哀不禁襲上我的心，當我看見那許多的憂鬱的面孔——爲了這爲人類真理而奮鬥的戰士的死亡而感到悲哀的青年們。

是的，無論誰都不能不感動的，對於魯迅的偉大的人格。當我走進禮堂後，我望他的遺像，又望他的遺體，看見那瘦削的雙頰，突出的顴骨，我們當可以想像到他是怎樣的爲人類真理而奮鬥的努力，以致損了他的健康，促短了他天年的情形。

我跑出了萬國殯儀館的門，我感到「死」奪去了我們偉大的戰士的身軀，却死不了戰士的精神  
偉大的戰士啊！我祝福你的靈魂！

## 哭魯迅先生

顧而存

逝去了！巨人——

吹出巨人未竟的詞句，

我們的導師！

欣醒還未醒的志士！

此後我們將持着——

★★★★★

時代的喇叭，

你爲什麼不再等待着——

向後看呢？

你只看到人們——

種下了血的種子

你爲什麼不等待着——

看那一朵鮮花呢？

★★★

是的，從這邊到那邊

需要一條犧牲的橋梁。

但是無數人已決心地

浴着鮮血倒下來

搭成橋梁預備來者渡過。

★★★

那才是巨人永久——

永久的紀念——

一懂懂時代的碑！

碑上刻着進步的尺寸

是一把神刷，

刷不掉歷史的跡痕。

★★★

緣了這跡痕，

在不久的將來

會有一隊隊快活的人

持着鬻力的旗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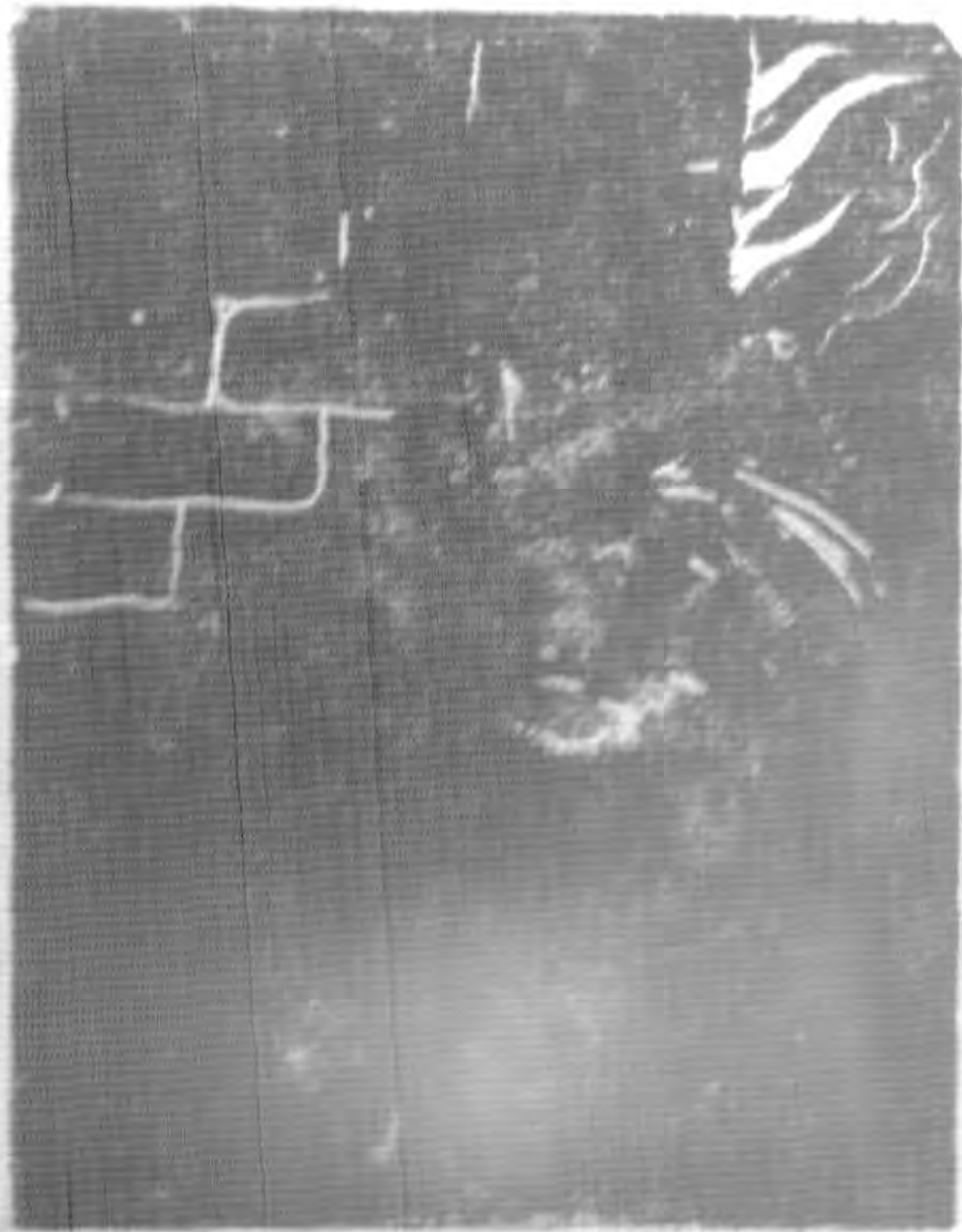
插上了巨人的墳。

★★★

逝去了！巨人

但永不逝去的是——

巨人前進的心。



母與子  
劉硯作

# 上海某日

周楞伽

報紙上用特號大字登載着這樣的新聞標題：

「華北幾成私貨世界」

海關統計表上表明走私影響稅收一個月內損失八百萬元，並且說，這驚人的數字實開海關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惡先例。

滾滾而來的不盡的私貨，明目張膽地堆滿在各車站，輪埠，交通口岸；然後再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分別流向華北華中，華南，都市內地，和窮鄉僻壤去。北方一帶的正當商人叫苦連天，納了稅的貨物反而無地安放，整個民族工業民族資本完全「嘩喇喇」的在崩潰了。

可是，南方的上海，却有人在肚子裏暗笑。

羅老爺和他的姊夫陳老爺已經很興奮的在牀上談了一夜。他們雖然同牀，却沒有抵足而眠，而是隔着

一副精美的白銅煙盤，唧唧噥噥的商量着：怎樣集資組織一個公司，表面上銷售國產貨品，暗地裏販賣漏稅人造絲。

他們都沒有睡，可是誰都不感覺疲倦，鴉片把他們的精神提得高高的。羅老爺剛抽完一筒煙，把烟籤在烟斗孔裏攪了好半晌，彷彿已經過足了癮；放下槍，捧起烟盤旁的矮茶壺來，嘴對嘴，骨都都的喝了一大口茶；然後舒適地吐了口長氣，向陳老爺搖搖頭：

「要是在北方呢，這生意倒很可以做。可是在上海，怕沒有那麼順利，別的不說海關盤查得這樣嚴緊，私貨的進口就不大容易，不要到頭偷雞不着反而蝕把米。」

「那里，那里，你這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上海已經有大批漏稅的私貨運進來了，他們走私的方法，不是用夾帶，就是用賄賂。」我有一位朋友做糖業生意的，前幾天就進了不少私糖。」

羅老爺睜了一聲，表示他也承認他那種說法不對。談話至此，已可告一段落，現在該談到實際方面去了，「到底你能出多少呢？」陳老爺用充滿了期待和興趣的口吻問：

羅老爺躊躇了好半晌，才慢吞吞地伸出了一根指頭。

「十萬嗎？」

「不！不！那來這許多，我是說最多只能出一萬。」

「一萬那未免太少了罷。把這樣一些數目來販賣私貨，是濟不得什麼事的。我勸你不要太小氣，大利全在後頭呢！現在本錢下得越多，將來利息也收得越豐富。」

羅老爺大大的咳了一聲，彷彿怪陳老爺忝為至親，還不明白他處境似的。

「姊夫，我的家道還能夠瞞你嗎？老實說，這事情要是發生在半年以前，就是要我拿出十萬幾十萬來也不難；可是現在你想想，除了坐吃山空以外，還有什麼生利的門路。我是全靠做投機生意過日子的，自從去年十一月四日新幣制政策實行以來，外匯由三行無限制的買進賣出，公債交割一律要提交現品，不得掉期，金交市場每天只有很小的一些上落，投機的門路差不多一條條都告斷絕，再加自己這一口煙癮又不容易戒掉，一家生活的重担，還是要我隻手承挑。你想，我怎麼還能拿出更多的錢來。」

「那就只好暗中進行招股了。不過，有一件，你千萬要嚴守祕密，不能隨便把這事告訴別人。」

「不會的，不會的，我既不傻又不痴，平白把這事情告訴別人做什麼！」羅老爺充滿了烟容的瘦骨瓜臉上開始有了微微的笑意。

這時，玻璃窗上已經透出很明亮的光線來了。

陳老爺「撲」的一聲吹熄了烟燈裏一星豆大的火，却用玩笑的口氣向羅老爺說：

「現在你吹幾口烟不是沒有從前那樣自由了嗎？」



「不錯！」羅老爺彷彿被這話說到了心坎上，長長的歎了一口氣：「現在土的來源很少，土價飛漲，比從前更叫人吃不消了。聽說外面檢舉烟民，和辦理自新登記，鬧得很厲害。不過我是不管的，我這樣一大把年紀了，難道還要我戒掉了烟去打××嗎？哈哈！姊夫，笑話！笑話！」

「我也不明白當局是什麼用意！他們大概是想把全國國民的體魄磨練得強健了，然後再和××拼個你死我活。」

「可惜到那時候中國怕早已亡了。許多人的體魄也許會磨練得非常強健，可是多了一個頭銜——亡國奴。」

「其實做了亡國奴也不要緊，或者倒是我們的升發機會。不瞞老弟說，近來我倒很有些羨慕那一塊『王道樂土』哩。」

「我何嘗不和姊夫一樣。老實說，在這裏幾乎連一點發展都沒有，倒不如出外去闖他一闖，或者好歹可以混一個出身。」

他們正談得非常起勁。忽然門帘一揭，走進一個念七八歲中年氣概汗邪滿臉的人來，正是羅老爺的大兒子作麟。

「作麟！你要不要也躺下來吹幾口？」羅老爺從枕頭上抬起半個頭來，說愛子之心情見乎辭。

「不要我還不覺着累。」作麟搖頭說，並且表示出元氣很旺盛的樣子。

「怎麼我們，這位大賢姪也喜歡弄這個調調兒嗎？我倒一向沒有知道。」陳老爺稍微有些詫異。

「唉！這也是沒辦法，借此收束收束他的身心。烟斗孔上燒烟花出去的錢，畢竟有限，總比讓他去玩娘兒們和花骨頭，沒多沒少的花出去好些。」

「你這打算錯不錯。大賢姪今年多少年紀了？我記他比我們震南大五歲了，今年大概是念八。」

「不錯，是念八這麼大的一個人了，還閒在家裏沒有事作，真連我都代他難受，不過現在外面到處都鬧不景氣，要設法安插他一個位置又談何容易。」

陳老爺忽然得意地笑了起來，他半帶賣弄意味的隔着烟盤向羅老爺說：

「要安插個把人我倒有法子的。」

「什麼法子？」羅老爺的細長的頸子不禁像鵝一樣的伸起來了，連在一旁聽他們談話的作麟也現着很關心的樣子在牀沿上坐了下來。

陳老爺見他們上了他的鈎，分外賣關子了。他故意遷延子好半晌，才慢條斯理的說：

「現在在這一帶主持走私的人和某方面很有交情，只要我們和他往來得熟了，要他向某方面推轂，代大賢姪在北方安插一個位置，大概一些都不難的。」

「對啊！我怎麼想不到這上面去，好好！現在！一準這樣辦！這生意我是作定的了，只要他的事情能夠成功，我這一萬塊錢就是白花掉也一些都不冤枉。」羅老爺猛的拍了一下大腿，興高彩烈的從牀上豎起半個身子來說。可是他高興得也許太過分，額角恰好和作麟的頭撞了一下，痛得他不住把一隻瘦骨嶙峋的手在額頭上揉。

「不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陳老爺似乎有些看不過羅老爺那一股勁，冷冷的在他的興頭上澆上一杓冷水說：「現在某方面防共防得很厲害，對於年青人更是特別注意，大賢姪的模樣兒雖然少年老成，只怕還未必能引起某方面的信仰，必須要先在這裡有一些事實表現才好。」

「這個用不着姑夫說，」作麟笑吟吟的立起身來伸了伸拳頭：「我早就作過事實表現了，去年十二月裏上海的學生子不是鬧得很厲害嗎？那時我就會夾在中西巡捕裏面打過這批學生子——媽的這批毛頭小夥子好不大胆，連我老大哥都不想救國，他們懂得什麼？倒要救國！要不教訓教訓他們，還當了得！」

羅老爺却沒有理會他兒子的丑表功，他似乎想到了什麼事，臉上開始現出了疑惑的容色。

「姊夫，你這話到底真不真？既然有這樣好的機會，我們那位外甥年紀也不小了，你應該先設法安插他才是。」

「你是說震南嗎？唉，談也不要談起，」陳老爺重有所感似的不住搖著頭：「你那里知道，他現在完全變

了樣了，從去年年底起就不會有過一天安靜日子，東也開會，西也遊行，口口聲聲不離救國我真看見了他都頭痛。試想天坍下來自有長人去頂，負有救國責任的政府當局都不聲不響，未必他小孩子家奔走呼號就救得了什麼國！自今又是五月節，時局又這樣緊張，要是給抓了去，可不連累一家人都倒霉。所以我把他禁在家裏，不讓他出去，可是一個不留心又給他溜出去開會遊行救國去了。」

「這倒和我們作羣一模一樣，總之，都是家門不幸，才會生出這種桀驁不馴的兒子。」

「那里是家門不幸，其實全是給學校教壞了的；現在的學校還像個學校嗎？牠並不教學生們好好讀書，却專門教他們鬧風潮，我下半年一定不讓他再進什麼學校了！」

「我也這樣打算，與其出了學費還要提心吊胆的恐防他鬧出事來，寧可還是讓他閒在家裏的好。」

「唉！」陳老爺歎了一口氣，低頭看了看手表：「怎麼已經十點半了，時候過得好快，外面天不知暗了沒有？」

「晴了。」作麟回頭向玻璃窗外望了望說。

「晴了，我可要回去了。昨天要不是下了一整天雨，我是早就該回去了的。」陳老爺說着便離開牀立起身來。」

「何必呢，既然已經十點半了，索性等吃過了飯再回去不好嗎？」羅老爺連忙也立起身來挽留

「不必了。」陳老爺口裏雖說着不必，身子可又在牀沿上坐了下來。

兩位老爺繼續談他們的話，這談話和作麟不生什麼關係，作麟也就懶得再聽下去，他帶着一種希望和自負的神氣，興忽忽的從房裏走出來，恰好劈面便撞見了他弟弟作羣。

「作羣，今天是五卅你出去不出去？」

「自然要出去的，平常日子都要出去，何況是五卅！」作羣笑嘻嘻的說：健康的臉上流露着天真和熱情。可是作麟的臉却突然沉下來了，他站在他弟弟面前就像站在什麼不共戴天的仇敵面前一樣大喝了一聲：

「我不許你出去！你給我好好的頓在家裏，要是再敢出去闖禍，我一定告訴爸打死你！」

「哼！你管得着我嗎？我偏要出去！你不要抬出爸來壓制我，任誰來，我都不怕！今天我們要紀念死難烈士，要做救國運動，誰敢反對阻止我們的，誰就是賣國賊漢奸！」

「好！就算我是賣國賊漢奸，我先打你這不服管教的。」

兄弟兩個還沒有交手，背後忽然來了一聲老女人的情急的呼聲：

「讓開！讓開！兩位少爺不要把菜碗打翻了。」

說話的正是他們家裏用的娘姨楊媽，他的手裏掇着一隻方木盤，盤裏盛着好幾碗菜，還帶有一大瓶玫

瑰燒

「楊媽，你先給我去把飯盛來，今天有要緊事情就要出去呢！」

楊媽答應了一聲，把菜碗和酒瓶擺在桌上，提着方木盤走了。

「好！你去，你去，回頭叫你看我的顏色。」作麟也收住了對他弟弟所作的勢悻悻然的走了開去。

作羣可沒有。一睬他哥哥，自願在桌前坐下來吃着碗裏的菜。他滿心想把那瓶玫瑰燒喝兩口；但他沒有動，因為他的神經已經很興奮，喝下酒去也許興奮得要爆炸並且也恐回頭喊口號時喊乾了喉嚨。隔壁房裏他父親和姑夫商量販賣私貨的談話聲，不時送進他耳鼓來向他挑戰似的聽得他滿胸都是怒氣。一個想念很快的跳到心上。

「這家庭裏充滿了腐敗與自私，差不多個個人都可以做漢奸；可是……」

可是外面却充滿了廣大的和他一致的羣衆，大家都懷着同一的目標，和要求發出驚天動地的吼聲：「救國！」

他的心溫暖了，他很快的扒完了兩碗飯，就朝外面跑。

太陽曬滿了一街，是一個大好的晴天的正午。

按着預定的步驟，他先跑到學聯會；許多和他一樣的學生早已集合在一起了。青春的朝氣在激盪，愛國的熱情在奔放，無數張相識的與不識的臉在歡迎他加進他們的洪流裏來。

忽然背後有一個聲音在叫着：

「作羣！」

作羣回過頭來便發見了他表兄震南，他連忙連跑帶跳的奔到他面前去和他握手。

「表兄，你也來了。」

「自然要來的這樣一個偉大的紀念日，又配合着現在民族解放怒潮高漲的時期，我還能不來嗎？」

「你還不知道呢？你們姑夫在我家裏，和我爸商量販賣私貨，差不多談了有一天一夜了，我的肚子都幾乎沒有給他們氣破。」

「哼？販賣由他們去販賣好了。我們却要組織「抵制私貨大同盟」展開羣衆抵貨運動！」震南冷冷的回答說，他的臉上現着堅決而又自信的笑容。

隊伍却不會讓他們有更多的談話時間，已經開始在向市商會的會場出發了，他們只好緊挽着臂，跟了大隊踏着充滿太陽光輝的街，向前走去。

雖然離開會時間還早，可是會場裏已經被各式各樣的人物擠滿了。他們的隊伍到了不多一會，整個會場已擠得沒有隙地。糾察隊雄糾糾的在維持着會場秩序，從許多人身上蒸發起來的熱氣，增加了會場裏的熱度，到會的人差不多誰都在流着汗，可是沒有一個人顧到，只是忍着心的跳動。很興奮的在低頭讀着剛接

到手裏來的各種宣傳品。

「這是什麼東西！作羣忽然在他所接受的宣傳品裏讀到了一張黃色小紙條，上面完全是違反他願望的污穢這純潔的民衆救國運動的話，不禁驚呼起來了

回答他的不是震南，而是全場一致的一陣猛烈的騷動。

「有漢奸！有漢奸！」

「在那兒！趕快捉住他！」

「捉住他！打死他！」

人海裏騰起了洶湧的波濤。某一角度裏特別動亂得厲害，一個漢奸被糾察隊抓住了，「打」的一聲，才從一個人口裏喊出，立刻全場響應，許多站在那漢奸近旁的人一齊伸出了拳頭有的甚至提起凳子向那漢奸身上打下去。

作羣竭力從人背後踮起脚尖來向那犯了衆怒被攢毆的漢奸身上望，面貌雖然望不清楚，但那輪廓和衣服的颜色在他眼裏却是非常熟習的，他立刻便認出了那是他哥哥作麟。

「啊？是哥哥！他不由得驚呼起來了，但羣衆的喧嘩和擾攘却把他的呼聲掩蓋了下去。

一個大的戰慄降到了作羣頭上，在這裡和羣衆一致作救國運動，而他哥哥却在作漢奸破壞救國陣



線，時代是多麼殘酷無情呀！他是年青的，熱情的，他愛國家，也特別富於手足之情，他不能眼看看自己的哥哥給大家這樣痛打而不去救援，他用力搖着震南的胳膊，湊在他耳邊大聲說：

「你看，那被打的漢奸是我哥哥哩！我不能讓他這樣，他會給大家打死了的，我要救他去！」

說着，他便竭力從人叢中往前擠，要擠到那動亂的一角去。但震南却從後面把他的手臂拉住了，他用霹靂似的聲音說：

「不要去！他現在已經不是你的哥哥，是全民族的敵人了！在整個民族面前誰都顧不得私情的！」

作羣只好停住了步，靜觀着前面的動亂；這時糾察隊已不能維持會場秩序了，幸虧主席團竭力在向羣衆解釋，壓平羣衆的憤怒，會場中的空氣才逐漸由擾攘歸於平靜，結果是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漢奸給送上主席台去示衆，主席團隨即宣佈開會。

開會的第一件事，便是主席團代表報告五卅慘案經過和紀念的意義。這並沒有佔多少時間，接着羣衆便按照預定的節目同聲唱起「五卅紀念歌」來。

十年前的五卅這一天，十年前的五卅這一天。

帝國主義大屠殺南京路上鮮血鮮

中國大衆心上抹不掉的——

××紗廠槍斃顧正紅的事件

那永生永世不能忘的一千九百二十五年

十年來的五卅這紀念十年來的五卅這紀念

帝國主義更兇惡殺我同胞千萬千……

作羣也夾在羣衆中歌唱着，他差不多把站在主席台上示衆的那位漢奸哥哥完全忘懷了。只是很興奮的讓他的歌聲，應和着羣衆的歌聲，響徹雲霄的送到會場外面去。

紀念歌唱完了，會場裏的空氣愈見悲壯激昂起來，也就爲了這緣故，無論如何不能做到寂靜無嘩的地步，作羣站的地方離開主席台本來很遠，再加上人聲一擾對於出席演講者的話幾乎一句都聽不真，他索性不再聽，轉過眼光去看他哥哥作麟，作麟已沒有先前在家裏禁止他出去時那種氣派了，他的模樣非常狼狽，被打傷了的頭，在萬千羣衆面前低垂着，衣服被撕破了好幾處，想見他身上所受的傷一定也不輕。作羣不明白他哥哥爲什麼好好的人不作，却要去作漢奸，其實他是沒有看出哥哥被利慾奸蒙蔽的心靈上，此刻念念不忘的在作着什麼打算，倘若看出了，他也許更要吃驚於他自己和他哥哥間利他和利己兩種意識，會相差

得那麼遠呢。

不過事實却不容許他再胡思亂想下去了，一陣狂風暴雨般的鼓掌聲和歡呼聲轉移了他的視線。原來羣衆正在歡送剛演說完畢的工人代表，接着學生代表和婦女代表都有一番激昂沉痛的講演，都引起羣衆猛烈的鼓掌和歡呼。在全場一致通過幾條提案以後，便準備出發遊行示威，並到江灣五卅烈士公墓去公祭了。

作羣還想看看大會把他那位漢奸哥哥作何處置，但他的兩條臂膀却被震南和另一位不相識的緊緊的挽住了，同時會場中的羣衆也一致在回身向外面走，終於不容他有絲毫個人自由的被推擁出會場來，震南看他一步一回頭的似乎明瞭他的心理，忍不住氣憤憤的責備他說：

「你還想救你哥哥嗎？我早已同你說過在整個民族面前是顧不得私情的！」

作羣也覺得他那樣子不對，不禁赧然的低下頭。這時前面的口號隊已開始在呼喊口號了，他便也應和着呼喊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及賣國漢奸！

——全國民衆聯合起來！

——武裝收復失地！

爭取民族的解放自由！

……  
……  
隊伍像鐵一樣的從北河南路向寶山路前進，太陽用非常明亮的光輝照着這同樣光輝的一羣。

作者新著：

長篇  
小說

煉

獄

實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

長篇  
小說

風風雨雨

實價五角

特價四角

羣衆雜誌公司經售

# 闖禍

齊明

212

(一)

金山將「桃子尖」(註一)取下來，細心地檢驗一下，於是，像有所得的微笑一下，自語道：「原來是「磨蝕」(註二)了的，託天福！」回頭向藝徒說：

「小寶，拿這「桃子尖」到賬房間去掉一隻來！」

小寶敏捷地走攏他的身旁，伸出滿染油漬的手接過去。邁着足步，彎了一下身體，越過二台相狹着的機器，向賬房間溜去。

金山有點難過；雖則他剛才有點欣慰因為「桃子尖」是「磨蝕」的。不然，賬房間定規要他賠錢；「這只「桃子尖」是你自己不當心毀壞的，賠一塊八角錢，工資裏扣好罷？」廠長每次都這樣，當工人拿一只壞了的「桃子尖」去換的時候，不，不一定是「桃子尖」，好多東西都是這樣，甚至賠了還露出極不高興的樣

子，一次，二次，繼而三次是要當做不惜公物而開除的。天哪，那個想故意毀壞呢？一個月共總還做不到十元錢，還要育少養老，付印子錢……真的，他有點難過，看人家的機子都嘩嘩地織着，獨自家的機子停起來，是包工制呀！到鐵工廠裏配隻『桃子尖』起碼要三個鐘頭，怎樣損失得起呢？

他怔住了，呆呆地凝視着到賬房間必須經過的那條樓梯，偶而一種習慣的心驚使他心裏跳動，眼眶裏攝進小寶頹然的輪廓，無力地曳着足步，手裏托着拿去掉的『桃子尖』。

『小寶怎啦？他有些口吃。』

『伊話蠻好！就是壞亦不是『磨蝕』的，自家不當心要換好的，自家出錢，不愛惜公物……』

金山趕忙打斷他嘖咕不清的甯波話，審問似的說：

『你爲什麼不對他講說確實是『磨蝕』掉的，修不好，要飛梭子；倘使梭子飛到隔壁機子，綢要打破，人打傷。』

『真真話過，而且好多遍，伊不睬；再說下去，恐怕要發脾氣。』小寶的眼梢接觸到金山憤怒的視線，有些恐怖了。怯怯地繼續着說，『老師父不妨再裝上去試試看吧。』

金山喪氣地晃了晃頭，重新檢起『磨蝕』了的『桃子尖』細看；一面想着這小鬼講的話還有些道理，不妨再裝上去試試看，如果暫時還可以用一用，以後管他媽的。於是，他伏下身體，小寶提過去『拔頭』，『鏢

絲帽。」

但是，試開了幾梭，金山又憤懣地把它拆下了。啞聲地說：

「她媽的，打破綢又要賠，而且『桃子尖』確是『磨蝕』的不能用了。開幾梭梭子就要飛出去，可是換一只肥，她媽的！一塊八角。老子夜飯米都不着，小把戲生病，怎樣辦？」

小寶在旁邊噓息。

皮帶，走軸，不停地轉着，馬達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六號機的小麻皮口內不停的哼着京調，從前面跑到後面，整理絲頭，放「倒頭」上「幅尺」是的，今天他的機子是怪靈的那麼快，一分鐘一百多梭，金山看得有些眼紅了。

「觸霉頭，她媽的！罵着，太息着。一不經心，『拔頭』從手中溜了下去，『鏘』的一聲響。

「好傢伙，幹麼的？」小麻子聽見『拔頭』的聲響，注意了。用夾七夾八的官話發問。

「……」二個蒼白的面龐對着他。

小麻子看了他倆的表情，知道有些意外；於是，改變了口吻，規規矩矩地：

「真的，怎啦？可以對自家人講嗎？」

「桃子尖壞了」

「壞了！倒霉！去掉過沒有？」

「掉過！」

「自己賠，伊話。」小寶插嘴進來了。

「唔！」

金山的眼眶有點潤濕了。他想到夜晚米不着，小把戲有病，自家生活做不出還要賠……

「不過……」小麻子被感動了，聲音有些含糊；又搶忙地扭過頭頸巡視一瞬自己的機子；機子是很順利的開着，接着說：「不過，金山哥！終規想個辦法，既然賬房間不肯給你掉，要自己賠，那裏有錢呢？但是機子停起來亦不是生意經，你自家生活做不出小事，被老板看見吃排頭，除非是真生活！」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小麻皮。」金山回頭向小寶噓喝：「禽你娘，僵屍一樣的替小麻皮老師父看機去！」

「有個辦法，」小麻皮抓了抓頭皮說：「不過對阿毛有些不好，你的『拚機。』（註三）」

「你說，或者我可與他商量的。」

「真的嗎，可以？」

「可以你儘管說。」於是小麻皮告訴他：

「棍軸上墊塊紙板，再把桃子尖裝上去，這麼一來桃子尖不是高起嗎？補平磨蝕掉的度衡；不過只有幾



個鐘頭可以，到阿毛接班的時候就要靠不住啦！但是，「小麻皮停一停說：『金山哥，交班的時候你無論如何要告代阿毛，叫他當心些。到『打毛棒』墨套套響起來的時候，馬上把它拆下來拿去，晚上值班的陳先生是比較好的，或者能原諒。』金山哥，你馬上裝，我走啦。」他遽速地走向自己機子的旁，忙錄地奔前走後，放「倒頭，」上「幅尺。」

金山滿背淌出汗，在機子的底下氣也喘不過來，照小麻皮所吩咐的做，毫不躊躇。

「小寶，開幾梭試試看，當心！」裝好後，他在後面觀察靈不靈。

引擎動着，機器發出優美的聲調，「轉軸」一轉一轉載着織成的綢一顆「紆子」完了，梭子沒有跳出去，金山喘了一口氣，看看時候已經四點半了。

(二)

機子真快，一分鐘一百多梭。因為快，所以有些人傷心起來，阿毛有一天也淚汪汪的對金山說：

「金山，我真怕，機器會這樣快，紀得我學生意的時候，每分鐘不過六七十梭。大家都以為很快。那時有個老織工他也同現在我一樣憂愁，他說：『像現在樣我已夠了，再快是吃不消，看不清楚，偶而機子出毛病也聽不清，不久，老板一定會不要我的吧，可憐，我的兒子還小，父母又年大……』當時我們是囔嘲他的，向他搭訕：『人到百幾終要死，和尚師父你也要死的，不如自己早點進棺材去，真是杞人憂天好，』果然現在已中他的

話了，金山，現在我憂愁，正如十年前的和尚師父一樣乘現在還不能的時候，我想積點錢，但是終不能夠，我要喝點米酒……」

梭子在「梁紙板」一起一伏中電一樣的往來着，織成花紋極複雜的絲品；金山的思想也同機械一樣閃過許多景象，煩腦的情緒像經緯線，而織成一幅恐怖的淒涼的畫。

「十多元錢怎樣夠開銷呢？如果再賠一塊八角；交班的時候要告代阿毛嗎……唔！不交代是不成功的，阿毛也太可憐了，他不是眼淚汪汪告訴我過嗎，他要積點錢防備老年……如果告訴了他，那又怎麼好呢，陳先生不見得就是好人……」

晚飯米，兒子病着的憔悴的身軀，阿毛閻王，牛頭馬面，地獄，善惡有報的審判官，似乎都在金山面前發現。梭子的來去計算着時間，每梭佔去半秒，根着時間的急促，金山的思想更加糊亂了。

「我是一個惡人？無辜陷害阿毛，為什麼不自己賠呢……哦！晚飯米，小兒病……管她媽的兒子給他病死好了。我不能騙阿毛……唉！我那裏是壞人呢？沒有說過一句慌話，馬路上拾到一個銅板也還給人的。可惡的是賬房間，他為什麼要我們賠呢？他的家私是我們做起來的，五年前不是只有三架機子嗎？那時老板是很窮的，沒錢坐車。現在他已坐汽車了，機子增加了三十二架。機器用得久，不是終要壞掉的嗎？賠，老是要我們賠，這些人是什麼心腸呢？少吃一頓大菜不是就夠我們一年嗎……呀！阿毛，近來他眼睛真有點壞了，恐怕不久

就要被開除罷，他將來的生活怎樣呢？哦，我是不能騙他的，小麻皮他……

掉班鐘懷怒似的敲着，工場一陣凌亂，飯師父梭子一樣地亂跑，但什麼都沒有像金山頭腦那樣凌亂而幻變。

『要不要告訴阿毛呢？自家賠吧，可是一元八角呀！我那裏有錢呢？晚飯米……老板爲什麼這樣狠心，是『磨蝕』的啊……交班鐘已經敲過了，阿毛不是馬上要來了……怎樣？怎樣……哦，他來了……管他媽的，我晚飯米都不着，阿毛還喝米酒，是的，他還有錢喝米酒……』

(三)

『阿毛哥，我回去了，你忙忙做……』金山聲帶有些顫抖，不，身體也顫抖罷。他好像處在一個恐怖的迷陣中，頭腦昏沉沉的，似說非說地說：『聽到打毛棒壘套套響的時候，機子停……哦，阿毛哥……』

『金山你說什麼？』

『哦，沒有什麼，我說你又喝米酒……』

『是的，你可以回去吃飯了，明天會吧！』

『唔！』金山垂下頭，視線落在暗澀的地板上，像一隻熊一樣的爬出去。

說到阿毛爲什麼要喝酒，這是很少人知道的。因爲他的脾氣古怪，人家只叫他老孤人。據說先前他也曾

有過老婆和兒子的；他的兒子，是當他失業的時候病死的。妻子呢，也在同時間肚子有胎起來，她想到丈夫的失業，工廠裏都不要他，說他年紀太大了，對於生產是有妨礙的。記得有次她的丈夫——阿毛——跑到過去一個老主人那裏去哀求給他點工作，那老主人很談諧的對他說：「阿毛，這樣大的年紀還來做工，應該在家吃現成飯，像我……總之，我們互相要面子，我不能收容你。」阿毛很氣憤，當時想對他辯幾句，「媽的，我在你家做工，每日只三角，開銷都不夠，那裏還有贖錢養老。」可是他的老主人捋着鬚子進去了。阿毛嫂想到她的丈夫的失業是茫茫無期的。同時又回想起病死兒子的情形，呀！可憐，病得那樣厲害也沒看醫生看不起。臨死的前夜不是喊着要葷齋吃的嗎？可是終沒有買給他吃，雖然葷齋是很便宜的。一個銅元就可以買到二個。——這種回憶，使阿毛嫂沉痛，同時她每每自此增加對肚子內的胎兒恐怖和憂愁，她不想再做罪人，往常這樣計算：怎樣把它摔了呢？還可以減輕丈夫的負擔。有天，她跑到隔壁王媽那裏特意去商榷這件事——

「那末，只有打胎，阿毛嫂。」

「唔，貴啊！」

「那裏的話，又不是到醫院裏去。老實說，醫院裏也沒有我們的資格，是大小姐住的。我說的是山東走江湖攤上，每服只要二百錢。」簡單點說，阿毛嫂就是被這藥害的，吃了之後的次日她下身不絕的流出血來，口吐白沫，那樣子誰看了都有點害怕。女巫說是「祖宗坟犯」的，買點錫錠燒燒就會好。

阿毛瘦死了不久，阿毛就找到工作了。但是他的工資是七折的，因為年老的緣故。他常常在機子旁邊流淚，聽說喝了酒就好得多。

今天他又是喝了酒來的。

時候已快到八點鐘，薄薄的一層紙板的耐牢性已完了。機器發出失油的軋聲，工場愈見得黑暗，只有軸棍閃耀出被運動而擦亮的鐵的光芒。阿毛在思憐自己孤獨的身世。

「噠」像鎗彈似的一聲響，接着八號機的工人倒了，

這突來的聲響，驚破了阿毛的冥想。——他在冥想着自己的不中用，一天做十二小時，居然肋骨都痛了，有時連腰都痛。聽說廠方近日要減少工人，增加在業的工作時間，怎樣好呢？即使僥倖不被撤除，十六個鐘頭……呀！現在十二個鐘頭都吃不消了！如果真的被開除又怎樣辦呢？失業工人這樣多，況且自己年齡又大啦。老板歡喜年輕工人的……失業了吃什麼呢……

他扭轉頭頸，只見六號機的工人腮上注流着鮮血，臉色蒼然而且痙攣。嘴裏迸出疼痛的呻呼，俄而高聲，猶如一隻受傷的戰馬，在戰場上嘶叫。

「嘩！怎麼的？」阿毛極驚慌的高呼起來了。同時他的視線巡視着，在六號機的機身足下，發現一把梭子，梭頭染着鮮紅的血汁，於是他明白其原因了。接着讓：「誰的梭子打中他的，造孽造孽！」迅速地跑過去，扶着

他的身體。

身體忙忙地軟下去血也不流注了。只是一滴一點從喉頸那裏淋下來，前半身的衣服完全滲濕了，血腥氣使人聞了作嘔。

當血腥臭沖滿了工場，最後的像傷馬似的呻吟發了出去，全廠的工人心都悸動起來了。這種習慣的警惕，使他們又想到他們自己的生命，處於地獄不該應怎樣去求出路。於是，不約而同的關起引擎，向八號機奔來，嘈雜地議論着：

「機器軋的嗎？還沒有走到十四號機的織工，這樣猜向着。因為前幾天有個工人也是軋死的。今天上午他去加油的時候，也軋了一下，幸快他的手足靈活，不然呀……」

「皮帶絞的吧？」十八號機的木大，真有點木頭氣，他只知道皮帶能絞死人的。據說因為他的皮帶「保險」壞了。人很容易被絞，但他不敢拿到賬房去掉，怕要罰錢。

「是不是「龍頭」上跌下來的？」躑足阿二問。

「他媽的，總之都是機器不牢，老板心狠，將來都要使我們軋，絞，跌死。」有人說。

「可惡的機器！」附和着，不知是誰。

「阿毛哥，你知道嗎？」他們都走到了，但是誰也沒有猜中悶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經驗告訴他們，皮帶

絞死是常常在「搖竿」這裏的；「龍頭」上掉下來是定規跌在正面，至多跌到「走軸」或「開關」那邊。可是他今天是在機子是橫邊呀，有些離奇，於是問阿毛：阿毛抑起頭口吃地告訴大家：

「不是：軋：跌死的，是：是誰的梭：子打中：他的。」

聽了，大家面面相覷。搖頭大息，對生命的恐怖笑，不是慶幸自己生命還在的微笑；是苦笑。在他機子——八號機鄰近的機子的工人，並着足尖，看看自己的梭子在不在，都在，在梭箱裏，平安。

「阿毛師父，恐怕是你機上打出吧，剛才我聽見你的『打手捧』壘套壘套地響，喊你停，你沒有聽見嗎？」

「六號機是藝徒尖銳地說。」

「唔！」

「真的嗎？」

阿毛以及有他所有工人的眼光，都投向阿毛的機上去。有幾個連忙跑過去，扳起梭箱看，梭箱蠻好看；「打手捧」並沒有壞，「看看桃子尖吧，」有人說果然是桃子尖出毛病的。」

糟雜地，你一言他一句：

「可憐，八號機的老師父，聽說失業四五個月，一家四口要他養，前幾天才到這裏來做的。」

「阿二，他就是我介紹你啊，每天送飯給他的那老太婆就是他的母親，可憐……唉，我怎樣好呢？他母親

會向我索命的。」壽山哭喪着臉，手顫慄着，繼而向阿毛苛責：「老鬼，爲什麼這樣不當心些。害我做介紹人的，怎麼好呢？梭子要飛出以前，『打手捧』要疊套疊套響都不聽見嗎？哦！六號機的藝徒他不是還告訴過你嗎？怎麼……怎麼你前世是與我有仇嗎？」

「壽山哥，我沒有聽見。那裏我與你今世是無冤的，前世……前世的事情那裏曉得呢？照你這樣講我的妻子不是與山東人有仇嗎……」

「壽山，你也再要難爲他，老頭是可憐的。耳目力不好難怪。」阿二打斷阿毛不斷的叨絮：「老頭停嘴吧——真的，救命車還不來呢？」他臉朝向大家，尋答應。

「我去要求打電話，賬房間不許，說等廠長來看看再講話。」

「媽的，大家不要吵，聽我講：造成這種悲慘的結局，不是老頭子不當心，也不是死的人與介紹人命運不好，根本是心狠的老板給我們的，我以請求打電話事例，你看多心惡，人家性命也不顧。況且使梭子飛出去的原因，是『桃子尖』磨蝕，廠方不肯早日換一只而起的。」成大的心情緊張得像拉着的弓絃，久浸在鹽菜罐裏的蘿蔔一樣，年來壓得太氣悶了。話像潮水樣的頃瀉着，接着好多人喊出贊同的聲音：

「是呀！老板心狠！」

「是呀！」



「實實在在！」

(四)

馬達停了，被皮帶擦亮的滾軸的閃爍，像「驚奇人」的眼光瞪視着，人聲憂憂，打瞌睡的老鼠也被驚醒了。這時，到賬房間必須經過的樓梯上，發出一陣格格吱吱的皮鞋聲響，大家都知道老板與廠長工頭等來了，但都不走開。毫無畏懼似的。

經理還沒有走下樓梯，就麼喝起來：

「你們爲什麼停起機子來，一個每天一起做工的工人有什麼可看，——死了沒有？」  
沒有人睬他。

廠長蹣跚地跟在經理的後面，抱怨地自語：「這年成做生意真不容易，工人不聽話，動不動機子就停起來。」

經理廠長走隴來了，可是誰也不避他，也不打招呼。相反，大家都以憎恨的眼光對付他，但經理與廠長也好像沒有注意到似的，平時一樣吆喝：

「快做活去有什麼好看？」  
沒有人理他。

「豈有此理！」經理慍憤了，從來沒有受過這種侮辱，氣得喉嚨都震顫了。

經理因為害怕再看工人那種蠢呆的，然而像野獸一樣暴戾的灼灼目光，握緊的拳頭像鐵錘一樣的形象，所以他把視線轉移，看到停着的機器，馬達，經理有些心痛起來了，每小時可以賺多少銀子呀……他不敢再看那些機器，馬達了。爲的是要不使自己氣餒，在下等人面前是要擺出一點威嚴的。於是，他又把視線轉移着，但是，倒處都觸到工人電燈樣的光芒，他有些害怕了。既而，爲着擺出威嚴眼睛是不能閉的，最後他終於把視線藏到地府下去，「呀！天啦！」經理偶而驚慌起來了。幸而這驚訝的聲音還沒從嘴管洩出，威嚴還可保存的。原來他在八號機的「載軸」上，發現一大塊血漬，他心痛得不能忍耐，本能地呼喚起來並亂罵：

「死都死不好，奴才！這是華錦縐呀，五角錢一尺，——阿二！阿二！」

沒有回答，阿二是工役，耳朵有些聾的。經理再狠命地喊，工人羣中發出嗤嗤的聲音。

「阿二，快拿『戮士林』來，把血漬揩掉，快快！」他又上氣不接下氣地向工頭說：「你快到三益里去喊二個工來，本領要好，不喝酒，喂喂！慢點！」他招呼已將走到門口的工頭回來，接着說：「工資要對阿毛一樣，打折口的……還有，慢點跑，先叫幾個巡捕來，把闖禍的阿毛抓到局裏去聽清吧！」

「怎麼？把我抓局裏去？經理先生？」像求乞阿毛的聲音。

「你闖禍！」經理狠狠地

「媽的！狗眼不睜開看看，『桃子尖』磨蝕的！阿毛覺得經理太不講理了，非這樣不可，再不能忍耐。經理的面色氣成鐵青了，喘着氣。週圍的工人也像伏天大風雨以前的電聲，暴發着：

『不能抓阿毛，是『桃子尖』磨蝕的，要廠方負責，給死家屬金恤撫。』

『今天抓阿毛，明天就抓我們，我們的『桃子尖』都要壞的。』

『你們不講理嗎？搗蛋！』經理忍嚇似的說。

『是的！我們要反對這種無理的壓迫！』

『我們再不耐了！』

『那末，弟兄們，要取得我們勝利，只有罷工！』

『是的！罷工！』

『我們罷工！』

——完——八·九日

釋註： 註一，『桃子尖』是發動梭子來往的要具。

註二，『磨蝕』是機器用久，經不斷磨擦而平凹下去！

註三，『拚班』開日夜班時，每架機須二人工作，做日工者是稱為夜工的拚機，反之亦然。

# 五月十八

光文

天剛亮，屋裏還有點黑得看不清東西，可是駱穆這時却已經爬下了床，正當他下床的時候，驚醒了他脚下睡的岑平，把頭一扭，眼睛朝他一翻。

「駱怎末這樣早就起呢？昨夜你多麼晚才睡呀！睡眠少了不成的，你看你的眼睛，又發腫了。」

「唔，」慢應了一聲，低下頭去穿鞋襪，「不起早是不成的，六點鐘就有約會。」

回答了這，就出去舀臉水，臉水舀來了以後邊洗臉邊在給岑平說：

「岑，你也要快點起來，到三院告訴陳偉一聲，說我要晚上才去找他。快點，遲了，怕他又出去。」

聽了駱穆的話，岑平翻身起來，穿好衣服出去小便的時候，他看見天空有飛機。

「飛機××人的飛機偵察呀！快出來看。」

隨着岑平的呼聲，北屋裏的房東二少爺也披起衣服走到院子來了，還連聲呼：「飛機在那兒？飛機在那兒？」駱穆自己，來不及放下他手中的漱口缸和牙刷，也匆匆的跑出門來，仰起頭往天上看。

飛機飛得很高，聲音也小得很，小得幾乎只能聽見像人們熟睡時打鼾的聲音。可是岑平眼睛好，他已經看見飛機翼下有兩個太陽，他在跟駱穆和房東二少爺解釋：

「怕不是××飛機，翼下還有兩個太陽呢！」

「一定是的，中國飛機這時就不會來。」駱穆斷然的說，又把牙刷送進嘴去。

「可不是？老三他們在冷口打得那末凶，還沒看見一隻飛機翅膀哩！」房東二少爺同意駱穆的話，還爲駱穆加上一重證明。

「他們已經在掘德勝門的城牆準備退了，報上不是載着，重要公文今日運保定，想想，這樣那還有飛機來呢？」

「是呀！古物南運我就曉得北平要没人要了。」房東二少爺的回答，表示他比駱穆還見得到。

他們的話到此還沒完結，飛機往南飛去了，忽然從南城的城樓上發出了幾響高射砲的聲音，聽了這聲音，岑平笑起來了，他說：

「再沒有比這更笑人的，」說着臉朝駱穆眼睛却忽而向房東二少爺身上瞟，「人家飛得高到看都看

不見的時候，高射砲響了；人家飛得低到坐在裏面的人臉孔都看得清楚到反而像死人一樣的沉默，這說叫防空，天明白。哈哈。」岑平笑得更大聲了。

「中國的事那種不是這樣！」房東二少爺很輕視的說了，大家回聲一笑。

遠遠，飛機已經飛開得看不見影子了，駱穆回到屋子洗臉，房東二少爺回到屋子復覺，只有岑平還在院子站着，好像只看到一架飛機心中還不干似的。

天已經大亮了，屋裏也跟白天一樣，一切都可以看見了，駱穆檢了一下東西，便推起腳踏車出房門，走進院子的時候，還看見岑平站在那裏，抬起頭往天上看。

「岑，你真還孩子氣，有什末可看呢？快點洗了臉就到陳偉那去，再換，他一定走出去了。」

「好，」岑平應了一聲，車身就往毛房一騎。駱穆也就推車出門去赴的約會。

## 二

一月以來，情形就很不好，從喜峯口，古北口相繼失守以後，前方已經無險可再守了，××兵像潮水一樣的湧來。在北甯路那邊，中國軍隊已經由灤州退到了塘沽。古北口這時呢，中國軍隊退下來以後，就往平漢綫一帶撤，敵軍的追蹤部隊已經到了通州，再沒有抵抗的隊伍了。傷兵一天天的往北平抬，被繳了械的兵也一天天的往北平進。平津不但是在敵人的包圍和威脅之下，簡直已經成了敵人的囊中物，有誰還想到平津還

會罵中國呢？

在北平城裏，正式軍隊沒有一個，偌大的城，只有維持秩序的憲兵和警察。在大街的通衢處，都架設了鐵絲網，有些地方還堆集起沙包，但這些却不是拿防敵用，而是拿防漢奸暴動用的。

人們驚惶得很，尤其是看見古物南運以後。

「北平城可以不要，北平的市民也可以不要，古物可不能不讓牠安全。」

這是北平城裏一般人的話，從這簡單的話句中，可以看出他們心中的忿火。

漢奸，公開的坐汽車在街上飛駛，散發「歡迎皇軍，」「歡迎宣統皇帝入關，」「打倒中華民國」的傳單，警察在一旁眼睜睜的看著，不敢上前去干涉。

交明巷六國飯店成了漢奸活躍與策劃的場所，維持治安的人，明知道也只好放下眼睛皮，漢奸的氣焰愈來愈大了。

北平的市民，因為看見熱河那些地方失守得太快了，也就心到亡國奴的頭銜快要加上頭來。發財的，老早帶着妻兒小老婆走了，往天津租界，往上海租界，往他們認為安樂土的地方走了。

東西兩車站已經接上了軌，準備萬一車站上行行李堆集得像山一樣高，車票要在幾天前去買才買得進手。車站的貨車，天天運公家的東西，運不完有那個想到那些幾十年翻也沒人翻過的檔案也運起走了呢？

可是這對北平城裏大部份的人是無緣的。這些人，××人來也是一樣過活，中國人在也是一樣過活。這些人到不是想做亡國奴的，看見他們一天辛苦不得飽，一提起出錢買飛機打××，誰都捐得很湧躍。他們都巴不得自己的國家和××開仗，自己有錢的人出錢，有力的人出力，打了××，伸一伸腰。當一個打勝仗的消息從前綫傳來的時候，他們的歡呼雀躍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只要是聽到運兵去打××，黃包車夫少要點錢也拉。他們就怕遇見湯玉麟那樣的人，他們可就傷心了，費盡了力才到熱河，結果結他和人拉東西。他們不能夠和那些發財人一樣走天津租界，走上海租界，他們所能走的，頂多是東城到西城，南城到北城，從熱鬧的胡同到僻靜點的胡同，有些甚至就連這樣都不可能，他們只想軍隊在前面打，他們在後面協助防守，不讓××人來佔領自己的城。

可是事實給他們的失望是太大了，沒有一個軍隊守城，赤手空拳的他們抵得到什末事亡國奴的頭銜。眼看就要加上頭了，東北四省所遭受的也快要臨頭了沒辦法的時候，只有憑着自己的一條命聽人家擺佈。有誰還能想出旁的好辦法呢？

### 三

略穆在赴了他約會歸來的時候，買了一袋米，一桶火油，二十斤白菜，還把他所有的鈔票換成銀圓，準備着××人來後的生活。但同住的陸祐，却希怪他的這種行動——也許是玩笑吧，在問：



「略，你真要死守在這裏嗎？」

「哼！小陸，你這說的是什麼話？」略穆感到這話問得有點奇怪，他驚呼起來了，「我不死守在這樣，難道也像焦文一樣在敵人進攻的面前逃杭州嗎？」

「嘿嘿，」陸祐看見駱穆生氣的樣子，到反笑起來。「那裏？你誤會了，我因為聽見岑平說你家裏已經給你寄了路費來，叫你先到武昌去，所以我才這樣問你一聲。」

「不過你不能這樣問。」略穆截然的說了。「家裏耽心，寄錢來都是應該的。你知道你這樣問，我會以為是懷疑我而諷刺我我自己負得有我的責任，就說一點責任沒負，我的良心也不見許我離開我的朋友。」

「是的，」陸祐點頭，「這點我到相信得過，不過你太敏感了點。」

陸祐也許覺得剛才的問有點失言，他拿敏感來把話混過去，但也表示他不願示弱。

「我總是冷靜的，不過也不能怪你說。」略穆攔好了東西，順便倒出一杯開水想喝，却是更想說話。「事實上就是我們自己抗×救亡的隊伍中，也有好些在敵人進攻的面前，放下他們應作的事走了。剛才我回來在街上碰見雲南，他拉着我的手，他說，「情勢不好得很，他不能再為一點小事住下去，將來發生大的危險。我雖用理由說服了他，他也承認他不應該走，但他總想走，臨分手時他還說「看吧，再決定。」想，這也是一個負責人呵！再說我們的焦文，對於他的走，我們都費過力氣說服他，他畢竟走了，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從自

己的劣根性上就帶起來的。」說到這裏，喝一口水，又繼續：「所以今天此刻，主要的是堅定我們自己，還要去幫助堅定人家。像焦文，現在雖說是安居在杭州了，到底又能怎樣呢？他在北平，和我們一起，我們記掛着他，他既放下他應作的事走了，我們對他還有什未呢？」

「是的，」陸祐又點頭，「今天的中國像我們這樣的人要想得個安全的地方是很難的，在敵人面前退却，就等于耗子鑽牛角，死路一條！」

「所以呀！」駱穆興奮了，把手中茶杯往桌上一擱，「碰」的一聲，把熱水壺也震歪了幾下，差點沒倒下來。「東北陳就是一個倒，從東北跑進關來，前天又趕忙跑到上海，要是上海再來個「一二八」，看他又往那裏跑？」

「這些只顧眼前的人，大概不會想得很遠的。」

「也因此，我們不能記掛到這些人，我們更不該把全部心思來空放在這上面，想到走的，一定要想到把破蓋當了自動上前綫去作戰的人。」

陸祐沒話回答了，只是點頭，一面就回到座位上去爬起寫他沒有完的東西。駱穆則把米同油拿進裏間，白菜堆在竹椅上，洗了手，也拿起一束東西在翻什末。

一會岑平回來了，說他到之院的時候，陳偉已經出去了，門上並沒留字。

聽了岑平的話，駱穆詫異起來，「走那裏去了呢？今天早上他沒事要走呀！稍停吐一口氣，「叫你早些去，編在院子挨，又誤事了！」駱穆責備岑平。

「這又誤什末事？反正你晚上才去找他。」岑平不服氣在申辯。

「這不算誤大事呵，不說了……」

這後便叫岑平去買燒餅，吃了燒餅，便各去做各的事。

駱穆走的時候給岑平說：

「我不騎車去，那個地方走起來到方便點，我一點鐘定回來。」

「好，我們一定等你回來吃飯。」

岑平說着，就起來送駱穆出門，眼看駱穆的身子看不見了，才關門進來整理當天要送出去的東西。但不  
一會駱穆又敲門回來，他說天熱要換件衣裳，把厚的短衣脫下，穿件單長衫，表也留在家裏，只帶了還沒有換

成銀圓的鈔票。

正要起身，陸祐又接近駱穆的身子很嚴重似的對他說：

「情勢很緊張，漢奸也多得。解決事的時候最好迅速一些。」

「知道，」駱穆點頭，「不過我找的地方他們不改，清涼胡同那個地方上次，就說要不得，不知道現在……」

：？  
」

「總之，當心一點，少囉嗦就得。須知道一個人去了不要緊，事情就悞大了。」

「那末再見。」駱穆去了，陸祐又給他關門。

換了衣服，駱穆覺得輕鬆多了，走起路來也不制到制到的，在一個地方把新從天津來的朋友喊起一道以後，便往順城王府那邊去。奇怪！在順城王府下邊不遠的路上，圍了一大堆人，駱穆擠過去看，原來是兩個血淋淋的死人。問起那些圍起看的人才知道是今晨××飛機在天上用機關槍掃射死的。

「哎呀！」

和駱穆一道的朋友驚呼起來，圍起的一堆人也一齊朝着這朋友看，到看得這朋友糊塗起來，大張着一對眼睛。

「驚慌什末？這樣大一個人還怕死人嗎？」駱穆在他朋友肩上一拍，「死人也怕，怕就別看。」拖起朋友就走了，圍的人依舊圍過去，沒有管他們認爲的這兩個神經。

慢慢的，從灰塵佈滿的街道中，從驃駝留下的足印中，走到了他們的目的地，在校門的時候，駱穆給他的朋友說：

「你怎末這樣發傻呢？」

「我就跟在廠裏看給機器軋傷了工友的胳膊似的，不由得就驚起來了。」朋友解說。

「你曉得那是什末地方順城王府呀！×帥就坐那裏，一個不小心給抓去……」

「下次留意點。」朋友表示承認冒失。

「一定要留意點才成。」駱穆很懇切的說。

門開了，駱穆和朋友一起走進去，進了北屋的裏間，駱穆呆呆，原來他看見陳偉也在那屋坐着。

「你怎末也來了？」來不及坐下就問，「我們不是說過，任何地方我來你就不來，你去我就不去。無論如何，只能一個人的，你怎末忘了？」

說得駱穆興奮起來，不容許陳偉申辯，又繼續說下去了。

「這是萬分不該的呀！」

「駱，你冷靜一點，聽我說。」陳偉在制止駱穆，很冷靜的，態度更和藹。「我那知道你也來這裏呢？成禮通知我到這裏就來這裏。」

停了一會，駱穆沒答，心裏在打算，「到底開些什末花頭呢？」坐下，把天津的朋友也呼了進來，看見天津朋友，陳偉也覺奇怪了。

「駱，你不是帶他到宣外去嗎？怎末也來這裏？」

「誰知道？」駱穆的回答，對於當前的事情有點不滿意，「還不是成禮通知的，我就來這裏，曉得他們鬧些甚末何！」

「等等看，」陳偉的話，「老子，過來坐吧！」

「好，」被稱爲老子的就是天津朋友，他和陳偉原是認識的，所以陳偉招呼他坐，他也答應「好」就坐下。一會救亡會的麻來了，季可沒回來，等了半點鐘，季還不來，他們只好自己幾個人談起。

#### 四

一切都依照戰時的佈置下了。

「既不能發動人民的自動抗戰，也不能去推動軍隊守城連自身的活動都不得不陷在地下，爲了保存我們自己，在××人未進城之先，我們活動的方式一定要改變的。」

這是作主席的麻的說話，立刻引起了駱穆的質疑。

「是的，老麻你說的都對，不過××人到底進城不呢？這，不怕，已經成了決定，我還是不同意的。」

「是，這是一個先決問題，這個先決問題不解決，我們的工作是難進行的。這是陳偉的話他是問駱穆一個意見。」

正要繼續下去的時候，成禮代表季來了，一進屋，大家就問：

「季怎末不來？」

「你怎末又這一陣才來？」

「季有事不來了，」成禮回答「我是才遇見季，他叫我來代替的。」

「好，說正事吧。」駱穆的話「時間過一點多了。」

「你們談了些什末呢？」成禮問。

由麻把剛才的話告訴了成禮，他聽了後立刻愁眉起來，但說話却是很小心的。

「本來把全部的事都交給駱陳兩位去作，假定在事情的先決問題上都不同意，這就很難担保他們堅決的去作了。」

「那怎末辦呢？還繼續談嗎？」麻在追問，屋裏的空氣緊張起來了。

「以前談過嗎？」天津朋友發問。

「當然談過，並且作過決定。」麻的回答。

「那只好照決定去作。」天津朋友表示他自己的意見，只要是決定過的，就非作不可。

「這決不是照決定作不作的問題，而是對事件認識夠不夠的問題，」駱穆又申述起他的意見來了，「北方民衆抗×目前當然只能說是情緒，但是情緒是可以發展成爲力量的，而特別是因爲東北義勇軍的活

躍，牽制了××帝國主義又牠不能馬上佔領平津，開始更大規模的戰鬥。同時更重要的是××帝國主義在此時還需要當地的中國政府，不過是威逼來一個城下盟吧了。

「那末你的意見怎樣呢？」天津朋友又問；

「老實說，你可問問他們，我始不同意××帝國主義馬上就要佔領平津這個決定的不過朋友們大家的意見，我自己也是朋友們中間的一員，朋友們大家的意見，我是遵從的，何況還是最高團體的決定並且當敵人已經來到我們的門口的時候，我是更應該遵從的。」駱穆答覆得很清晰。

「既然這樣，還談什末呢？」天津朋友好像覺得這末一來，一切都無事了。「老麻，繼續吧！」

「駱陳二位還有甚末沒？」麻最後徵求。

「有當然有不過已經成了決定，我們不願說，也不能說了。」

駱穆同陳偉一樣的回答。

「好，佈置工作吧！」成禮的話。

一切都依照戰時佈置下了。

把附近北平城裏的人都叫他們留下通信地點回家去根據，當地的情形決定工作，由這些人慢慢的發展到義勇軍的活動。留在北平的只是負着指導的責任，必要時還遷出北平。



大型的會議都停開了，一切都用談話與接頭的方式決定

依照原有的關係把大批的人送到軍隊去。

救亡會特別去推動各分會召集一次全體大會來鼓勵市民守城的工作，去請願，不準撤退，要同城共存亡。

原則上這樣決定了，還縝密的討論許多辦法。

時間又過去了兩點。

外面的熱度更厲害些了，一會，天空聽見了雷聲，接着傾盆的雨落下來，恰巧這時成禮的話已完，一切都依照戰時佈置下了。

## 五

雨愈下愈大，看不出有停止的徵象，院子裏已經淹起了很深的水，大家都凝視着，也有埋起頭在想什麼的。

時間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原說十點就完結，現在竟超過了四點，多拖踏！真是雞公車。

這時雨稍稍的小了點，大家才打算走的時候門聲忽然敲得很急，聽到這，大家都驚了下，但都保持相當鎮靜。

「老林，去看看，是誰？」老麻在叫住房子的林越喟大婦。

林慢慢的，不知是，什末。

門聲愈是敲得急下，駱穆自己站起來，準備去開門，可巧林的老婆又出去了，門開以後隨着進來的就是幾個拿手槍的便衣，他們用手槍指着駱穆，他們命令他們不要動，說他們是來搜倭義勇軍的。

誰也沒睬他們說的是什末，心裏誰都明白這是回什末事，駱穆想找機會逃跑，他要求着小便，沒得答覆。可是他一些也不放鬆的要求，終於得到了答應，一枝手槍跟在他的後面。

站在牆跟，邊解褲，也就用手去攀牆，牆是低矮的，一幫力就可以過去，但剛一搭手，墻塌了——既沒往前場，也沒往後場，端端正正的場下，駱穆也隨着場下了，被跟在他後面的人抓着。隨到就給他幾槍尖。

「媽的，想跑，小便！」

聽到這罵聲，屋子裏也跑出了兩個人，共同的把駱穆拉到，這時陳偉見到無人，他也往牆上爬，不防槍響，他跌下來，子彈正穿在他的腳脛上，血流出來了。

來人也許覺得他們的勢孤，三枝槍抽出對着駱穆們五個，一個便出去叫人。

之後大家都在院子裏一堆站着沒說一句話，等待人家來決定命運，只有駱穆心中感到這事情有點圈套。

一會來了三個騎車隊，用繩子把駱穆們一個個的捆起來，後面的繩子留得很長，一個人牽一個，像猴子一樣，往大街上去。奇怪的是臨走的時候，林越喟夫婦到安然在那裏坐起沒人管他，這更增加了駱穆的懷疑。

「到底是怎末一回事呢？」

在街上年輕的人看着拴起的這一串，心裏覺得氣憤，但這是邊走邊看着，不敢停留一刻。老年人呢，擺老袋，嘆世態變幻得快，站在沙袋跟前的人呢？問：

「漢奸嗎？」

「那是？」牽的人回答。

「是什末呢？」

「土匪，搗亂的。」

聽到「土匪」二字，陳偉特別氣，他自言自語的說：

「多有幾個像我們這樣的土匪，亡國奴也不容當上頭了。」

「糊說什末走？」站在陳偉後面的一個人給他一推。

走呵！被牽着走呵！走呵走的，一步，兩步，三步……百步，千步，走進一間高牆的大屋。在屋的東邊壁上日歷

上映出幾個黑字：

「五月十八」

從此，這幾個黑字便成了駱穆和他們幾個朋友的紀念字，從此再看不見駱穆和他的幾個朋友了。岑平在家裏等着飯冷了，天黑了，不見駱穆的影子，岑平明白：「也許天亮的時候，駱穆就會回來了。」

# 通 俗 文 化

介紹時代知識提高大眾文化  
水準的半月刊

定價低廉 每冊五分

## 第四卷 第七期 要目

依樣葫蘆的中日關係

柳乃夫

最近歐洲局勢的分析

金則人

論內地學生運動

韓立生

怎樣訓練通信員

王夢野

給青年的公開信

平心

第十二封信：國際主義的頭腦和世界的眼光

戲劇的通俗化與國防戲劇

章混

（其他細目不及備載，尚有瓊州，煙台，蕪湖，南匯，廈門山西等通信）

歡迎閱：國內·全年廿四期連郵費一元

通 俗 文 化 社 出 版 華 衆 雜 誌 公 司 經 售

# 兄弟倆

王西彥

朱雄醒回來時，房裏的電燈又亮了。

房裏有燈光，朱雄是睡不着的。他翻了一個身，睜見哥哥朱英正弓着身子伏在書桌上寫字——電燈光這時候更顯得明亮了，射到哥哥的頭髮上閃着反光。

他奇怪起來了，——哥哥是早就睡了的嗎？

哥哥的學校裏快要考試了，這幾天正是備課的時候。哥哥可並不用功準備功課，天天到外面去跑。爸爸曾經罵過哥哥來，問他天天不落家是去幹什麼的？哥哥總是回答說到同學那裏去抄筆記。今天哥哥又出去了，回來時帶着一捲字紙和一塊白布，從衣袋裏取出便塞在抽屜裏不讓爸爸知道……

晚上很早就催弟弟睡了。朱雄心裏總是別別扭扭的，不明白哥哥是什麼意思——而現在，哥哥却又起來寫字了！

爲了要明白究竟，他悄悄地抬起頭來偷看着。

原來哥哥正在那塊白布上寫大字，——寫的就是哥哥自己學校的名字。

朱雄越覺得奇怪了。

他輕聲地叫道：

「哥哥——」

彷彿這一聲叫喚大大地出於哥哥的意料似的，朱英猛起回過頭來，一方面還慌慌張張地企圖藏過白布。

「你怎麼還不睡着……你？」

「我睡不着，」弟弟已經推開單被打算起身來了，「有燈光我是睡不着的。」

「快睡快睡！」——哥哥連忙放下筆，趕到床邊去打發弟弟睡覺。

「我不要睡！」朱雄越覺得奇怪，倔強地披了一下嘴。

「不要淘氣，知道嗎？」——哥哥的眉心簇起來了。

然而弟弟卻偏不肯聽話。他對於哥哥這近於呵責的吩咐表示不服氣似的，偏着頭問道：

「你自己幹嗎半夜三更又起來寫字呢？」

「後天就要大考了我是在抄筆記。」

弟弟不相信。他趁哥哥又回到書桌邊去的時候，一下子跳下床，如同在學校裏跟人家賽跑似的。這一回可給他看清楚了。

哥哥在白布上寫着——

### XX大學遊行示威團

見到哥哥寫的是跟今天自己在學校裏見到級任教師所寫的一樣的一面旗子，朱雄高興得叫起來。

哥哥慌忙阻止他：

「輕聲！別讓爸爸聽見了！」

於是拉開窗簾看了看，上房爸爸的寢室裏黑暗而寂靜——這才放了心。坐下來握住弟弟的手，這樣告訴他：

「別讓爸爸媽媽知道，明天我要出去遊行——反對××增兵華北……中國快要亡了，人家的兵天天開到天津、北平、通州來，豐台車站已經駐滿×軍，前幾天東車站又開到一批……」

「我也要去！」弟弟不待哥哥說完話就叫道。

「輕聲，」哥哥拍拍他肩背，「你不要去，跑不動的。還有警察要捉人，打軍棍……」

「不對！」弟弟抗聲說：「我原來就要去的——我們全校全班都要去，級任教師都叫我們去！」說到這裏他狡猾地笑了笑，相同報告什麼機密似的告訴哥哥道：「我們也有旗子，明天，明天我們……要不，我自己去了不告訴你！」

晚上朱雄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夢見大街上，胡同裏都擠滿了黃制服紅帽箍的鬼子兵，抗着大砲，揣着刺刀……矮矮的，可是一個個都突着胸膛……嘴裏講着說不懂的言語，兇兇的，兇兇的……自己跟好多好多——同學，教師，還有哥哥朱英……迎着旗子，尖聲喊：「打倒××帝國主義！」——馬上，鬼子兵向大夥兒衝過來……刺刀子彈……

醒回來時一瞧太陽已經爬上玻璃窗，哥哥早已經出去了。

朱雄連連穿好衣服跑出房。

爸爸媽媽剛好都在客廳的小圓桌上吃稀粥，可是哥哥已經不見了。

「哥哥呢？」來不及洗臉，他問道。

「哥哥很早就出去了，」媽媽吩咐老媽子給朱雄打洗臉水，一壁回答他，「哥哥到同學家裏去了，明天哥哥的學校裏要大考了。」



朱雄的心裏着急起來，怪哥哥幹嗎不早點叫醒自己？——匆匆地洗好臉，連稀粥也等不及吃，便要上學校去。

媽媽說：

「還早呀，才七點半呢，待會兒叫爸爸陪你去好了。」

「不對，」他早已向外面跑去，「今天老師吩咐過的，要開朝會有甜糕水菓喫，稀粥不要了！」於是他就慌急慌忙地跑出門去。

老媽子在後面趕來，原來自己連書包也忘記帶，老媽子是送書包來的。

朱雄，就揹着書包走。

先趕到學校裏。學校裏靜悄悄的，沒有人，大夥兒都已經出去了。

他着急得幾乎要哭出來……

他連忙跑向宣武門，打算到西單牌樓去——上一次遊行就是進宣武門的。

跑到一看，鐵門關着了。

他失望地從西河沿跑回來。一早天氣就非常熱，空氣彷彿長着絨毛刺，得他滿頭大汗，軍的制服濕了一大塊。

他跑到和平門。

和平門沒有關。這使他高興得幾乎叫出聲來，便快快的往北新華街跑。

跑到西長安街，一路紅牌子電車從西單駛過來——西單牌樓那兒靜靜的沒有遊行的人。向東邊張望

了一回，也看不出什麼靜動……

他有點失望了。

這時候他決不定要從西邊走呢，還是朝東邊？——猛地想起聽見同學說過今天遊行要到地安門集合，

地安門是在北城，朱雄不認識路……

不認識路也得走——朱雄是不肯就這樣回家去的。

遲疑了一回之後，他便投北向府右街走去。

這條路他還算認識——朱雄曾經跟媽媽到過北海的。

他就向北海走。

天太熱了，汗流得滿身都是。府右街正在翻條馬路，軍壓機吐着烟笨重地拖動着……市政府門首幾個

大兵擎着閃亮的刺刀……

剛剛走到府右街的北口，就聽到嘹亮的口號聲了。

「反對××增兵華北」

「反對政府投降……」

「打倒××帝國主義」

「……………」

朱雄興奮得一顆心要闖出胸口來了，快步向東跑過去。

跑到綠瓦紅漆漆大門的北平圖書館的前面，就見到無數的黃衣警察往東邊的人羣裏衝去……警察

手裏都擎着棍子，步鎗……

朱雄發狂一般的趕上去。

許許多多的白布旗子在北海前面擺着，還有紅綠紙的……

還可以聽見警察抽打學生的聲音……

可是那邊喊得更加響亮了，很多很多人在喊着，亂紛紛的。

朱雄想從旁邊衝過去……

還沒有走近去，一個紫臉孔警察就揮揮手叫他趕快走開。

可是他喊了出來：

「打倒××帝國主義！」

好像並沒有人注意到他這一聲喊，那個向他揮手的警察又自顧自的擠到前面去了。他又走上幾步：

「打倒××帝國主義！」

這一聲喊得比剛才響亮得多——馬上就有一個警察跑過來，兇兇地抓住他，沒來沒申地便往後拖……

他不依，他罵，他叫喊，他用腳踢……

可是沒有用，他給拖回府右街。警察拉長那張紫臉孔威脅地罵道：

「小孩子哇啦哇啦的——快回去！」

朱雄心裏氣極了，他恨××人，他恨這些豈有此理的警察狗——他要衝過去跟着大隊遊行……

警察剛剛回過身，他馬上就跟了過去。

又第二次被趕回來。

還被警察的踢了幾腳……

待朱雄回到家裏時，已經是下午兩點多鐘了。在路上的時候，他心裏難受得想哭……剛才完全忘了的

飢餓與疲累都陡地襲擊起他來……屁股上被警察踢着的地方也開始發痛……

一路進家裏，爸爸跟媽媽正在着急他們兄弟倆到現在還沒有回家來——爸爸曾經到外面跑了一回，知道今天學生遊行，便斷定兒子們一定是去參加遊行了。

朱雄倒在媽媽懷裏傷心地哭起來。

媽媽問道：

「別哭告訴媽，到那兒去來？」

「去遊行……」

「幹嗎要哭？」

「警察狗打我……不許我……」

「哥哥呢？」

「也去了！」

可是哥哥馬上就回來了。

哥哥受了傷，頭上包紮了一塊手絹，滿臉都是血，把白手絹都滲透了。是坐洋車回來的，一個警察送着他，警察把他摻進門來。

媽媽見到哥哥這付樣子，流着眼淚說道：

「你又去遊行……去年的手臂上着一刀，兩個月沒有還原……現在又受傷了……你要這樣固執……」

朱雄可不去管哥哥的傷。他一瞪眼就向那黃衣警察衝去。他扭住了警察狗的橫皮帶。他罵，他用腳踢……

「你這狗……滾蛋！……你打壞了我哥哥……你們不愛國……狗滾蛋……」  
爸爸把他拉開了。

那警察狗拍拍自己褲子上的污垢，望着朱雄咧開嘴笑着。

躺在籐椅上讓媽媽包紮腦袋的哥哥仰起來，來吩咐朱雄說：

「不要這樣……雄雄，趕快謝謝這位班長……這位班長把我扶上洋車送回來的……」

朱雄還是瞪着警察：

「不對！他們警察狗不許我……」

「這位少爺」警察放着笑臉說道：「這位少爺……」突然他的臉孔了一下，樣子變得很悲愴，接着說下去——「先生們都明白的，我們當警察的是沒有法子……沒有這一個月八塊錢，家裏的老婆兒子：

我們不是不愛國……我們是叫做沒有法子，沒有……我們……」

朱雄看見警察這時候眼裏噙着淚……

他弄得奇怪起來了。

——一九三六·七·一·北平

田間著：集詩 **中國牧歌** 實價二角五分

是時代的啦叭，博得了批評家嘖嘖稱贊。這是著者最近的一部力作。關心新詩者不可不讀。

羣衆雜誌公司經售

# 敵友

黑明

「媽媽，我的常識課本呢？今天要念的啊。」

這一句話，把他從朦朧的夢裏驚醒了，跳起來，一下子坐在床上。

天已經亮了，孩子們正預備上學校去。他却似乎只睡了幾分鐘，甚至幾秒鐘的樣子，眼睛眨了幾下，十分不自然地，像給抹上了什麼鹹鹹的東西。

他怔住了一會，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翻一個身便跳下床來。房間狹狹地，剛好夠他走兩步。他抓抓頭皮，想着：「今天還是穿商人裝扮吧！」

一會兒，他的頭髮梳得像黑緞一般光亮，穿上一套白竹紗的衫襖，一雙人造絲襪，一雙薄底絨鞋，從房間裏踏了幾步便走出了門口，也不看妻和孩子們一眼，用着他的裝束不很相稱的快步，向一條熟悉的路跑



着。

遠遠地，「××省會公安局」的牌子給望見了，他的脚步更加密起來。也不曉得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只覺得無論如何要比他所希望的時間遲了一點。

從局的旁邊的一條小巷轉了兩個灣便走進後門。辦公處裏，靜悄悄地還沒有幾個人；科長却已先在了。這使他感到有點侷促的樣子，雖然他是早料到了的。

科長也看見了他，却僅瞟了他一眼，便又翻過臉來朝着窗口，裝做看不見的樣子；一面頻吸着雪茄，像沉思着什麼。臉孔陰沉沉地，只有那個大鼻子給太陽照得發亮，像快要滴出油來。

「伍科長！」遲疑了一會，他曉得終於不能不說話的，便也勉強開了口。

「咳！現在才來？守不得時刻就別吃這碗飯，壞了事情可不是玩的！」是冷冷的回答，臃腫的橫肉在臉孔上動了幾動，滿顯着鄙夷的神氣。幸而，這副臉孔是他領教慣了的，便也滿不在乎地把眼光移向揩着地板的工人底手上，希望忘記了這副臉孔。

空氣顯得異常的沉默。

過了一會，他覺得應該是言歸正傳的時候了，便開始了他的報告：「昨晚十二時，××大學生在××山開幹部會議，出席的二十六人，其中兩個是名冊裏有了名字的，還有三個見過好幾面，名字還沒查出來，今天

準曉得的……」

「唔——」科長想了一會，才接下去：「那三個今天會場裏要偵察他們的行動，另外兩個今晚要把款處報上來，不許稍有差失。」

「是，是那末我現在就跟往會場。」他謙恭地鞠了一個躬便走出去，肚裏罵着：「媽媽的，那麼多東西一個人怎幹得來？」

他的眼睛眨了兩眨，還是不自然地，像抹上了什麼鹹鹹的東西。

## 二

從下午四點鐘起，他便在××大學對門的一間小吃店裏坐着，一面慢慢地吃着一碗番薯糖，一面用眼睛望着那濶大的鐵柵的門口。吃完了，又要了一碗，終於那姓胡的出來了，是一個像竹竿一樣的瘦個子，似乎也很高，青黑色的臉孔上，放着白銀邊的近視眼鏡，挾着幾本洋裝書，向左轉大踏步走了。

他趕快吃完了那碗東西，付過錢遠遠地跟着那姓胡的後面，保持着十多丈的距離。

漸漸地走進繁囂的馬路來，他便故意地和他的目的物分走在馬路的開邊；並且，也可以稍為走近一點。偶然，他的視線給人們截斷了；可是，那白恤衣，長杖，和蓬亂的頭髮，不久又重現出來。

偶然，那姓胡的也回過頭來向四周望望；他便立刻避開了這探射的眼光，加緊脚步朝前走。

天漸漸地陰暗下來，像有誰給牠不斷地塗上一層一層的灰色。姓胡的換了好幾個停留的地方，他也換了幾個停留的地方，活像有一根線把他們牽牢了，可是誰也沒有發現了他。

夜深了，本來應該有月亮的天空，現在給很厚的雲層蓋着；黑漆漆地，整塊的找不出一條縫來，像一個無限大的鐵鍋罩着人們的頭上。鍋的邊緣上，常常閃着小蛇一般的電光，却始終聽不見雷響。

也許是創造萬物的上帝要休息了吧！宇宙上的一切都無聲無息地，只有風像失了靈魂般亂刮着，把日間的熱氣都趕跑了。

城的北邊一個小山，本來是人們慣常的乘涼地方，現在却什麼生物都沒有了，只剩着死了一般的大樹，青草，石頭……

可是，偶然在強烈閃電的一剎那裏，你還可以見到一間小小的亭子裏坐着許多人，在說着什麼，聲音很低，像螞蟻一樣。

從耳朵，眼睛的觀察和富於經驗的想像裏，他曉得他們是什麼人，幹什麼事。他曉得他們打算怎樣在新堤開「九一八」紀念會，怎樣到各校聯絡，趕製宣言標語，往工人住宅區發散傳單……

回家的時候，差不多兩點鐘了；這在他原不算什麼的，不過明天一早又要起來哩。近來，他實在太忙了，晚上常常只有三四個鐘頭的睡眠時間；而且，日間幹的又不是輕鬆簡單的事情。

孩子們——兩個在小學念書的，一個三歲的，和一個還在吃奶的——都睡熟了。前廳裏的右邊是一張小床，上面蓋着一張很污黑而且貼滿了各種紙塊的蚊帳，使人看不見裏面兩個孩子熟睡的樣子。正中一張張少了一隻脚要靠牆才站得穩的方桌，上面雜放着茶壺，茶杯，習字部，衣服……等東西，下面貼着一塊寫着「五方五土龍神，前後地主貴人。」兩行字的紅紙，前面還放着一塊階磚盛着一個瓦香爐。

一個中年婦人在左邊坐着，面孔和她的丈夫一樣地憔悴，額上浮現了許多和她的年紀不相稱的皺紋。一半因為做着過多的家務，一半也因為要替近來更瘦弱的丈夫擔憂。

的確，他從前是臉漲地有說有笑的；近來却除了大部份外出的時間外，其餘的時間都在家裏抄寫着或者是在抽屜裏翻尋着什麼，連孩子們都不容易逗他笑一笑。是的，他似乎幾個月來沒笑過一次了，多殘酷的生活啊！她常常勸他不要幹下去了。

「你懂得什麼呢？吃上了這碗飯你還想不幹下去嗎？除非你遠遠使離開這兒……」這是照例的回答。是的，他們已經住在這兒差不多十年了，又到那兒去呢？那兒又是容易找一碗飯吃的地方呢？她想到一切破壞陳舊的傢具，想到野孩子一般的兒子們，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三

「ke — ke — ke — ke —」

他聽着妻的鼾聲，瞪着眼睛在想什麼；時而低聲嘆一口氣，時而又用眼睛瞟一下身旁的妻。

他想着明天五點半便得起來，現在該早點睡覺了；可是愈急愈是睡不着，無窮無盡的往事，都一齊爭先恐後地攢進他的腦裏：

在中學念書的時候，他簡直是鬧風潮的能手。每一次學校裏有什麼擇師，驅長，反什麼什麼……等運動裏，不必看名單你也要加進他一份兒。可是，他的鬧法跟別人有點兩樣；對於想威迫利誘他的人，一定給與無情的回答：「老子不幹這昧良心的事情！」

他有着很好的演講天才，又寫得一手好文章，再配上機敏的思考，沉着的毅力，使他成了一個很給人們尊敬的人。

他想起了黑壓壓的人頭，在強烈的太陽光下面湧動着，像一羣剛出籠的小黑豬。呼喊聲，歡叫聲，唱歌聲，接續地在他的耳邊響起來，他握着拳頭揮了一下，差點兒沒叫出聲來，却把他的妻打得長長的「唔——」了一聲，把腿伸了兩下，便又「ke—ke—」起來了。他才曉得現在還清清楚楚躺在床上。他忽然又想起現在該早睡了的，爲什麼還想着這些鬼東西呢？兩道眉間感到有點刺痛，像有什麼熱辣辣的東西放在那兒。

他重新合上了眼睛，很吃力地緊閉着；跟着呼吸的節奏，在心裏念起「出入，出入……」來，並且一面念一面想着它的寫法，這樣反覆了許多時間。

不料，這個有效的辦法，現在却例外地失了效用。他漸漸地忘記了呼吸的節奏，却不是睡着了，而是幻想重新佔據了他的腦海。妻的鼾聲還是週期地在耳邊响着，他又繼續剛才的回憶：

……終於，他沒有畢業便給學校開除了。公立的學校不容許他進去；而父親還在鄉下種田的，他又負擔不起私立學校的費用。在都市失業的高潮裏，他幸運地畢竟吃上這一碗飯。

初進局裏的時候，居然也給這匹「識途的老馬」建了不少的功績；而且，每個月又拿得到二十多塊的薪金。他感覺到俘虜們的幼稚了，也感到自己從前的幼稚。「哼，那時候真是自尋煩惱！」可是，沒有那時的儂勁，又那得有今天呢？於是手却也悠然自得了！

時代的波濤，一個跟着一個在湧動，造成了這無邊無際的歷史底汪洋！這洶湧的波濤裏，埋葬了他過去的十年。他的人生哲學動搖了，他的觀念改變了。從結婚到有了四個孩子的他，已經給生活的重担壓得透不過氣來。

十年來的生活，使他明白了從前幹的一點兒沒有錯；那時候讀過的一點書，也一句一句像在實驗室裏證明物理學公式一樣地證明了它底真確。他開始找更多的書來看，愈看得多了，愈曉得怎樣去分析社會，就愈明白了理論和實際的一致。

他感到內心的痛苦了。十年來，殘害了多少朝氣蓬勃的青年？不知不覺地替統治者犧牲了多少自己的

同伴他的上司們——他盡心盡力服務於他們的劊子手——是天天住在洋房吃大菜；而他呢？却除了受他們的叱罵使喚外，回到黑暗，潮濕，狹窄的家裏，孩子們拖着鼻涕的骯髒的臉孔，妻的貧血的面容……他明白了自己是那一種人了。

「唉！爲着吃這碗飯，便得天天害人！」這一個近來常常掛在心裏的嘆息，現在又不清楚地，在喉嚨裏沉吟着。他想大哭一場；可是，眼睛已經乾澀地，哭不出眼淚來了。終於，朦朧地入了夢境！

#### 四

「打倒賣國的軍閥政客！」

一個宏大的聲音從遠處傳進他底耳膜裏，他便加速地向着會場走。

本來靜靜地的河邊廣場上，現在却異樣地響着鼎沸的人聲，擠着無數的羣衆，像許多野獸集在一起，咆哮要和別的獸羣決鬥的樣子。

主席台上有人用沙了的嗓子演說：「從前我們以爲國家大事有政府去管，老百姓該是不聞不問的……可是國家是我們公有的，政府既然負不起這護衛人民保守疆土的責任，我們便只有自己起來；否則只有任人宰割，屠殺……」

跟着演說的終結，是繼續着幾分鐘的鼓掌聲，代替了無數的言語；它是熱烈而嚴肅的，像每一個人臉孔

上的表情一樣。

人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什麼人，幹那一門職業的，家裏的母親，孩子現在怎麼樣……甚至連自己有多少歲或者叫什麼名字都忘記了。這兒有的是許多相同的個人，他們都沒想到自己的一切，每一個心都跟着台上的聲音跳動着，合成了一顆偉大的心。

太陽光一般地在人們的皮膚上燙着，蒸發出多量的熱氣，把廣場上的溫度增加了許多。

白色的大旗在各處揮動着，滿寫着：「××市民衆救國大會，」「紀念九一八要武裝起來，收復失地，」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字句。

他，雜在綢緞商人的隊伍裏，不斷地用銳利的眼光向四周投射，却總看不見那姓胡的和姓關的。在××大學的隊伍裏固然找不到他們，就在主席台附近找了一遍，還是找不着。終於在一個角落裏那姓關的，在向着一堆都是把扶腿捲到膝蓋上的人們說話。他悄悄地移着脚步也攢在人羣裏，很清楚的聲音在耳邊响着：  
「九一八紀念已經是四週年，東北三省也亡了四個年頭了。你們曉得東北同胞們所受的痛苦嗎？他們做工的因為來了很多××人和高麗人，搶了他們的飯碗；耕田的無條件地給沒收了田地；做生意的也因為××人包辦的比較便宜，找不到飯吃；念書的也要學××文，不准念漢字……最可恨的是漢奸們，他們幫助××帝國主義屠殺陷害窮苦的同胞……」



沉着的聲音，一句一句打進了他的心坎裏，他忘記了自己的任務，也忘記了他在幹什麼，他只覺得自己也是羣衆裏的一員。

「最可恨的是漢奸們……」他在嘴裏低吟着。

## 五。

本來已經下了兩個多鐘頭的雨，更跟着黑夜濃密起來。「殺殺——」地傾瀉在水門汀的晒台上，瓦蓋上，草蓬上……

街上的空氣也似乎有點嚴肅；水在柏油的馬路上，給路燈照得發亮，倒映着兩個黃包車夫，拖着車子蹣跚着慢步，似乎還想再做一兩宗生意。

路燈挺站着，像一個飄零孤苦的人，在不斷地流淚。

一個濕淋的影子，走着急步閃進一候小巷裏。

進了局裏的後門，雨聲漸漸地在他的耳朵裏消失了，給關在門外；另一種尖銳的慘厲的聲音刺進了他的耳鼓：

「……哎喲——媽——媽啊，你的兒子實在冤枉呀！」

接着是「蓬蓬……」的響聲像田野裏的農夫在打着禾；夾着「你媽的，還要倔強不招嗎？」的咒罵聲。

一幅令人目不忍睹的圖畫，展開在他的眼前：一個定滑車上面，一條大繩拖過牠底中央，一端牢牢地縛着牆壁上的鐵鈎，另一端把一隻大姆指和另一隻左右不同的大腳趾縛在一起。人便像包袱一樣掛在空中，拳頭不斷地像敲鼓一般向背上撞擊！

慘厲的呼聲在空氣裏播送着，一隻手和一隻腳在空中亂抓亂舞，活像一頭給江湖賣藝者教訓着的猴子。

漸漸地，叫聲一個比一個顯得無力而低微下去，終於消失了。咒罵聲也不覺得在什麼時候停了下來。他呆住了，雖然這已清是十年來聽慣了的聲音，可是在今天他覺得有點兒異樣。

他想：大概現在是昏迷了，也許是給解下來在臉孔上噴着冷水……

突然，他記起了他的任務來了。從懷裏揣出一張小紙來，把從頭髮溜下來的雨水揩了幾下，便跑進了辦公室。

科長正低着頭在寫着什麼，臉上一塊一塊的橫肉跟了筆尖在抖動。

一會兒，他重新在慘厲的聲音裏逃出了後門，雨聲又重新填滿了他的耳朵。

他走上了柏油馬路，走進了崎嶇不平的小弄裏，嘴裏念着：「黑泥，白石，光水洞。」的祕訣向回家的路上走。可是他的心裏却開始了從來沒有的難過。他想，明天便會多了兩個給拷打審訊的青年，並且，是由他的手

裏送去的……

「唉，爲着吃這碗飯便得天天害人！」這一句話又在他的耳邊響起來了；

回到家裏，孩子們照例又是睡熟了。他的妻很驚訝他的發了癡的樣子，可是又不敢問他爲什麼！只不住地用眼睛打量着他那濕透了的衣服。

他却一聲不響地，不脫去濕透了的衣服，也不照例地往床裏攢；却從抽屜裏拿出紙筆來，坐下了寫了下面的條子：

「胡關兩君：今晚二時拘役來捕，宜速逃——一個敵友底忠告。」

寫好了，把它裝進信封裏，又在上面畫了什麼字，才把牠藏在內衣的袋裏，一聲不響地又重新跑出去，妻又用奇怪的眼光送着他。

天還在下着似乎決不會在短時間內停止的雨。他帶着奇怪的心情在轉灣抹角地跑了許久，才在一家小洋房的門口停住了，把那封信從懷裏拿出來，向門縫裏拋了進去；然後拚命地用力打了幾下門，聽見樓梯上有腳步聲了，連忙拔腳就跑。

踏進家裏的門檻時，似乎幾個月沒見過的笑容，畢竟在他的臉上露出來了！

一九三六，九，四。

# 礦底的埋葬

黃靈聖

雲低垂得用手都摸得着了，昏暗的天空，密佈着一塊塊破棉花似的烏雲，西北風刮着，尖銳得近乎像一把挖豬心窩的鋼刀，天空愈加來得陰霾了。

山崗上的雪花凝結着小樹的桿子，使牠們不敢稍稍的動彈，祇是靜伏着，還有那潤溝和低窪的坡子都滿鋪着很勻稱的雪片，近處礦廠邊吹來的煤屑毫不憐憫的把雪白的地地佔污，於是構成了一種灰白的色澤；往望曉嶺去的一條山路上，泥濘的黃色底沙石，已給昨夜凜冽的西北風，括得異常的堅固，昨夜行人所遺留下來的足痕，還深深地楞着不平，遙遠的山峯藏在濃雲中像一羣貪眠的懶熊，澹漠的天空浮游着朝霧，使山中的空氣非常混淆了。

長林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翻過了那峻險的望曉嶺，一團深濃的煙霧在遙遠的山坡角口冒出，雲霧低

垂的雲，隔不到二分點，突然地馳來了一輛火車，機械聲和鐵軌的磨擦所展放的聲音却併成了十分響亮的嘶鳴，突然的一聲長叫，却像曠野裏的猛獸底怒吼一樣，於是碰擊着山谷的空間發出一種沉重而清澈的回聲，長林祇覺得頭裏空虛起來，並且他感到山野裏又擾亂了。

「鳴……」又是一聲奇怪的大吼，猛烈的刺激着他的耳鼓，長林祇怔了一怔，火車却從他的身邊飛過去了，于是他只得站住了。

先是煤車，車腹裏儘是堆滿了烏黑的煤，長林他們是知道這是拖到礦務局子裏去送貨的，最後的一節却是客車了，幾個旅客，祇是貪婪地在打盹，冷清清的車箱里，一點也沒有生氣，當長林感到疲乏得可憐的時候，他開始把額項和四肢伸展了一下，像一只貪婪的野貓把眼皮懶懶地闔着，他一嗅到一陣陳腐的煤酸，突然睜開眼來，那火車已遙遠地被霧吞噬去了，那固執如長蛇樣的鐵軌，現在却像一條趕驟的長鞭，被人棄在這黑夜地荒僻的山野上。

「呼……」這一聲長鳴，卻催促着長林的脚步加快，他知道這又該是換班的時候了。

長林終于又慢了下來，實在是過分的疲憊了，他困乏得連手中瓦斯燈底熄滅也不知道，前面又橫着一個小的山坡，他的脚心像被金屬重壓着似的，拖不起步來，他用盡了氣力，從稜亂的小石堆中爬上了山坡的高處，在那裏能從枯樹的叢枝的空隙裏，窺出一些微紅的光來，工場裏的電燈，像黑夜底星，在重濁地水氣中

更顯見異常的荒涼底色調來了。

長林的瓦斯燈早已熄滅，現在他祇得在黑暗裏彳亍了。

黑夜，長林像一條山狗伏着身子的步行，他感覺得困悶，這原因他推敲起來就有點驚悸，他知道今天實在太晚了，因為他上工的時候，每次從來不曾見過火車，於是他又回憶起工頭的毒打和惡狠狠的嗅罵了。長林一想到這裏就有點害怕起來，他知道今天的確是遲了。

長林在前月幾乎被開除，爲了鬧亂子……的緣故，所以那些開櫃<sup>註一</sup>的先生們早就憎恨他了，這次他又深恐工作證領不到，而工頭的責罵當然是免不了的。

長林當的是日班，從十一歲起到現在已足有二十個年頭埋伏在礦底採煤了，他祇是在老衰着。

日班，每天五點三刻下礦底，到晚六點方得重回地上，平均總數有十三個鐘頭伏在四百米達以下的礦底裏採煤，他很疼痛，他因爲自從下了礦底，從沒有一天看見過太陽的，雖然日子長的時候還能看到一點西沉的太陽，抑或一抹昏黯的紅光，但他還要聯班的開礦呢？

打聯班是資本家和工人雙方都有利益的一種辦法，工人一打聯班，就可以節省上下換班的一些浪費的交替時間，這雖則爲數不多，但在專以挖苦工人爲已利的資本家看來，却又有更豐富的進款來了，然而在另一方面，當日班的工人，在二天中本來可休息的一夜，也可拿到工資了。

長林常要打聯班，要是他突然高興的時候，喝一斤白乾<sup>註二</sup>以後，這樣就得在四百米達深的礦底，伏着三十六小時以上了，可是他近幾天的精神困乏得很，以致不敢打聯班，而又何況他的老母患上了十分厲害的病。

西北風依舊刮着，山野仍是昏黯。

二

長林昨夜一夜沒睡，六點一刻散了工，回到家已是七點了。

他的母親靜靜地躺在牀上，長林走起路來，把步子放得很輕，但他的母親又不耐煩地咳起來了，她時不時要想把身子坐起來，但終于又疲乏的倒臥了。

她底血脈雖是還在跳動，她自己却深知道在世不久，便有憂鬱地深思起來。

她深思裏還繫下了定要和小林弄個好的老婆的堅意，長林他太沒福了，一個蠻好的老婆……唔，養小孩身死了，未出世的小孩却跟他媽一同死了，這終是亂世的年頭，到那時小林娶了老婆她似乎卸責了。

他的顴骨從一架不高不低的鼻子邊分開着，像書桌上的筆架一樣，年老的縐紋很深的夏劃了她滿面，頰上，泛着些殷紅的斑點，嘴唇却漲得紫紅，鼓起在她慘白的臉上，一切都表示着懦弱和絕望，他時時把一絲苦笑掛在臉上。

長林看見母親在用唇怒着，他便一屁股的坐在他媽的牀沿前了，他知道母親又要對他說話了。

「長林，掙錢要小心呢？矮子工程師……要人性命的狗……」

長林把耳朵靠近着母親的胸脯前聽話，聲音低微幾乎聽不出來了。

長林聽這一番話已是很慣很慣了，不過他一想到矮子工頭的詭譎就有點害怕，他的心大燃燒着，心窩裏好像有千百條的蛇頭在亂啄，於是他益發憤恨了，他腦膜上深深地印藏有許多狂惡的異國撐櫃鬼的臉子，像黑夜的魔鬼浮在河面模糊着。

「小林，又給……打了一頓。」

他聽見媽媽說着，驚訝地張大了紅絲滿佈的眼瞳子，內火幾乎要把紅絲燃灼起來了，他看見媽的乾涸眼眶子在溢出僅有的幾滴淚來的時候，他更由悲哀而憤怒，他握緊着拳頭在空氣裏猛力地揮動了一下。

「唔，鬼子……」

「不要這樣幹，跟鬼子不得鬧的，有了什麼……却不是要的。」

長林娘知道大兒子長林又要發火了，她竭力地把无神的眼珠用力看着長林的態度。

「毒蛇的工頭們，陷害着我們做小工的……」

長林感到十分的痛苦，深地自言着，於是他又憤腦地從母親的牀沿邊踱開。



靜着，夜深得一點也沒有聲響，長林娘却安詳地睡去了。

長林已把高粱磨好了，他拿起烘煎餅的熬子，預備煬煎餅時，他猛的發現柴草已沒有了，他對着室內的一切陳腐的東西呆住了，他只覺得胸中悶沉，躊躇了一下，他打了一個寒噤，冒着風雪，向宋山墳去偷松枝了。

### 三

長林已走近工場來了。

他路一走快就要氣喘，那鐵絲網邊傳來了一片細砌的鬧聲，他才踏進工場，就遇見了一個礦內的守夜的更夫，真抓住了一個偷煤炭的女人在毒打，一堆二斤來重的碎屑的煤，從那婦人的衣兜中散滿了一地，長林祇暗暗地罵了一聲「媽的，守街狗……可不要給×鬼子殺了……」接着快走近了工場。

一股深濃的白煙從工場的中央散來，機械猛發着奇怪的叫吼，升降機不停息的忙豫着，在煙霧濛濛裏尚能辨出那一對巨大的輪軸在來回地滑動，以及鈴聲和鐵索上下的磨擦聲，長林吁了一口氣：「這又是換班的時候了。」

殘渣堆 註三 沿着一道窄狹的水溝，許多未滅絕火熱的煤炭，在滾騰的昏黑裏發着一些低微的紅光，有時火粒子一爆便濺入水溝裏去了，於是火又「殺殺」的滅了，白煙還偷偷留着，那邊的一些拾炭的婦人和小孩，看見礦場上的更夫走遠的時候，却偷偷的地又在滅火的煤堆上蹲伏着檢拾。

「呼……」

許多工人正都圍着一塊燃燒着的煤塊在未拷凍紅了的粗大底手，上工的氣笛一響，大家急忙地站起，於是各自走散了。

長林領得了電石，於是便安置起瓦斯燈準備上工去。

升降機的鐵索子滑動得非常地勤快，搖曳的鐵索，永久在這固定的地方向四百米達深的地底陷落，而仍復上升。

長林低下了頭，向那隻長方形的鋼鐵鑄成的匣子裏鑽，像一隻巨大的火柴匣子，六格可容三十六個人，他時時把身子縮着，却不敢振撼，鐵匣的上面邊緣延滴着地上帶來的水氣和泥污凝沉着，向他身子打着。

黑漆的礦洞，在他眼前飛快的出現過了不少，祇是向上升着，而鐵匣載着他們越下沉了，不到一分鐘才走出了鐵匣。

他依舊有些恍惚，雖然已站立在礦底的石道上，管理員坐的地方，散放出一點微紅的電燈光來他微倖的領得了工作證，這回他却輪到去打窪子了。

他們是六個人一夥。

走完了一條水門汀的坑道，接着就是無盡的石洞了，對於一絲沒有光亮的地道，的確是叫打窪子的工

人懼怯的，那已是好幾年以前的陳設了，木棍却依舊支持着堅硬的山石，礎呀的怪石無忌彈的楞出着。

坑道裏暗設着二條輕便車軌，車馬行來時，使行路的工人來不及躲避，手提的瓦斯燈所放的光，却祇夠照耀身邊的一圈。

長林他們六個子默默地走到了車站。

車身軋軋地在路軌上搖撼着，山石迸激出清澈的空洞的回聲，開車子的一盞燈，時不時地掙盪，像一點近乎隕落的星，道傍的水溝發出惡嗅來，這味兒，帶一點霉酸的薰人欲嘔，支撐山石的木棍，滿生了霉酸的毒蕈。

六個子一下車，又向另一條坑祇走去了。

石隙間流下來的水滴不停地淋着，他們把炸彈，鐵錘，山斧……都帶到這坑道的終點，這裏，那先前用炸彈炸下的亂石片，浪藉了一地。

鐵器碰擊着硬石，火花向他們飛濺，石塊崩下的聲音，十分的沉重，使他們的身上都擠出了一大身的汗珠，他們勇昂的開掘着，於是挖成了五個巨大的石穴，深約四尺左右。

五條藥線已距離石穴很遠了，長林他們都帶着瓦斯燈……也走遠了。

「轟……燬……」

連炸了三個石穴，強猛的火藥的氣息混淆着礦底的濕臭，使人幾乎窒息。

於是他們祇得小心地去窺探那三個沒有爆發的炸彈了。

「呀，光……火花！」

長林吶呼着，他還解釋着「藥線未滅，正冒着火花」突然他的瓦斯燈又熄滅了。

亂石時不時絆住着他的腳，好幾次幾乎要把他翻倒，他焦急起來了，同伴們的燈光，飛快的在前滾動，他莫名的什麼也不見，一瞬間，同伴們的燈光轉了過灣就不見了。

他吆喝起來，焦急像毒蛇樣的在他胸前嚙着，他知道沒有傻子會來救他的了，他痛苦地渴念着媽的病，於是他絕望地麻木了。

炸彈突然的爆發，飛濺的石片上還染滿了人的血漿，而向四圍飛激。

x

x

x

x

註一：開櫃 煤礦公司把礦內的坑道，分開包給一些資本家，工人和開採，全操于資本家之手，包工的資

本家就叫作開櫃的。

註二：白乾 即高粱酒。

註三：殘渣堆 即機房中所倒出的儘餘的炭渣和礦底的石片，往往堆積成小山。

# 李珍

彬

「明恥立信」四個藍彩大字下，聚了很多人，一張大紅的吉紙斜斜的貼在上面，向着快要洗下山脚的太陽眩耀。長方形的七八尺高，三四尺寬的面積印上了黑閃閃的墨蹟：

××政務委員會特派陳××為中山中學校長此令

××政務委員會

在政務委三個字上，還蓋上了半邊豆腐印。(註一)

「菁！你看過佈告嗎？『模範』改了『中山』真多騙人的花樣」和我同班的李珍在人堆中碰到我，一開口就來一陣她慣說的口吻。

「哼！這套玩意兒不過在想把我們的抗×力量減削了罷！每次都是從這裏策動全市的示威遊行，而每

次巡行都在這裏集合。這個陳什麼的烏男女看得害怕了，便硬着頭皮明囉張鼓的把這幅地却了去，還讓什麼全校軍事管理呀，另立一間什麼『賢良』學校給女生呀。又請她的狗老婆做校長，他的狗老婆是什麼？澳門一個私娼婦吧！現在一做了官的人，便連她的老婆，小舅子，小狗，小貓都可昇官發財了。」

「要做什麼的，什麼的祇不過是想把我們的抗×力量宰割了吧，頒佈了不准結隊遊行的戒嚴令還不夠嗎？宋哲元亦不過用大刀水龍嚇嚇學生，沒見過用機關槍，手提槍向學生們開放。」

我看着李珍這副奮慨的樣子，我自己也覺得心痛了起來：

「說又有什麼用？你們不是反抗過嗎？」

「還用說嗎？都是你們這些中間派弄壞了事，假使當時大衆取一致行動，誰怕他的機關槍和水龍。」

「什麼時候替我們分了派別呀？我們不過明知這次反抗會失敗，但不反抗又覺得太便宜了人家，所以猶疑起來，其實我們雖不積極參加活動，我們總聽你們的話躲在家里不上課好幾天了。」我覺得我們猶疑的人並沒有罪過，罪過祇在安份派的搗亂，我便跟李珍辯護起來。

李珍冷笑了一聲，說：

「壞就壞在你們的猶疑，你們的份子極搖動，可以走向我們這一邊，却又可以走到安分派那一邊，你自己想想，全校有大多數是你這一類的人，除了安份派，剩下來的祇有三四十個是做積極的工作，我們自己的

陣線已經動搖了，躲在家裏不上幾天課又有甚末用。」

黃昏的在空中浮遊的透明氣體漸漸消失了，紅紙下的那堆人不知在什麼時候走散了。在佈告箱前還有三四個挨肩駢耳的同學，像在研究什麼的咕嚕着。我默默的望着在模淡夜氣中的李珍的臉孔，我愛這個有健康身體的聰明的小姑娘。

李珍，這個有強健體魄的傢伙，在我們班裏是頂出色的被人討論着的人物，同學們愛她的聰明，但又恨她的頑皮。她可以意會到別의同學們不能意會到的事情。

這個學期開始的時期，國文科換了一個滿嘴仁義道德的老傢伙，而且兼教地理，其實這老傢伙對這兩科都沒研究過的，他從前在日本學學磁器工業，還沒畢業便回國了，滿口的仁義道德，不過從文德路（註二）化四個銅板買的一本孟子註釋裏面唸出來的吧。

同學們都討厭這老傢伙，但却不敢做什麼，李珍第一個招呼她們逃堂。

「我們可以選課上的，我們現在是大學生了。」

李珍爲了這事，特地跑到教務處報告同學不滿意國文教員的教授法，請求學校當局撤退他。但是沒用處，這個老傢伙的後台老板是陳××，就是現在做我們的校長那個狗男女。

看見女同學跟男同學在沒人的地方交際，李珍是頂氣憤的，她說：又不是偷東西，爲什麼要這麼鬼鬼祟

### 崇的說話？

但她交友是很嚴的，所以不得和她接近的男同學都起個花號給她：「女聖人。」同時，女同學又因他不鬼鬼祟祟和男朋友談笑，都說她「潑。」雖然，他（她）們都崇拜李珍的聰明。

這兩個極矛盾的花號常常使到李珍煩惱的，可是，每次煩惱的襲擊，她都自己安慰自己說：

「我自己做的事要她們了解嗎？讓他們說吧，他們說的並不是我呵。」

響應華北學生救亡會在冷風颯颯中開始了。李珍又忙得不能開交，罷課啦，巡行啦，向老百姓們宣傳啦，討論實際工作啦，她常常沒吃晚飯，一直至到回家睡覺纔吃，那時已經十一點多鐘了，她的家人勸她不要如顛如狂的工作，還拿公安局的水龍和手槍恐嚇她，但她都不當那是什麼一回事。

「一、一三。」慘案以後，她的家庭便禁止她再去工作了。

「幹麼怕他們打，難道我們不願意中國生存下去？我們想做印度阿三嗎？」

她拿這話向她母親詰問，她母親却笑了，她母親解釋有錢拿，有官做，不做漢奸的連飯也沒得吃，有些就像她們般被槍和鐵棒打，所以誰也願意當漢奸。

「誰說誰都願意當漢奸，我和我的同學都不當漢奸，我們還要打倒漢奸呀！」

「看你們幹吧！荔灣那次是你們打倒漢奸？漢奸打倒你們？」



李珍比什麼都明白，那時是同學們去了鄉間做宣傳工作，在××祇留下四五十人做後方的工作，所以力量薄弱了。

李珍並沒有聽從她母親的話，不過在某一環境下，她依然要敷衍家庭，但她依然工作，暗地裏工作。

陳烏男女搶劫我們的學校的消息從報紙上登載出來，她們又做「護校運動」的工作了。聽說她不再聽她家庭的阻止，她便決心離開了家庭。她的生活從那里來，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幾個知己的朋友幫助她吧。

×

×

×

×

自從陳什麼的被「特派」做我們的校長後，我們的學校也被一批「特派」的「橫直帶」（註三）洗刷一新（？）上課的第一天早晨，在走廊中遇到李珍，她一開口就叫我靜靜地看他們的新的「偉業」的開頭。

第一節的上課鐘剛剛敲過，我們課室外的走廊不停響出了高亢的皮靴聲，我們視線都被吸引了去，首先看見的是一張瘦癯了的高額骨的臉，其次是一個矮矮的像十歲的孩子走過門邊，大家都笑了。我們形容他是「矮脚虎王英」。又其次是中等身體，捧着傻腦袋的，其後又是種種色色，五花八門的怪相，我們眼花得沒有辨別誰像什麼的能力了。

「還說什麼把我們教育好，現在把我們從前上課時的靜穆都破壞了。」

「真的，我們從前雖不聽書，但却不做聲的在做我們自己要做的工作，但是現在我們在上課時會大聲說笑，或突然來他的怪叫一聲，整個課室不論上課下課那是在紛亂中，這，我們拿來報復，却未免害了我們的功課，」靠後牆坐的同學咕嚕着。

「怨他做什麼，他們的『特派』的呀！」突然李珍的頑皮氣又發作了：「喂！幾時我們來開他一次玩笑？」

「好好！」

祇要李珍肯幹，橫豎她們是旁觀的。

上數學課了，這是上午課程最末的一節，走廊上聽不到皮鞋聲，大家都感到一陣安靜了，大概他們都去

醫肚子（註四）吧。

一些同學受慣了「嘈」的刺戟，突然停頓了覺得可惜，便探頭住窗外望望。

不久，她們發現了「新大陸」，一張擦到像馬騮（註五）屁股的削臉，一頭長至披肩的卷髮，還有頸項上包裹着的淺紅色的衣領，襯起來活像妖精，探頭在窗扇間口張目定的看着我們的數學教員。

「哎！噴！要買花瓶嗎？」

「宋玉還是漢玉坯！原來是紅瓦花瓶多少錢一個？」李珍大聲的問。

「原價小洋二角，賞臉打個折扣，不多不少就一角肥。」又是李珍搶着自己回答自己，他恐怕別人不會

這樣刻毒。

「喂！花瓶賣得這末便宜，不要蝕本！」一張嘴橫截過來，大家是一陣哈哈大笑的。下響課鐘了，盪出聲和笑聲混做一團……

下午，一連上兩節生物課，但不是實習。

黑板上用白粉筆塗上兩行大字：

「兩性生殖又名配偶生殖。」

教員在黑板上很注意的用紅藍粉筆畫着生殖過程圖。李珍在注意着捉狹的機會，窗台下站着一個「矮脚虎」呢，他大概給黑板上的「性」吸引了。

「喔！我們的生物教員常常用這聲音喚起我們的注意的。」上一節講完了有性生殖的其他方法，今天要講兩性生殖了。」

說到這裏他換了一種高腔：

「兩性生殖又名配偶生殖，就是雄性的精子與雌性的卵子結合的意思，在這幾幅圖上，（他指着黑板上的圖）大家可以看見他們結合的簡單過程。」

「第一圖：精子與卵子開始結合，第二圖……最末一個圖是精虫全完與卵子結合，精子的尾消失了。」

李珍得意的望我一眼，我立即便明白做什麼

「先生！那條尾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條尾嗎？她飛到外邊站着的那人的屁股去了！」是李珍的聲音，她搶着回答我。

一陣笑聲送走了這「矮脚虎」，連教員也顯出笑又不是，不笑又忍不住的神氣。

「李珍！頂瓜瓜！」坐在八號的羅清英豎起她的大姆指。

我也拍了拍她的肩頭：

「李珍！你真好胆量。從來我們不敢說污話的，今天你却『潑』了。」

「你們的你們。」

「你說我『潑』，我問你『那條尾到那裏去』潑不潑，要是我說那條尾飛到你身上，看你又怎樣？」但，立即她又轉了話鋒：「這種人不給他教訓教訓，以後恐怕還有許多花樣出給我們看。」

x

x

x

x

一天，下課後剛要回宿舍，李珍跑過來把我扯了扯：

「我們到一個地方去！」

我跟她溜出班房，原來她向着女子部的辦事處跑。

「我請問你們，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一入門口，李珍便向那個坐當其衝的斜眼瘦「軍官」說，他是正是我們的「隊長」(？)。

那傢伙和氣的說：

「我們沒做什麼，上頭派來點點你們的名的吧。」

「點名有教員，你們沒做什麼好意思騙飯吃嗎？」

「……………」

不久，李珍沒有像從前那樣胡鬧了。

當我們的「隊長」要我們見了「長官」要深鞠躬我們問他是不是負一百八十度，我們問她是不是學校校長是做官，所以全校教員也昇了官，這時候李珍祇笑了一笑，並沒有參加些頑皮話使那「隊長」難堪。又一天，一個同學跑來報告大家：×班男同學當面賞「和尚頭」的「軍官」一個「五指果」(註六)她也只笑笑而已，沒說話。

以後，李珍在課室內是更沈默了。

但，下課後宿舍却不見到她的影子，除非宿舍要閉門，打鐘睡覺的時候。

「幹麼這樣無事忙？你還學期數學科從沒交過平時練習，國文習作也如是，不要你的平均分扣得不及格！」我每次見她老勸她不要這樣子，我疑心她忙在嚙戀愛哩。

他搖了搖頭，又恢復她往時的頑皮樣說：

「隨他的便吧，下學期最多要老子滾蛋。」

「這樣熱天，你看你滿頭大汗珠不停的滴着，不可以休息一天嗎？」我實在愛他，我不願意看見她這末勞碌，我試把其他話勸勸她。

「休息一天！」她驚怪地叫了。

「這個時候我們能夠休息一天嗎？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因『熱』『汗珠流』去休息他一天嗎？」她又反勸我：「不要讀死書，還有許多事情比讀書更有意義的。」

我聽了祇是點頭微笑。她走後依然我看我的書。

x

x

x

x

近天來謠傳同學（我們不承認附校與大學分離，我們仍稱大學的同學為同學）被捕的消息頂甚聽說當局在各學校努力肅清「反動份子」。

同學說：大學部一個姓吳的女生被捕了。另一些同學又說在第x宿舍裏捕去三四人。更有一些同學說

外校也捕去了很多學生，而且將來是輪到我們的學校。

消息是一天緊張過一天。李珍的臉色却黧上了一層灰雲。

有一天，驕陽像燒炙着的火球，從正空直射下操場，我急忙趕往課室上課，碰見李珍，她一把扯着我說：

「別忙，還未敲上課鐘哩！我們到那裏（她指着體育館那邊）談談。」

我聽了還未敲上課鐘，心下一鬆，便答應了她。

走到體育館門旁的一棵大榕樹下。我們吹了吹樹腳下的石塊上的沙塵便坐下。李珍面向着大門，因此我只聽見她的聲音，却不看得見她說話時的姿態。

「同學們有沒有說過我什麼？」

「沒有，他們最多還笑你『潑』，笑你是『女聖人』罷。」

她似乎輕了一口氣。

「喂！你聽見誰說過公安局要到我們學校裏拿人？」

「大概是穆玲吧。」我記不清楚是穆玲還是羅清英說的，不過穆玲的父親在公安局裏當職，我相信是

是穆玲是有理由的。

「什麼？穆玲說的嗎？」她雖然故意把身子往樹上一靠，但我却看見她是值此的掩飾她自己驚駭。

我點了點頭

「……………」

她沈默了一會。

鐘聲清脆的越過樹隙，我看着李珍蹣跚着更沈黯的面孔，一步一步地向教室慢走着。

……………

清朗的月夜，窗外久不久吹進一陣微風。

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同學都回家去了。只我這一個孤兒在無家可歸的時候，留落在清寂的宿舍里，這情緒把我的心境弄得十分悲哀，我索性把牠安息一會，我捻息了燈，捧着腦袋看，在綠蔭下的月亮。

思潮奔來了，我想到家，我想到我的父母的慘死，一忽間我又想到李珍今天的張惶神情，但我總左思右想的測不出她張惶的原委。

「她近來的情形有些古怪，難道跟被捕的人有關？」

「不，不，李珍不是在鬧戀愛嗎？她如何會幹這笨勾當。」

門聲響動了，這聲音把我嚇了一跳，尤其使我嚇慌的入門的是李珍。她從沒有在八時以前找我的。

「李珍今天不忙嗎？」



「是『今天不忙。』」

「今天是什麼風吹你到？」

「是『今天是什麼風』吹我到。」

這一次聲音使我發現了李珍並不是在回答我，她是自己向自己呢喃。

「你要不要捻着燈？」

「不要，不要，我們就這樣談好了。」

忽然，李珍的眼珠子閃了閃，她的眼珠回復了從前活潑的堅定的閃光，他開始向我說了：

「我明天到××去了！」

「什麼？你不俟大考完纔去嗎？」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暴雷嚇我一跳，讀了大半學期便不讀，這真替她可惜。

「雖然你下學期不願意仍在這裏唸書，但唸完了這學期，再考學校不是又花多半年時光嗎？」

「善！我看你雖和其他同學一樣死讀書，爭分數，但你也還留心時事，你比他們的意識好許多，來我給你說一些你所不知的事情。」說到這裏她的眼眼充滿了興奮時光輝。

「善！你以為白天上課黑夜裏做美夢，這樣高枕無憂的日子還有多少？有一天敵人的炮火真正燒到你

的頭上來時，你纔起來抗敵那時候是遲了。」

「我知道你疑心我在跟誰戀愛我也從不跟你解釋明白，善在敵人加緊推進侵略政策的時候還有比戀愛重大的事情在等待我們自己親手幹哩！」

「你的父母爲什麼死了呢？這還不是敵人戮殺了嗎？你們好好地在東北有田耕，有快樂的日子過爲什麼跑到這舉目無親的南方來？敵人不是霸佔了你們的土地奸淫你的姊妹嗎？你的一個堂妹被奸淫而至死。你告訴我你是親眼看見的。」

「我們所受的教訓不少了。我們還在安樂窩中不起來抵抗敵人。善你願意再看見你的同胞被奸淫，被殺戮嗎？好孩子！從此你應該起來奮鬥啊！我的淚沿着眼邊一線一線的流下，最後我失聲的哭倒在李珍的懷裏了。」

x

x

x

x

明天下午，上課的時候由「軍官」們傳來了李珍被捕的消息，同學們都說怪不得今晨不見她上課。但是我却在角落裏暗笑：

「不要捉錯了人，李珍會給你們抓去嗎？」

今晨二時我親自送李珍上船的，還待船開動了纔離的碼頭。

我了解李珍，我以後要跟她走同一條路。但當我想到她已離開了我而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了時，我不禁黯然起來。

我祝福她的「成功」在不久的將來，同時我更祝福這一次是整個的「成功」。

(註一)豆腐印是四方木印通常是機關用的。

(註二)文德路是專買古玩舊文書的街。

(註三)「橫直帶」是××人稱軍官的。

(註四)醫肚子是去吃飯。

(註五)馬腦是猴子。

(註六)五指果爲××人用五隻手指打人頭。

## 魯迅：集外集

全書一冊

定價七角

特價三角五分

# 鹿地亘氏訪問記

房 堅

鹿地亘氏爲以前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的負責人。曾一度入獄，出獄後卽來上海，小說集有「勞動日記與皮鞋」，論文有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日本無產文學運動方向轉換」等。因爲他的作品出版之後，便很快地被禁止了，所以他的名子在中國好像還很生疏，除了在文藝上翻譯了他的一段文章之外，差不多沒有看見他的文章的譯文。無可諱言地，近幾年來，除了少數專門研究

的人，差不多中國的文藝者對日本的文藝運動是很隔膜的，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是急欲曉得的。

因爲時間匆忙，我的記錄未能請鹿地亘氏看一遍這是我很抱歉的，如有錯誤，我很願有一個改正的機會。

下面就是本訪問記：

(問)我們只曉得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於前年解散了，其詳情我們一點不明白，可以告

訴我們一點麼？

(答)不錯,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解散的。解散聲明書是我(鹿地亘氏)寫的。至於解散的理由或原因,我想大家都曉得一點。當時日本的情勢出現了暫時的反動的所謂「非常時期」的叫喊,因之支配級階全面地法西斯化了。因了這緣故,日本的左翼文化運動也就失其合法性了,受了有組織的壓迫了。更具體一點說:雜誌的發行被禁止了,非合法地作家被驅逐了,倘不得允許而發行的雜誌很嚴重的被搜查了,因之雜誌的經營成了一件極困難的事。作家既成非合法的作家之故許多作家寫文章的事也就很困難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作家的分散是可能的。

總之,倘左翼作家能夠集中,其對敵人的攻擊也就能夠集中,然而爲了合法性的維持,在各種苦悶之下,不得已而作暫時的分散也是最好的方法。關於這件事情在組織上也是同樣的情形。這些事情在國際文化戰線上很清楚的說明了。

因爲作家同盟爲了馬上要入於一個分散的狀態,於是起了一個很大的紛爭。但未入分散化狀態以前許多作家都爲了沒有地方寫文章而不滿足,同時又因爲時時有遭逮捕的恐怖而逃走了。

作家同盟馬上要求分散化,至其統一乃是以後的問題,在這裏的主張之下作家同盟便解散了。

(問)關於此次解散你自己的感想怎樣呢?

(答)當時作家同盟的方針，對作家過求極左的作品，因之許多同伴者都從這面逃去了。按實在情形說在未有獲得真正的民主狀態之前，獲得多數的作家是很要緊的，因之實有再組織的必要。而且當時創作方法的中心問題乃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問)日本文學界的現狀是怎樣的呢?

(答)現在日本作家的小組織很多。但其中「文學評論」是許多進步的良心的作家的所在地，還有啓蒙的「文學案內」也是好的雜誌。

因爲統一力還微弱的緣故，出現了很多的小組織，而且小組織的傾向在現在亦相當的有力。就中，其勢力比較稍大一點的有好幾派：

以武田麟太郎一派爲中心的「人民文庫」是標榜現實主義的。但是這種現實主義是屈服於自己的小布爾喬亞現實的現實主義。離開日本民衆所面對的現實而寫的東西，真是有着非常的距離。所以這種敗北的現實主義，在日本有人稱牠做大糞現實主義。

龜井勝一郎一派是標榜革命的浪漫主義的。但是他們認爲不得不與自由主義者提攜，在這一個問題上他們是錯誤的，因之他的自己也就比自由主義者們更低下了。也因之他們所標榜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已不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而是「日本的浪漫主義」了。林房雄等與小林秀雄等共同地放棄了階級性以及階級性的文學，而入於文學界（日

本的雜誌)的籠罩中。他的所努力的性質已和從前的文化運動的傾向完全對立起來，這一派的妥協的氣分是有相當強烈的。但同時也有許多很好的作家與此文學界發生着關係。但是中野重治與牠絕對的沒有什麼關係。

(問)關於日本獨立作家俱樂部設立的原因和經過可以告訴我們一點麼？聽說這個組織在日本很有些勢力，有些人說牠是標榜民主主義的，真嗎？

(答)正像以上我們所談的，各作家有些小的分派，因了這完全分散了的關係要統一是很困難的。但是再統一的問題，也很經了一番論爭。所以今後的統一問題已不是過去那樣子的狹

窄的東西，是持有民主主義的容貌而出現的，包容全體的進步的作家而來一個健全的統一，這是經很多人所主張的。

第一個企圖便不得不組織一個有直接政治意見的進步的作家俱樂部。在這種主張之下，結果便產生了一個獨立作家俱樂部「獨立作家俱樂部很像中國的文藝家協會，牠包有各種傾向的作家，是經過了很多的討論的。

從前林房雄主張組織只有包容普羅列塔利亞作家的俱樂部。

中野重治竭力反對這一種主張，他以為應當認識當前的戰略，而組織一個包容全體進步的作家俱樂部，因為他以為孤弱力量不足應付當前嚴重的形勢。

在這個論爭之下結果是中野重治勝利了。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明確地瞭解的和重視的有兩點：第一，在沒有分派的性質之前的時候，決不是革命的的一件事和，第二，表面上雖是天朗氣清，是否完全忘記了多數人們的當前的戰略的見地的事情。這兩點與獨立作家俱樂部的前途有着至重且大的關係。換言之這兩點決定他的成功和失敗。

(問)人民戰線的問題最近在日本呼聲很高，在文學上發生了什麼影響？

(答)關於這個問題今後日本當有各種不同的式樣提出吧；進步的作家是否與其提攜等，也是今後文化戰線上出現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最近加勝勸十於東京市本所公會堂要

舉行一次勞動者時局批判的演說會，但是結果多數勞動者的參加被禁止了。在這一點上看來，人民戰線的問題，在日本民衆之間要達到具體化，其困難一定是很大的。但是今後民衆對人民戰線的要望，在國際上即非同一般的形式，亦當是沒有排除大衆的動機。

(問)魯迅先生的作品有日文譯本，他又常在「改造」「文藝」等雜誌上寫文章，想必日本讀者對他是很熟習的。他是我們中國青年文學者的領導，敢問你對他的作品意見如何？

(答)他的優秀之點，在日本好像還不曾廣泛地充分地被認識，我來上海之後，讀過他的雜感，我才清楚地明白他是中國民族革命的一面明鏡。



一九二七年之後他的立場至爲清楚，自些以後他的作品都是非常優秀的。關於他的主張等，在中國文學界雖有種種的爭論，但在文章上說，有效地，銳利地反映民族革命的作家，我想在中國像他這樣的作家還是很少的。

爲了健康或是其他的理由他不能夠在組織上出面，好像是中國文學界有一部分人以爲他的態度略有曖昧。但是我對說這種話的人有一個希望：就偉大的作家說高爾基的感佩者列寧，對高爾基的態度很可以做一個參考我誠心地希望着。

(問)中國文學者現在提出了兩個口號而爭論着對這兩個口號你有什麼意見麼？

(答)這兩個口號必然地是有其根據的。但是我對

這一個問題我想我沒有詳細發表意見的必要。我只想述說一下我對中國目前文學界的爭論上的希望。光明文學界，現實文學等與創作口號有關的政治上的見地，其理解上自然會有多少的差別。然其立場乃是相同的，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因而我希望趕快終止嘴頭上的爭論而從事事實上的提攜，並望其早日實現。千萬不要給意見根本不同的人造活動的機會。

(問)對日本文學的現階段，你的批判和希望是怎樣呢？對中國文學的批判和希望是怎樣呢？

(答)正像我們前面所說過的一樣，積極意味的現實主義，乃是日本文學創作上的中心。在目前的日本文學界，其主張固不能說一致，然而對

了現實文學的主張，一點反對也沒有。但是，這  
一種現實主義在現在是勝利了呢，還是失敗  
了呢，在這裏一概不想加以論斷。當然，在將來  
一定是要勝利的吧？但是現在被覆了現實主  
義的，外衣屈服於自己的小布爾喬亞的傾向  
的氣味是很強，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事情，照  
這樣的說法，日本的文學界，全體地說，是在一  
種敗北的狀態中，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但是，  
雖說統一力是十分薄弱的，却也積存了十餘  
年苦鬥的經驗，若細心地觀察一下日本文學，  
倘說日本文學是在敗北的狀態中，中國文學  
好像還沒有到達於向現實突衝的階段，不過  
一概講起來，倘有着相同的傾向，不應當簡單  
地把比較衰弱的文學排斥，正相反，應當充分

地注意，拿出批判的態度去讀牠，這是我誠心  
的希望。

## 曹聚仁編 濤聲彙訂本

羣衆雜誌公司出版

全書二冊

實價一元二角  
廉價二角四分

本刊是一羣不識相的烏鴉的呼聲，牠明知『老  
年人看了搖頭，青年人看了頭痛，中年人看了  
短氣！』却啞啞的批判着思想，批判着生活，  
批判着文藝，想從這衰聲陳腐的靈氣中建立活  
潑清新的生命。不怕皺眉的朋友，不妨認識一  
下這不吉利的嘴臉。

# 大眾·批評家·作家

房 堅

從來文學者對於作家與批評家的關係，很少科學的全面的考查，尤其對於批評的見解，不是懷疑他們的威權何以如此其大，便是盲目地信仰批評家，梁實秋先生在一本古典的與浪漫的（？）當中列舉了幾十個批評的定義，最後說明了他自己的意見，但是我們對批評家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

如果有人讀了魯迅先生的「出關的關」（作家創刊號）和巴金先生的「片斷的記憶」（大公報文藝副刊一百廿期）對於批評家也者，會表示更大的懷疑吧？兩位先生所不滿的是不是真正的批評家，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批評家的地位是無一否認的。因為真正的批評家有一種絕對統治的法寶，有這法寶，便不怕任何的試鍊，沒有這法寶，便全然失掉了對抗作家的力量。

打開一部世界文學史，裏面盡是些作家批評家的傳記和作品，因之許多人以為文學史所記載的便是作家或批評家活動的歷史，但到了今天我們應當把這個定案全部推翻，我們應當說：一部文學史是一部讀

者心理狀態史。自然，這心理狀態是受決定於社會諸條件的。文學是社會現象之一，到現在已經是常識了，換言之，對這一個定案已經沒有人否認了。既然是社會現象，無論像托爾斯泰所主張的感情的感染也好，無論像盧那卡爾斯基所主張的感情的組織也好，總之牠少了一個對象——大衆，便不成其爲社會現象。

得了，現在我們已經把「大衆」抬出來了，這「大衆」便是我們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自然，大衆二字的本身便含有批判的意味，歷史的意味，決不是你隨便選定的一羣人。大衆必然是社會生活的實踐者，不，寧說是社會文化過程的實踐者。因之在這裏我們得再重複地說一句，批評家若有了這一個法寶——能同作家在藝術活動中所顯示的實踐性相並駕而同執行着批判文化的大衆生活的實踐——便可以對抗作家的力量。

這樣說來問題便展開了：因爲我們上面所說的話已經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來，大衆的力量是不可抗的，是藝術活動參加者的中堅。批評家從大衆分離開來就好像大鷹失掉了翅子或火車失掉了輪，飛機失掉了轉動機。

但在這裏有一個人如果對於歷史稍加考察，他一定會發生許多疑問，以爲這種見解是陷入了大衆的盲目崇拜。他一定要這樣的問道：大衆在各個歷史階段都普遍地是藝術的參加者或批判者麼？那麼在奴隸社會的被支配大衆乃是奴隸？是否奴隸是藝術的參加者或批判者呢？在封建社會，農奴乃是被支配大衆，那

麼農奴是否藝術的參加者或批判者呢？這問題是很正當的，如果能解答了這個問題，便可建立起一個大眾是藝術決定者的正確的概念。

如果我們對歷史作一個更詳細的全面的考察，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實，就是從來藝術的花乃是支配階層的所有物，這在中國是特別清楚的，只要我們打開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所有的作家全是做官的，如果他不是一个做官的起碼也是求官不得或有與大眾隔離的傾向的。這樣一來作家既全是受過教養的屬於支配階層的人，他必然地把支配階層的生活感情注入藝術作品中，紅樓夢，不，中國任何一部過去的作品，不難從這方面找到線索。這些作家把他們的作品供獻給支配階層去享樂，在寬廣的意味上說歷史上的作品幾乎是部部如此，在較狹的意味上說直接寫詩以娛皇帝的簡直不勝枚舉。總之在歷史上的文學都有一個被獨佔的形態。那時候批判二字是講不到的。批判乃是最近的一種科學的評價。自然，從世界文學來看也有的作家是出自被支配者們的，然而他們却沒有提供出他們自階層的社會意識，反之，他們把作品貢獻給支配者。還有，有些文學也會普及於被支配階層的，如中國的提倡忠孝節義的才子佳人小說是也，西方的宗教文學是也，然在某意義說，這都是支配者們圖支配權的永續而寫作的，這決不是大眾不能批判藝術的說明，正相反，這文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是的，這都是事實，但照這種說法，新的問題又發生了。何以故呢？假說過去的支配階層把藝術——文學作品獨佔，而作他們自己專有的享樂品同時意識地狡猾地麻醉着

被支配階層，那麼在我們的社會裏，支配者若是施以同樣的伎倆，藝術的大衆化不是和過去同樣地成爲不可能麼？這個問題也是很正當的。

是的，在過去的社會裏，不，歷史的社會裏，一切文化的形態——當然藝術在內，確曾爲支配者們所獨佔。但是到了大衆要意識地改革這社會的時候，這獨佔便失掉了他的可能性。

文學裏面必定有一種力量，就是在正確的形象中來體驗現實的內容之能力，到現在，「附庸在權力和財富下的販賣品的布爾喬亞文學，已喪失了構成其力量的要素」（吉爾波丁：現實主義論）換言之文學本身已走上崩毀的路了，再換言之布爾喬亞文學已失掉從前反封建的力量而苟安於既存的，行將崩毀的社會了。在日本的某一本書上，我們曾看到牠的大意是這樣是寫着：大凡一個文學思潮的起來，首先是充滿了力量而忽視形式，繼則力量——內容——與形式調合（最盛期）終則注重形式而忽略力量（崩毀期）顯然。有產文學到現在已經步入這最後的一個階段，不是一把形象分解爲一串的或一個個的沒有脈絡的構成部分，由形象產生出某種特徵，及妨害具體的完整性質之特徵的「一般化」（形式主義）便是「把自然和社會分解爲個個的事實，分解爲各個片面的現象，它們既不能開示總體的發展之法則，也沒有抓住那具有獨自性質的東西之能力，不能區別本質與非本質，現實的諸現象分離爲個個部分之過程，是沒有界限的。」（實證主義和經驗論。見前揭現實主義論頁十二，質文社譯本）這話的意思非常清楚：支配階層由於他們

在經濟上社會上的優越地位，任意施行他們的權力，獨佔藝術，一切的動機全是意識地維持已存制度。這是在崩毀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現象。在這一點上，這種文學在其本身已發生了破綻了。

在過去會有獨佔的形態這一點，是大眾沒有把握住歷史，沒有使這社會提早步入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因為被支配大眾本身缺乏着教養。因之在中國所有許多懷疑進步的文學的人們，他們公然的指出所謂進步的文學，不過是小資產階級們在文學上弄出來的新花樣，根本與生產大眾是相隔離的。這話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所以有許多主張進步的文學的人經這樣一個詰問便狼狽起來了。這是不必的。我們決不能否認被支配層文化的成長，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所有的人都願意求得較高的文化水準，但是社會是不允許的。——這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誰都不能否認——但是反過來講，如果藝術沒有獨佔的形態，藝術將是誰的呢？尤其是一切人的文化水準提高了的時候？我相信誰也會回答一句：「大眾」。

我們再把這意義伸展開來說：只有歷史使命的担負者，文化過程的實踐者——大眾——站在進步的良心的觀點上，無情地批判過去的文化，以及現在許多有為維支配者藝術傾向的作品而站在時代的最尖端，才是真正的藝術的主人。換言之，只有被支配大眾才是藝術的批判者，才是藝術價值最後的決定人。

我們為什麼主張而且加重進步的良心的觀點呢？這是有道理的。有人很容易發出這樣的問題：中國的讀者大眾都喜歡看啼笑因緣，任是批評家無情地批判他，他仍擁有讀者大眾，而批評家一味推重的進步的

小說，讀者依然有限，這樣批評家失掉了大眾的台柱，他將憑什麼來對抗作家呢？再加熟思的人，他會這樣的回答：喜歡讀啼笑因緣的乃是公子哥兒，根本不是大眾，真正的大眾是不識字的，他們是一天到晚疲倦得要死的，他們是雖欲求得較高的文化水準而不可得的。如果他們能夠讀者一定不讀這樣的書。這樣的說法聽來是沒有什麼錯誤的。方光燾先生就是這樣主張的。但這種說法如不慎於解釋，很容易達到一個奇怪的論斷，就是「從來大眾不會參加文學活動或參加藝術批判。」同時依照了中國經濟構造的現階段，小市民層不應當完全被擯於大眾之外。即便被擯於大眾之外，那麼照這種說法，小市民層意識的改進便很悲觀了。或者這樣說：比方五四的狂潮，我們的父親兄弟姊妹師長，以及我們自己已經無聲的批判過了，而且執行過了，這話也是對的。但是我們的父親兄弟姐妹是不是屬於大眾？如果不被擯於大眾之外，那麼現在小市民的任務也不能完全摸殺的。

所以我們拿進步與良心來作大眾與非大眾的區別，然這決不是陷入了唯心論。如果忽略了這一點，就有時候有許多問題不能解釋。康德會說：「一個問題，發問得好，便解決了一半。」這話不無道理。也許我們所問的根本是不成問題的，這有待於大家的闡明了。

我們現在更具體地引證一點別人的意見。爲了統一文化陣線的完成，世界一些覺悟的進步的作家在巴黎開了一個擁護文化國際作家會議。在議席上法國約翰·勃羅克演講道：「文學是雅各同天使的鬥爭，



即藝術家與第二的他之間的鬭爭。但這種鬥爭沒有證人與審判者是不行的。其證人與審判者即是讀者。

文學底確是獨白。但是翻轉幾頁向裏面一瞧，在獨白的後面會有幾乎可以聽得見的對話。是同什麼人的對話呢？那就是作家與讀者的對話。

「諸君在創作的時候，他們就住在諸君的內部，他們給諸君以最大的勇氣，決不可忘記他們靜默無言的存在。而且諸君把諸君勞力的成果交給了一個影子一樣目不能見的法庭，這法庭是有幾乎與現實相等的現實性的。說這祕密法庭對諸君沒有任何作用而且不能對諸君思想的進行和言語的連鎖有某種程度的支配，諸君敢這樣說麼？」（註一）

「雖然他所說的「第二的他」意義未未免模糊，但說出了作品的裁判者乃是讀者，但他重視的却是作家，所以我們不取。

法國約翰蓋納說道：「我爲了規定文化，我想站在我的現在，即知識人，受過教養的人的立場說話……所謂「文化是什麼？」這個問題，勞動者所有的感情比我的感情更深奧得多」（註二）這種知識份的心情是可貴的，同時他也隱隱指明了勞動者在文化中自立的地位。現在再看同會議的參加者蘇聯代表的意見。

伊瓦諾夫說道：「我們的讀者首先便是我們的朋友和助力者，他們向你說：倘若你要教導我們，便教導我們真正的事情吧。倘若你要傳給我們知識，就傳給我們真實的完全的知識吧，蘇聯的作家，其生活與事業

之不斷地同社會主義的建設直接地提攜，也就是這種原因。我國（蘇聯）的讀者，一旁是親友，一旁是嚴格的批評家與讀者的關連就是最堂皇最尊貴的學校。伊瓦諾夫，顯然地還有把作家當爲讀者的導師的意思隱隱地存在着。潘非洛夫說出了下面更進步的話，他說道：

「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代表者們，公然地率直地這樣宣稱——我們把我們的藝術品奉獻給勞動階級，勞動農民，以及勤勞知識份子，並且不穩蔽地不以爲恥地誇贊。何故？因爲誇贊是對的，只有勤勞者是世界上真自由真平等的製造者，是現代史上的真英雄。」在這裏，他之傾倒於勤勞大眾是與約翰蓋納相同的，但有質上的差異。蓋納把自己從勤勞大眾之間分離開來，作爲一個知識份子而傾倒，而潘非洛夫，已經沒有階級差異的憧憬了，只是盡力在勤勞大眾之中發揮其機能，換言之，他以為自勤勞大眾中起來的作家，並不移入階級差異的知識份子範疇之中，而仍是原來的勤勞大眾。但是，顯然潘非洛夫還是站在作家的立場上說話的，所以還不能算是最正確的理論。伊·加·魯滋堡爾更進一步地從勤勞大眾的立場來討論藝術的批判。他說道：

「世界文學中最有價值的而且最優良的，乃是最本質的東西……這樣的作家的作品是受了時代的實際的試練的，從時代的試練，能夠預想將要來的時代的讀者的存在，其讀者便是一定的社會階層的代表。這樣正是現代的勤勞大眾一旁在獨自批判文化的遺產，一旁從事發現常常適切歷史的文學，不是向過去

的巨匠尋求無客觀性無歷史性的東西，而是提出各個藝術作品表現時代上的某種傾向的問題。」

這是相當正確的解釋，我們引證的話到這樣為止，不過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大眾、批評家和作家的關係了。

但我們却一點也沒有抹殺作家獨創的天才，而是說這天才的發露必得是在作家與大眾的相互關係上把握社會實踐文化過程上的統合。

(註一) 見日本第一山房版「文化之擁護」，本文所引是從伊豆公夫的「爲藝術批判者的人衆問題」(載在本年五月號「唯物論研究」雜誌上)轉譯來的。此文我已譯出，然尙未加整理。「文化之擁護」質文社已出中譯本，然所譯部分太少，這裏所引證的都沒有。

(註二) 與前書同，以下所引亦自此書。

徐懋庸編：  
**芒種**

羣衆雜誌公司出版  
一至八期 原價八角  
大廉價只賣一角六分

## 已往的樂觀在那裏？

底那莫夫著  
文遠譯

波特萊爾，這位破滅崩毀底最陰沈的藝術家，有一次說過以下這樣暗淡駭人的話：「一切都是腐爛；勞作，願望，夢想，名譽。在我頭上，頭髮因恐怖而豎了起來，我感到墳墓的氣息。上面，下面，在各方面，在深遠處，在喧揚中，在寂靜裏，我都達到這同樣的虛妄。我從我心靈的幻象的一切窗戶望出去，只見無限，並且，被同樣的思想追逐着，我渴望着沈溺到虛空中。」在這些戰慄的話裏，一種真正對生的恐怖迴盪着。這位藝術家爲了避免升到生的高度，他甘願跳進最深的深淵。只有死亡自身在他看來才是得救——而他的得救也只有死亡。

波特萊爾死了，但是創造他的階級並沒有死，把他永遠綁在這恐怖的黑柱上的階級，仍沒有死。這階級，把世界上最燦爛的東西——生命——化爲破滅，崩潰和死亡，是仍沒有死的。

充滿了恐怖的書籍和影片，在西方連續不斷地出現。有些恐怖不過是生意經，不過一種企圖想用強烈的刺激，吸取金錢。但是也有忠實偉大的藝術家，被資本主義壓迫到這種程度，對他們世界不再歌唱，太陽也

不再照耀，他們雖然反對資本主義的體系，但是這些藝術家，只能在死胡同中逗來逗去，用陰鬱的態度，看着自己精神的痛苦，這種痛苦他們以為是整個宇宙的痛苦。

布利東，(Lienel Bueton) 這位巨著飢餓與愛和戲劇腦的創造者，也是帶着黑影的這類作家之一，腦精神！以前布爾喬亞的藝術家是如何地歌誦他們呀！但是即使是歌德的浮士德，這篇獻給自覺的詩，結末也是主人公的滅亡，這位主人公要求得太多，他想把握絕對的真理。

在他的劇本腦中，布利東極力想表現出一位二十世紀的浮士德，一位帝國主義時代的浮士德，一位資本主義沒落死亡時代的浮士德。他的主人公一位教授，也在作夢，並且夢想得很大胆：

「讓我們幻想，世上全人類現在分散混亂的一切個人的精力將被貫聯起來，混合起來，作成一個單一的意識。」

教授死了，但是他那已被忘却的理想，大百五十年後勝利了。一位布路克先生把牠重新提出，為着在撒哈拉建築一個人工的大腦，他們成立了一個會社。這會社的目的是要和人性中的獸性奮鬥，是要和那些想再來一次新的大戰的人奮鬥，這大腦是用來作一個大隄壩防範野蠻狂流的氾濫。

二百年又過去了，在二一〇〇年成立的社友，當時變成一大勢力。當資本家想毀滅牠時，他們受到絕大的失敗。布利東又把牠戲劇中的動作計畫在幾十世紀之前。那腦是已竟作成了。牠統制了全世界在地球的

任何地方，只要用特別腔調喊一聲「呃，腦！」腦馬上聽到，並且立刻給你回答。這腦是一個龐大的機械，世上最聰明的人都在裏面工作，彷彿履行腦的各個細胞的工作。

布利東夢想着這個，他幻想未來的人都十二分高興輔助他們的主人——那腦。恐怖，這人類全部歷史中最可怕的，最無法對付的恐怖——將控制那不歡的未來中的不歡的人類。他們害怕他們自己的創造物，他們在這腦前發抖。

布利東想描繪一個世界，渡到未來，而並不經過革命，但是他表現成的只是一種恐怖，這恐怖在他看來是快樂，而這種「快樂」却浸透了憂懼。所以他的戲劇的結尾，也不是偶然的。那「腦」說：

「一生的終結來臨了……當我們的星雲升起時，到處是黑夜，經過一陣光的炫耀後，夜將籠罩了我們。夜是無限的，夜是黑暗的——那太古的夜，那永恆的夜。那創造世界的，現在要毀滅牠……生命，幻象，世界，漸長成爲一個單一的精神，消逝在黑暗中；牠回到黑暗裏去了。精神將死亡。」

布利東用他戰慄的手，描繪他未來陰沈世界的可怕的輪廓。他看到一切事物的破滅，於是大喊：「沈痛啊！生活，沈痛啊！思想，這是一切的末日！」

布利東以下面的話，結束了他的戲劇：

「全都黑暗。靜寂。不再有什麼世界。永恆是黑夜。」

就在他眼前，未來也被塗成這樣死沈沈的顏色，那現世對知識分子該是多麼可怕呀！被資本主義粉碎了的，他即使在未來，也只看到死亡和破滅。布利東的戲劇是現實面前一塊歇斯的里亞的恐怖。

### 相反的

現在西洋有許多作家，已看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可避免的命運，但是又不能使自己和牠脫離，於是跟着牠一同滅亡；在這些作家的生活中，上述那種歇斯的里亞的發作，是越來越多的。

確確切切就爲了不使自己趨於滅亡，爲了堅固起他們的力量，好從布爾喬亞的野蠻主義和破滅中把文化拯救出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在巴黎聚集起來。

法國最卓越的作家布洛克 (Pean Kichud Bloch) 在世界雜誌上說：

「大會一定要提出並且廣播對生活，社會，人的無窮的信仰的口號。即使在這恐慌時期，這種信仰的主旨，是仍不喪失其價值的。因爲，這並不是一個人類的危機，而是一個階級的危機。支配階級在牠的苦難中掙扎着，他們藉他們代言人的幫助，想把這苦痛作成一個要素，使這要素說明了我們整個的時代。這不是真實的。這是一種臨死人的誑話，他想看到他周圍的人，都在死亡，於是因之他可以找到安慰。」

在他關於文學的講演上，布洛克給資本主義文學一個非常淋漓盡致，非常有力的特寫：「完全像這位臨死的人一樣，手裏仍緊握着寶庫的鑰匙——許多的作家，完全是拍馬客和宮庭小丑們，極力掙扎着，想戰

勝這位討厭老人的衰腐的愚蠢。」

布洛克是反法西斯「警備團」的首領；「警備團」把幾千法國知識分子編進牠的隊伍中。布洛克以他堅信的全力宣言：「參加這些會議的作家們，都是從那些人中選出，這些人今後要有力的，絕對地否認，這死亡是威脅一切人類的。不是的，這死亡只與那臨死的人有關，而絕對不與別人——那些生的，有什麼痛癢……這是我們的職責，走向那些生者去，作他們的前驅，幫助他們爭取他們的權利。這是生和康健的大會。」多壯麗的話！實在的，這是生命和康健的大會；這是人類活的和快愉的力的聯合。資本主義的藝術家也極力想裝作健康和強壯的樣子。但是他們使我們想起要死的妓女，死前還向臉上擦脂粉。

日本法西作家藤井吉川爲着要創造雄壯的文學，情願犧牲一切。他組織了「日本青年文化會社。」這會社的機關報「青春的太陽」宣稱，他們的目的是「要在受艱苦生活壓迫下的青年農民中，製造出一種強壯康健的空氣」

然而藤井吉川和讀賣新聞記者會見時却立刻表示這會社的目的，是想使命該餓死的日本農村青年，以日本精神的強健意志爲基礎，再以娛樂把他們的心從悲殘中分散開來仍繼續生活，工作。

日本革命作家平田喜六的小說禁錮的大地描寫日本鄉村現在駭人的貧乏。在那邊人的心並不放在娛樂上！我們絕不要看輕資本主義文學的煽動和勸誘的任務，牠盡了牠一切的力量來毒害人類的精神，燃



起人們的獸性，鼓動新的戰爭，叮嚀你敵視世上最卓越的人們。

這是這種文學很少真正的樂觀。

實在的，資本主義是在渴求着失去已久的一個健康人的氣魄。但是他們所得到的是一隻野獸的「氣魄」。這兒是一幅這種「氣魄」的典型的肖像。

「他滿腔都是對人類的憎恨和輕蔑。人類可鄙視的情景，對他是享樂。他是一位破壞者，一位仇敵，一位難以想像出來的反社會的人。他擱每一個人的臉，而同時又因為自己是唯一擱人的人而感到驕傲。他以為這是公平的。他誰也不須要，又因為誰也不須要他而感到自得。他堅持着，一個人必須要如此。他輕視一切的人，但除了他自己。」

你也許要想這是一位革命藝術家所畫的肖像，他極力要描畫法西斯主義的解體與沒落？不是的，這就是法西斯蒂作家，漢·法拉達描寫他理想英雄的手筆。他表現的不是人，而是一隻獸，他把無恥的卑惡當作人類情感，把最下作的殘酷看作勇敢（參看小說我們也有一個孩子。）

愛倫堡，這位美國前一世紀的出色的作家，在他一本小說中，講到資本主義說，「地球上從來沒有過這麼可憎的東西：傲慢無禮，到處劫掠，最討厭，長着一隻牛的肝膽，帶着一隻孔雀的頭腦和心靈。」

正如一隻豬獃永不把豬鼻朝向太陽似的，資本主義也永遠恢復不了真正的人類的力量和高貴的堅

毅性。

## 文學與革命

資本主義的作家，絕望地在追尋一種力，而投身於革命的作家，找牠並不感到什麼困難。到樂觀主義的路，是和革命並肩而行。不管命運怎樣把藝術家擺在難以相信的困難環境中，一旦他走上革命的路，他就變成一位樂觀的詩人，一位英勇的藝術家。就是因這緣故，最前進的人都傾向於蘇聯。紀德最近登載在新法蘭西雜誌的日記，是參透了蘇聯的思想。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記上記載着，在蘇聯一切的勞工都享受着閒暇和休息，而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則這是『少數人的特權』。

同時這位藝術家咒罵他周圍的世界：

『我忘記歡樂已很久了。我的腦筋中充滿了殘酷的動搖。歡樂，即使是最簡單的快樂也只有很少數人才有。嘆息和對別人的憎恨，窒息了天地的和諧。雖然我對自己說我是無力去援助他們，但是這並不能阻止我不聽到他們。』

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八號寫了這幾行沈痛的話後，在二十七號紀德又寫着：

『我不是很久以來，不自知地，享受着別人的貧困嗎？別人患着貧乏，而我能一點也不感覺到嗎？我厭煩

透了那些蒙蔽我的特權，那些讓我漠不關心的特權。我要拋棄掉我這能快樂的命運。」

但是在艱苦的動搖期間，紀德並沒有越過那界線，在界線那邊希望終結，而絕望開始了。因為紀德的信仰受蘇聯勞動者偉大的榜樣所支持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有勝利在咆哮着：

「十月的榜樣，使各民族都覺醒了，把牠們從墮落的境地中救了出來，而那境地是資本主義的壓迫強迫他們去的。蘇聯所發出來的戰鼓，復活了一切的希望；但是假若牠不是那樣多的心靈的呼號的回聲；不是那樣多悶着在呻吟的回答；不是給那些因破產事實而嚇壞了的人的回答，則牠將永沒有反響。」

是的，偉大的作家紀德是不錯的。在世界的各角落，蘇聯是最好人羣中最好人的支撐與希望。實在的，在世界的一切角落裏。

現在在我面前有一本書。開始封面上有一把斧頭和鐮刀，結末的最後幾行有一個五角大星。實在的，牠到莫斯科的路程是非常遠的。這書出現於一個國家，那國家的名字，在大部分人看來都是沒什麼意義的。伊圭達 Equado 一個南美洲的小共和國，在地圖上是不大容易找到的，是作家喬治愛卡乍的祖國。即使在那邊，在世界的盡頭，隔團結起來的勞動者不知有多遠，一點創造的火燃燒起來了，雄壯熱烈的藝術家出現了，他是深深浸淫着真正的信仰和不撓的力。華西盤勾是他小說的名字，看完牠沒有不受絕大的感動的。有幾頁能使你的心冰冷，那些情景使人對伊圭達的真正主人，那些印地安人發生絕大的同情，他們是被役使

成可憐的畏縮的奴隸了。

愛卡乍描寫着建築一條公路，橫過幾千萬水蛭毒蛇擾攘着的泥沼。印地安人都病了；下面就是他們怎樣被『醫好』的：

『婁綴克支用皮罩起病人，毛向裏，用枝條繞着頸和腰綁起來，於是吩咐他們站成一個圈。他整好手腕上的皮鞭，用一隻眼，警視那哆唆着的圈子，於是忽然用皮鞭他們，皮鞭彷彿他的手的延長，逼着他的病人，不絕地兜着圈子跑……彎着的膝蓋直哆唆，濺在爛泥中的脚哆唆着……哆唆的手無力地動着想遮攔那鞭打……最後他們倒在泥潭中，筋疲力盡，沒有一點聲音，口裏是白沫，因疲勞和發燒而倒下了。』

泥沼把人都吞吃了。沒有一點憐悞。不斷地他們被趕到死路。作者描寫掉在泥沼裏的印地安人被『援救』的情形：

『被溺的人呼喊著，伸起手來彷彿要抓那大霧似的。那套繩在空中作了一個結；當頭癱瘓地作最後一次的掙扎時，繩子中了牠的目標……站在路上的印地安人仍繼續着拉那套繩……最後他們拖出一塊肉來，被爛泥濕透了，帶着還沒有完結的一息生氣。一灘不像樣的爛漿，放在大家的脚下。』

咬緊了牙齒，沒有一點歇斯底里，沒有一聲呼喊，但是帶着極大的冷冰冰的憤恨，愛卡乍描寫那些『文明的殖民官』所施於印地安人的，准以置信的酷刑和痛苦。

印地安人都在挨着餓，因為給他們肉吃，是被看作危險的事，不然他們嚐過一次會再要的。他們給他蔗作的白蘭地酒喝，裏面滲着麻醉劑犯了最小的罪，要鞭打到死。

每一個人的眼，都受同一物理法則的支配。但是一個人可以看同一事物，發現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人的階級性，引導他的視線。與革命相聯的藝術家，有着最遠見的眼睛，他可以從最高的頂點俯視世界。

前英皇陛下的首相，麥唐納，他的文化程度，也許高過愛卡乍。有一次麥唐納首相到印度去，到那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去，那邊國土的真正主人——印度人——並不比着他們在伊圭達的弟兄們的地位好多少。但是麥唐納「沒有注意到」愛卡乍所看到的事。麥唐納的結論是這樣的：印度是天國，只要稍微裝點一下就成了。但是讓我們聽聽麥唐納他自己的言論，以及他怎樣描敘一位英國的軍官：

「他頭戴一頂莊嚴的盔，手裏拿着雄糾糾的棍子，頭高高地挺着，大踏步地走——外表和行止看來都像一位超人——……他是最近於一種理想的軍人，這種標準的體魄，只有天堂上才有。」（印度的復興第三十六頁）

不要以為這有這譏諷的意思，半點這種影兒也沒有。麥唐納很嚴肅的誇獎這些白種的殖民人員，並且拚命地替這種論旨辯護：「我們並非以刺刀統治印度，而是以我們的威望。」（第三十三頁）

像愛卡乍一般的藝術家都在揚露這些騙人的傳說，他們揭示出殖民地上赤裸裸的生活，而不是那種

粉飾了的事物。

這許多駭人的情景是儘足夠使人動搖幻滅的。但革命，給愛卡乍許多力量和援助。他表現出被踐踏的印度人的意識的發展以及他們對他們的主人的反抗。在一九三五，五月一號的 *Mouj Mehto* 報上，沙麥留 (*Baudosa Melio*) 論愛卡乍的小說，說得很正確：

『蘇聯的勝利的建設，法西主義血紅陰沈的步子所引起的恐怖，這些資本主義體系崩潰的明證，掃清了社會上的視野，喚醒勞動羣衆去爲革命的最迅速的勝利而奮鬥。在羣衆心中必勝的思想是成熟了，但還在飢餓的鞭策下，漸成衰弱。這種繞着我們的緊張，窒息的空氣，是加速了革命文學的發展的。』

在這種最困難的情形下工作着的革命藝術家們，受蘇聯的偉大榜樣的啓示，創造出許多深信未來，深信現在的作品。

我以布利東的戲劇，開始了我這篇論文；那篇戲劇是講些最駭人的恐怖——那對生和未來的恐懼。所以我想也用一篇戲劇來結束這篇論文——這本劇本是西班牙著名的作家山德 (*Ramon J. Sender*) 所寫的秘密。

山德在馬德里生活着，工作着。他參加了，並且繼續參加着西班牙勞動者的鬥爭。他親眼看到奮起鬥爭的工人被槍斃，被暗殺。西班牙的作家們，山德的朋友們都親受過反革命的爪牙的害的，有些作了犧牲，例如，

沙法爾被一位白俄軍官所暗殺。

山德的戲劇秘密的薄本的稿本，是充滿了力能，和勇氣。這位藝術家選了一個可怕的主題——一個被捕的工人，在秘密警查室中所受的拷刑。被監禁的工人五天沒喝一滴水，而滿滿一瓶水却放在桌上，在太陽光下閃爍着。司令把水倒在一個杯子裏，撥過去，那彷彿是一種酸性的東西，直沁進被捕工人的焦燥的喉嚨。

「印刷局在哪裏？」

「水！」

「假若你說，你就有水。」

「我說……無論你要我說什麼水！」

「先講。在這地方我們是不能先支付的。」

「不行。不行。」

「那麼你自討渴死呢？還是要一粒子彈。我給你幾分鐘考慮一下。在還來得急的時候，先想一想吧。」

以洗練的技巧，山德把兩種意志對立起來，互相抗拒——力對力，堅毅對堅毅，武裝的對一個解除武裝的，武裝的對着一個準備叛亂的。於是他們把這被捕的工人和一位半瘋了的人同住，在他的小屋裏一具屍體在腐爛着。但是他仍是沈默着。他是無可動搖的。他彷彿大理石彫成的。他把他的秘密帶進墳墓，而在窗外

罷工開始了他——死者——勝利了他——受苦刑的，比拷打他的還要強——他因苦刑而殉難——表示了他的偉大的知的優越。

實在的，已失的樂觀，和資本主義文學喪掉的高貴的勇敢，已被追回了。在西方和東方的革命文學中，對生的真正歡樂，和事實中的偉大的真理，都開起花來了。這些品性已鄙棄了資本主義的作家，他們的小說已變成薄弱，他們的想像不是蒼白就是血污，而他們的藝術也是在死亡，腐朽。

法國的作家卡叟 (Casson) 最近說——『爲着忠實於人類文化，我們決定和革命共生死，』  
全世界的革命文學，以青春的雄壯的美麗的力，撞進生活裏來，並且在幫助着勞動者們，替全人類，爭取一個快樂的未來。

本文譯自一九三五年的國際文學第九期，這篇論文指明了所謂「世紀末的精神」，人類的憂鬱都不過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景况，不過是少數臨死者的呻吟，與大多數人是不相干的。市民們的樂觀，已成過去的了。帶着熱烈的生之慾求而出現的，又是另一批人了！

細想起來，那原也是可憐的事。

譯者



# 埃及風雲

何茵

時，一九三五年末

地，埃及，開羅城中某街某酒食咖啡店。

人，青年A

青年B

青年C——B之弟

女郎——B之妹

土商

小土商

英人A

英人B

待役一二人

示威的男女羣衆十餘人

埃及警士七八人

英警若干

景。近街的一家純粹熱帶風味的酒食咖啡店，店中略置桌椅，台後

是玻璃窗店面，但也披上了漂亮的簾幕，從玻璃窗中可以看到

街面。台正壁的左方，有一出入的自動彈簧門，右壁有門通內，

待役從此出入。

幕開，兩埃及年青坐在那兒，桌上擺着些盛了飲料的瓶，杯等。一

在看報一無事可做，在微微的唱歌。

青年A（抱膝而歌）

我們生長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天天在過着離關。

我們飲在暴風雨的海心，划着一隻待沉的危船。

盧該特（註一）、斯泰客（註二）帝國主義者，

奈辛政府（註三）他們的小兒郎——

離散了我們的兒女，

擄去了我們的穀糧；

佔領了我們的田地，

強奪了我們的牛羊；

對於這般走狗「埃奸」——

還有什麼希求和指望？

我們只有自己拿起刀槍，

朝着帝國主義砍，

向着帝國主義放；

殺盡走狗洋奴，

奪回我們的自由和地方，

同志們，前進！前進！

抵抗！抵抗！

（唱得有點興奮，飲了一口）

青年 B，（把報紙翻來覆去的冷笑一聲）一點消息也沒有。

青年 A（舒了一口氣）沒有？當然沒有？新聞完全給他們

封鎖了，這種事情他們當然是不讓登載的。

青年 B 他媽的，真混蛋，昨天的事件，不是又沒有方法傳出

開羅城嗎？

青年 A 那，也很難講，報紙上雖然禁止登載，可是他們不能

禁止人嘴里不說呀，俗語說得好：「有口皆碑，」一傳十，

十傳百，不上五天，包你全國人都知道了。也許全世界都

會知道了呢。

青年 B 也該讓全世界的人們知道知道，弱小民族不是永

遠願做奴隸的。

青年 A 你沒有聽見嗎，上次有一位同志的演講？他說，現在

是我們弱小民族總動員來和帝國主義鬥爭的時期。你

瞧：印度，敘利亞，朝鮮，中國，阿比西尼亞，他們的民衆都在

轟轟烈烈的幹着偉大的民族解放革命運動呢！

青年 B 說到阿比西尼亞真教人佩服，他們真的幹了起來，

青年A 一個國家的革命，常常可以刺戟另一個國家的革命情緒的，阿比西尼亞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

（正說在此處忽聽得有人來）

青年B （以食指放在嘴唇當中）噤！

（互相會意假做看報。）

（青年C及女郎像熱戀的情侶樣的推門入，女郎拿着一包東西。）

一包東西。）

女郎 哥哥！

青年B （回頭）是你們？

青年A 好，你倆裝得很像樣！

青年C 凱爾教我們來的。

青年A （輕聲）是不是教你們送東西來？

女郎 （把包放在桌上）是的，這兒有五百張，凱爾說，請

你們倆在這兒呆着，等到我們的大隊經過這兒，你們就

得把這拿出去用。

青年B 是了，你們已經預備好了嗎？

青年C 已經預備好了。

女郎 各學校各團體都已經聯絡得好好的，決定在一點

半鐘出發。

青年C 哥哥，你們在這兒等着就是了，我們什麼時候打這

兒過，我就什麼時候來叫你們。

女郎 幹嗎要叫呢，聽見我們大隊的聲音，自然會出來的。

（有人聲近）

青年B 對了——好吧，你們趕快去吧。

青年C 不，我要喝口水再走，跑得嘴渴死了。（拿起杯子倒

了杯水喝。）姐姐你喝嗎？

女郎 好了，好了，你幹快喝罷，我們得幹快回去呢！

（青年C倒之又倒。）

（某土商和一個英國紳士上，那位土商，是位大塊頭，顯

然有些洋派。）

土商 哈哈！

英人A 哈哈！（拍着土商的臂膀。）

（青年C 食畢與女郎下）

土商 哈哈！

英人A 哈哈！

（一個小土商跟隨入場）

（侍役某自內出殷勤招待）

（他們倆坐下，隨便要些食料飲料）

土商 （斜眼視之，對小土商說）你還跟着幹嗎？

小土商 （吞吞吐吐的）我，我還求您，您再多寬限幾天？

土商 （板着面孔）還寬限幾天？寬限到什麼程度？我已

經寬限你一個星期了，你還要寬限？人心不知足！你說，你

說，你要寬限到什麼程度？你說那怕你說，你不預備還我

的債了，都可以，

小土商 （很難為情的）不，不是這麼說，我實在有許多說

不出口的難處！

土商 難處？誰不有難處？難道說你有難處，我就能不顧我

自己？你有難處，回頭他也有難處，結果我放出去的這些

錢不是一個也要不回了？話呢不是這麼說，我也知道這

年頭兒困難，是誰也有的，小有小難，大也有大難，誰都過

不了！這幾年來，年成不好，又鬧不景氣，不像往年，我還能

做十來萬塊錢的生意，你這千把塊錢，不算什麼，但是現

在，你問問這位洋先生，他是我的老主顧，現在我們連七

八萬塊錢的買賣都談不成！

小土商 （愁眉苦臉，欲說又止）……

土商 好罷，現在這樣子：一言為定！我也不就攔你的功夫，

你呢也不要就攔我談生意，我現在再寬限你一天，八天

還清好吧？——回頭省得人家說我壓迫你們好了，再會

罷！（小土商在逐客令下踉蹌而退）

土商 對不起，對不起！（抱歉的樣子）我們飲一杯吧！

（兩人對飲）

土商 我看就是這樣吧：我呢，是個爽直的人，什麼多不會

兜彎繞圈兒，我想，就那個數兒……

英人A （飲着）那麼，就是九萬五？

士商 (笑着臉) 加一個數兒吧, 我的意思是說九萬六!

英人 A (搖頭) 現在, 不比從前了, 九萬五, 這是最高限度!

士商 (順和地) 好好好, 就是, 就是。我們老交易, 那一點

兒小數目也不必計較了——那麼, 什麼時候簽字?

英人 A 我想, 今天就簽吧!

士商 今天馬上?

英人 A 馬上。(從裏口袋內掏出一張已經預備好的紙來

) 這還不是老手術嗎?

士商 好好好!

(他倆簽了字, 交換契約與支票)

(又互相飲了一杯)

士商 (邊飲邊說) 唉! 一年不趕一年! 生意做得真沒有

什麼意思了! 經濟恐慌鬧了這麼好幾年, 人家說好轉好

轉的, 可是一直到現在一點兒也沒有轉過來!

英人 A 哎, 不是那麼說, 一個人做事不可抱悲觀。我們大英

帝國的人從來就不會悲觀, 你們應該跟我們學學, 英國

這許多年來能够在世界上佔首屈一指的地位, 就靠英國人的樂觀主義!

士商 是是是! 可是也很難。三句不離本行, 我們還拿棉花生意來說吧: 現在日本人的棉花生意也做得很利害, 就是英國人把我們埃及的棉花原料買了去, 再製造了出來向市場上推銷, 有時候也敵不過他們。

英人 A 這也用不着就心, 如果埃及政府實實在在的和英國政府合作到底不怕日本貨有多大的本領, 總有抵制的方法: 第一, 你要曉得埃及的棉紗, 憑質地上講, 也要佔到世界第四位, 日本紗比不上。第二如果我們澈底加高關稅, 使進口貨價錢昂貴, 他有什麼辦法?

士商 有理有理! 一切辦法都要看英國政府和埃及政府更澈底的合作, 說良心話, 這十幾年來, 英國政府對於埃及及政府的幫助實在出力不小, 可以說, 沒有英國, 埃及的政治不會有這樣的進步。

英人 A 這話就對了, 也並不是我們英國人要替自己政府

吹牛；實在說來，我們英國人也是有出一分利要還一分息底的觀念的，不過做事情也確都把良心放在正當中。譬如就拿埃及來說，英國政府從沒有對不住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的地方，我不懂，埃及人現在居然還有一份不安份的，要求這樣要求那樣地搗亂……

（青年B看一看手錶）

土商 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至少埃及政府和紳商官員都相信英國政府的友善。搗亂的也只有少數反動份子，

（英人B英駐埃官吏上）

英人B 嘿囉，高談闊論說些什麼呀？

（倆人站起來迎接他）

英人A 哦！沒有什麼，我們閑談閑談！

英人B （跟他們一一握手，正在跟英人A握着時，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哦，我倒忘了，你們的買賣談成了嗎？

倆人 正好，剛才談成。

英人B 哎呀，那真要恭喜恭喜！（三人大笑起來）

英人B （對英人A）那麼，你打算幾時回國？

英人A 還沒有一定，因為還有幾處生意沒有談妥，談妥了之後，我還得把貨物運到利物浦，事情辦妥之後也許要回倫敦一趟。

英人B 啊，那真好極了，我正要想請你帶點東西回去，讓我算算看，三年五年，哎，我有八年沒回倫敦了！

土商 可是這八年來，開羅的市政在你老哥幫助之下可大大的進步了！哈哈！

（兩個英國人的笑起來）

英人B 嗨，有個消息，你聽見沒有？昨天的那把戲，今天靠不住還有呢！

英人A 今天又要示威遊行？

英人B 我看情形也有點像。學生們還在罷着課，他們還要鼓動罷市罷工，剛才我打一個學校門口經過看見里面鬧轟轟的，說不定他們就要鬧出來！

英人A 這些傢伙，天天這樣胡鬧，會有什麼結果？難道他們

還打算把英國人攆出埃及嗎？老實說：埃及的獨立，要是沒有英國，她就不能存在。

英人 B 聽說他們這次還要求什麼民族自立，打倒現在的政府呢！（對土商）是不是？

土商 這全是些小孩子的玩藝兒，那般大學生中學生，都是些年青的小伙計，受了點新思想，吃飽飯沒事做，就這麼鬧起來了，我看，對於這件事，埃及政府一定有妥當的處置辦法。

英人 B 就是英國政府也得有個處置的辦法才對。

英人 A 以我看來，埃及政府對政治糾紛的處置，還顯得幼稚，就因為這個原故，她還不能失掉英國的保護。老實說，埃及如果有一天脫離了英國的扶持，也許就會變成法國或意大利的殖民地呢！

土商（老臉皮厚的奉承）埃及在英國的幫助之下，着實也進步了不少，從前，那里有這些工廠洋房，和學校別的不說，我是個商業家，我只曉得，如果沒有大英帝國，

我的棉花就找不着主顧！哈哈！

英人 B（也笑）對呀，就是這個道理，你瞧，亞洲的中國，她不號稱是一個獨立國嗎？可是她有什麼真正的自由？現在弄得日本……

土商 是的呀，大英帝國，對於我們埃及，就好像父母愛護兒子一樣，有了他，別的國家，誰都不敢碰呢！

英人 A B 對啦，對啦！

（青年們實在忍不住了）

青年 A（拍桌）好不要臉的東西！

土商（冷笑）你瞧，青年人又在發火了！

青年 A（走過去）你別這麼自持老成，什麼青年老年的，你自己在這里做走狗，做奴隸，還自鳴得意。

（年青 B 也走了過去）

土商（慢條斯理地）青年人，放文明一點，你瞧你這付嘴臉，就像要吃人似的。

青年 A 放文明一點？不錯，在大英帝國的紳士和走狗面前，

要表示恭敬，是不是好不要臉的東西！你自己做走狗，還要別人當奴隸！

土商（站了起來）我告訴你，你不要這麼橫蠻不講理，

我化錢在這兒取樂，你沒有權利來干涉我！

青年A 講理？跟你這種人講理？如果你要高興講理的話，我倒要問問你，憑什麼理由埃及人要奴從英國？爲什麼埃及不能自由獨立！

土商 好漂亮！現在青年人專愛說漂亮話，革命革命，革來革去革什麼玩意兒！

青年A 埃及青年，埃及的人民大眾，爲着要反對帝國主義，爲着要反對御用的不抵抗的政府，當然要革命！

土商（噁着了，只是）你，你，你！

青年A 當然囉，你因爲要賣掉那幾萬塊錢的棉花所以才要向英國人磕頭！你可知進，我們的土地，我們的金錢，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自由，我們小百姓的身家性命統統都踏在英國帝國主義的跌蹄下！你可以不要自由，但是小

百姓却非要自由不可了！你可以不要抵抗，但是我們却非要抵抗不可了！

英人B 你說什麼？你敢在大英帝國的紳士面前，這樣大膽放肆！我告訴你，你剛才說的都是反動的言論，轟不住你們倆就是反動份子！

青年A（上前一步）反動份子？我罵罵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就是反動份子？

土商 我現在警告你，你再說一句話，我請你警察局見！（待役二人聞吵罵聲出）

青年A 好不要臉的東西！你們有錢有勢，有大英帝國做乾老子，警察局就是你們壓迫民衆的工具，我們有什麼資格在那兒跟你講理！

青年B（向A）你跟他這麼吵有什麼意思！

青年A 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要出出這口氣！

英人B 我向你們講明白，現在限你們倆在半分鐘之內離開此地！



青年A 放屁！這是埃及人的地方，埃及人有自由在這兒信留，你沒有資格說一句話！

英人B 埃及人的地方？你要知道，英國人也有管理的自由！

（青年A一個耳光打了上去）

（兩個人撕打起來）

（待役上去勸架）

（青年B拉開了青年A待役勸開了英國人）

英人B 你好，你不跑，（退場）

青年A 看你怎麼我！

青年B 你就是這麼過火？

（忽一女子披髮散衣，跑步入而，等她抬起頭來時，人們才認淺她是青年B之妹。）

（她一把抱着青年B，哭起來。）

青年B 什麼事，妹妹？

女郎 弟弟，弟弟完了！

青年B 弟弟，弟弟怎麼？你快說呀！

女郎（哭着說）我們大隊是決定兩點鐘出發的，可是在一點半鐘的時候，學校就給軍警包圍了。我們大家都爬牆出來，但到兩點半鐘才得隊伍集合起來，走到前面大街上，本國的軍警和英國的軍警，馬隊，駱駝，阻攔了我們，我們當然不能後退，我們幾個人一排，手攏手的排在一起前進，前面刺刀對着我們，我們不怕，自來水向我們澆，我們也不怕，後來他們居然向我們開槍了！弟弟是在前面拿旗子的，我看見他和旗子一齊倒了。人家把旗子救了起來，但是弟弟是睡在血里了。我和幾個同學跑向前去，想把弟弟搶回來，當時就來了許多警察，把我們亂打一頓，我們只得跑了，他們追着我們，我們只得跑散了，我一直跑到這兒……

我——

士商（冷笑）哈哈，孩子們，自由不自由了，革命不革命了？受什麼罪！

青年B 他媽的，在這種時候還有這種狼心狗肺的人在說俏皮話！

青年B 他媽的，在這種時候還有這種狼心狗肺的人在說俏皮話！

俏皮話！

女郎（拉着他哥哥）哥哥，你還呆在這兒幹什麼，你還

不去救救他，他也許有活的希望呢。

（忽聞歌聲，喧嘩聲，口號聲。）

打倒帝國主義！

埃及獨立萬歲！

人民大眾聯合起來！

弱小民族聯合起來！

打倒「埃奸」！

（忽又開槍聲一排，繼又數響）

（青年A、B及女郎正欲走，忽有男女示威青年十餘人

狼狽逃入。）

（七八埃及警士追趕而至。）

（遇着示威者就打，有的用皮帶抽，有的以木棍打）

（一警士忽發現女郎）

警士A（喊了起來）喂，那個最會搗亂的女的在這兒，在這兒！

警士B 不錯，不錯，就是她！

（狼似的A、B、C三個警察捉住了她，A拉着她的左臂，

B拉着她的右臂，C以皮帶亂抽。）

（其餘的示威男女亦與警士混戰）

（一片慘聲，不堪入耳。）

（妹妹聲尤高尤慘）

（青年忍不住了搶前抱住警C）

青年O 你們是不是埃及人，爲什麼這樣狼心毒打自己的

同胞！

警士C（掙扎着）我們管不了這些，我們只曉得拿誰的

錢就做誰的事，我們拿政府的錢，當然要服從政府的命

令！

青年O（鬆了他，拍拍他，客氣地）老鄉，你曉得埃及政府

那來的錢？

警士O 拿，拿，（不好說出口似的）是老……

青年O（搶着說一對啦，埃及政府拿着我的，你的，我們全

國老百姓的血汗錢！

青年 A (插入) 而且他們拿我們的錢，塞自己的腰包，向

帝國主義討好，壓迫我們勞苦老百姓：

警士 A 朋友，話雖這麼說，可是我們不替他們做事就沒有

飯吃！

青年 O 朋友們，你們的苦處，我們也都知道，可是你們也該

想一想，埃及人民爲什麼要起來示威遊行示威的口號

和宣言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訴你們是爲的反抗英帝國

主義和他們御用的走狗政府嗎？你們不想看，我們的埃

及，我們的父母這幾年來，受了多少的被壓迫的苦痛，

我們的土地，金錢，我們的一切的一切都給他們強佔去

了，就是你們做警察的也不見得不受到這種痛苦，只消

你們想一想，就會知道我的話沒有錯了！我們爲什麼不

起去打倒他們，去奪的我們的自由呢？你們是埃及人，我

們也是埃及人，我們爭自由，也就是爲你們，爲我們，爲大

家爭自由，我希望，從今天以後，我們同胞不要槍殺同胞，

應該一致聯合起來，就是警士同胞也應該和我們聯合

一起，我們一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英人 B 與英警數人上)

青年 B (沒有在意) 我們現在應該一起衝出去，參加遊

行示威的隊伍中去，再接再勵的示威！

羣衆 出去！

(忽搶聲一響，青年 B 被英警擊倒。)

(羣衆大怒，B 妹及青年 A 忙上去扶 B，他已經奄奄一

息了。)

女郎 哥哥，哥哥，(摸着他身上的血，怕自己的手也染紅

了。)

青年 B (呻吟)……

女郎 (哭泣) 哥哥，你答應我一聲呀，只要你答應我一

聲！

(英警走前驅散他們，羣衆怒目而視，不動。)

(女郎大哭「哥哥哥哥」)

青年 B (掙扎着說) 妹妹妹妹, 你記好, 你記好, 三年前, 你

的父母是死在誰的手裏; 今天, 現在, 你的一個弟弟和哥

哥又死在誰的手裏……

女 郎 哥哥, 我記得, 我永久記得, 是死在帝國主義的手裏。

(哭)

青年 B (一隻手垂了下來)……

女 郎 哥哥, 哥哥, 你答應我呀, 你答應我呀……

青年 A (站在椅上) 朋友們, 現在是你們親眼看見的事

實, 外國人又在屠殺我們的同胞了, 你們還不反抗!

女 郎 是的, 我們要反抗!

(某英警欲以槍擊青年 A, 被一眼快手靈的示威者一

腳踢落手槍, 英警士與之糾打一團, 其餘英警拔鎗同羣

衆亂放, 埃警忍無可忍, 亦拔槍同英警英人射擊, 英警英

人相繼而倒者數人, 埃警及示威羣衆亦倒了三兩個。)

(土商及英人 A 欲逃, 被青年 A 一把抓着。)

青年 A 王八奸細, 你也想逃命了, 走! (把土商摔倒在地)

現在, 是時候了, 同胞們, 我們幹快衝出去!

羣 衆 衝出去! (他們衝出酒店, 光線放明, 槍聲, 口號聲, 歌

聲, 怒吼聲中幕閉。)

完

註一 盧該特 (Sir Reginald Vingeat) 一九一六—

一八年英國駐埃及高級官吏。

註二 斯泰客 (Sir Fee Staep)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被刺

于開羅城中之英國駐埃及總司令兼蘇丹總督。

註三 奈辛 (Nessin) 政府現英國御用之埃及的政府。

陸從道編

# 巴比塞選集

全書一冊

實價二角

羣衆雜誌公司發行

# 不要嘲笑高麗人

陳子展

編者先生：

「文學大眾」的創刊號，同時就是九一八五週年紀念特輯，內容豐富，生氣潑刺。不勝欣佩。尤其是郭沫若先生的「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說是「我們不要讓老頭子來領導青年，要讓青年來領導老頭子，這是青年所應有的使命。」不但要叫驕橫的老頭子吃驚，而且他替被壓抑的青年朋友吐了一口大氣。

在這新出的雜誌裏，有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就是在一九五頁有一道：「望每一個不願做高麗人的獻出各自的真誠的禮物來，我們的民族就得救了。」我以為不要嘲笑高麗人，高麗亡國雖說高麗人自己要負責，可是只能歸罪賣國的

政府當局，不能泛指高麗人，好像歸罪高麗人民；自然，我們應該知道高麗人民也當担負不能監督政府之責。或者有人說，「東北事件」的起因，由於「萬寶山案」，韓人爲虎作倀，實在可惡。至今他們還幫助××帝國主義走私販毒，橫行平津一帶，比××人還壞。其實「東北事件」以及走私販毒的勾當，沒有韓人爲虎作倀，這隻老虎也還是一這要咬人的。假如這隻老虎定要有很做嚮導才咬人，難道漢奸賣國賊還少了麼？何況甘心做亡國奴，甘心替主子做走狗的高麗人恐怕不多！

我們總不該忘記：高麗原是我們中國的屬國，我們不能保護他的領土完整，一個自稱大國的國家，不能保護一個屬

「一舉兩得」的小國，小國亡了，大國又何嘗有面子？同時因為兩國接壤的關係，小國不保，大國也失了屏藩。這就是一個「東北事件」的由來。難道我們還好嘲笑高麗人麼？

還有，高麗人的復國運動至今不歇，可見韓國未嘗無人，韓國的前途大有希望。只要我們自己掙氣的話，他們未必不會做我們的伙伴，在同一戰線上努力。我們怎麼可以嘲笑高麗人？

### 當前文學運動的兩個口號

國防文學與文字

國防文學與戲劇

奔流（小說）

女人的故事

漁村慘史

書

東北是我們的（詩）

新文字班上（報告文學）

傳令兵張榮生

我們目前的命運正和三十年前高麗人的命運相似，而且我們的敵人，裏裏外外，不知多少，敵人的勢力不知多大，我們要努力的地方太多，自顧不暇，那有工夫嘲笑高麗人！

自然，說那句話的那位先生，或許不是有意嘲笑高麗人，說不定還是同情高麗人，並引為自己警惕，不過意思沒有十分別清，究竟是一個毛病，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寫上這一封信了。敬請撰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陳子展手啓。

本社

李樸

胡丹

碧野

歐陽海

日本·片岡鐵兵作

高爾基作

英英

蘇林

魏伯

今日文學出版：羣衆雜誌公司代售

# 一個恐怖時代的回憶

東揚

記得這是在大家剛考進高中，開學後頭一次在膳堂裏吃中飯的時候，在我們的桌上，曾有一個吃着自備的素菜的同學，有人對他問着：

「你吃素嗎？」

「我胃病。」他是用遲疑的眼光答着。

「胃病爲什麼吃花生呢？」

於是大家都笑了。

這便是陳達。

陳達確是吃素的。還據說是進行他父親以前對佛發願的緣故。但他是很怕被人家說他迷信的，所以就是這麼的捏

他的身材是不大的。臉上正有不少的一粒一粒的，那種被人認爲是青春成熟期唯一的表現的東西。但有些不相稱的，他的臉是枯黃的，他的那對眼睛是無神而有點大，有時看來是可怕的。但這又總被他的和肅待人的姿態所遮掩，大家都不覺得他的眼的可怕，而和他接近。

他是讀文科的。後來新進的社會科學的書，也得到他的愛好，使他每天拚命的看。真理像明燈一樣在他前面照耀，使他熱烈的去追求。後來他「素」也不吃了，和大家一道，也吃起肉來。

一年是過去了，我們的學校因某種的關係，也從一個市鎮上搬到城裏去了。——記得那還是春天，援助印韓獨立的

運動突然瀰漫到我們那裏於是大家也羣起響應在禮拜六的下午大家就出發宣傳激於正義心那時歐勇持着隊旗的便是陳達。

但稍和往日有點異樣的是城裏突然緊張起來在宣傳隊回校時沿途便陷入戒備的狀態兵營的門口也特別加崗。在回校後我正背着包袱要離城回家時出入城門口的行人便一律要受檢查了。

第二天，下着微雨，滿天都是陰沉沉的，爲要回到學校裏去，我正搭汽船到埠頭去。正要下船時，迎面駛來的一隻汽船「啾啾」的，不瞬間也就靠岸了，一位從船裏跳上來的我的同學，早已看到我，迎面便對我說着：

「你曉得吧，陳達早早在城裏被捕了。今天又是他持旗的。據說是被發現反政府的標語，但還是冤枉；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種標語。情形看來是很嚴重的。」

於是我楞住了。心裏不禁爲陳達擔憂，在水途上，我還不住的想着陳達被捕的事。

接着，一天過去了，第二天又過去了，外間便有許多謠傳。有的人是說陳達被打了，說不定還要再抓人。可是真的，第三天旅部就派隊來包圍了我們的學校。在假裝說是要召集全體學生訓話的情勢下，有一批人便當場被帶去了，整個學校便弄得更恐慌。

後來，又有一個傳說，據說是因爲校長出言不慎，在一次旅長召集各校長的談話席上，曾有一句話觸犯了旅長，於是旅長怒了，暗記在心裏。現在便來洩憤——大抓我們校裏的學生。陳達的被捕，便是他小題大作的第一聲。

於是滿校更恐慌了。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外間又起了各種的傳說；整個學校簡直是被恐怖的毒菌，侵擾得幾乎要正式停課了，大部份的學生都不敢回來上課。

可是另一種恐怖又來了。在一個傍晚，校裏畢業班的一位同學，從家裏被抓去了。在第二天的中午，並不加審問便將槍斃了。



他家裏只有這個獨子，他的妻正有孕，父親在南洋，還預備畢業後給他進大學。可是他想不到他的孩子一命竟表在祖國的軍閥手裏。

有人說他的父親是上了五十多的年紀了，聽到這訊息，一定要哭死了。但這有什麼辦法呢？

校長簡直是要哭了。沒有辦法，只是搖頭，臉上毫無一點血色。

陳達呢？雖然還未見有什麼動靜，但我們每日爲他掛心。有人說他被打得很利害，連走都走不動了。他這回是沒有希望了。但我們還希望他能早點出來。

就在一個寧悶的一天，那正是響午，天默默的，風靜靜的，太陽用他帶有六月氣息的光，散射着大地，學校對面城牆上又在聚滿了人，一個一個又在陸續不斷地跑上雲而口裏喊着：

「快啊！快啊！——看鎗斃啊！」  
這我們是看慣了，我們覺得不妙，但心裏只是希望不是

陳達啊。

但希望終成泡影，一個自街上回來的說，那正是陳達啊！他看到陳達，兩手被綑綁着，口裏不住喊着撲滅暴力的口號。我們心跳了，我們的臉容變了，有的人不忍聽着陳達臨刑的軍號，回到房間去了。有的像被釘在門口，只是望着城牆發神。

城牆上突然靜寂圍在那上面的人，都鴛然屏息的，像冀待什麼。接着悲慘的軍號吹起了，軍號的聲音簡直是使人心顫手冷！

「啪，啪——啪。」  
鎗響了，陳達的命喪了。

但陳達的家呢？陳達的家當然是更凄零，更痛苦了。陳達還有一個年老的爸，年輕的妻，剛出世的孩子。他們都會哀哭，呼救于名顯之門，但一切都無望，陳達便這樣的死了。

一年，兩年過去了。又是三年，四年過去了。我還不時的記起陳達——在這落小民族還沒有抬頭的時候。

# 輪船上

時玳

到處流浪，整年整年的被熾烈的飢餓火燄燃燒着，艱苦的磨難不斷的襲來。無情的凄風苦雨，深深地在我重傷的身上打了烙印，長久漂泊的生涯里使我麻木，使我感到人生的無窮盡的痛苦，在生活的途徑上，再也不能使我發出積極的掙扎力量了，我流浪到這殖民地上來已經快一月了，這裏的慘酷的景象叫我怒憤暴跳。淺酷的帝國主義者把弱小民族狂肆的壓榨，刮削。被踐踏的奴隸們祇有忍氣吞聲的做馴服的牛馬。碼頭上，工廠裏，大街，到處都見到被榨取的奴隸們底血跡。每幅慘景觸到我的眼中都會激動我的已消沉下去的血氣！按捺不住的吼聲在喉頭衝跳！這世界！真理給強獸吞蝕了！他們——帝國主義者！搶去了我們的土地！那美麗的祖國

的土地啊！於今給豺狼做了主人，他們不容許中國的流浪者和知識份子在那里居留，短短的時間里他們也派了偵探來監視你，稍有不慎就會被囚禁或殺害！我們自己的土地自家却沒有居留的自由！我激怒，然而在一個早晨我被迫離開了這地方——祖國的土地我含着氣忿別離了牠！別離了在鐵蹄下掙扎着的朋友們！雖然我此刻離開了牠的黑手，總有一天我們掙斷奴隸的鎖鍊，把那些兇殘的禽獸們驅逐出我們的土地以外去！起來吧殖民地的奴隸們！

在我拿着滿洲國「出國證」登輪船的一刻，忿怒的火焰急激的在我胸中燃燒，我的心簡直要爆裂了！用冒火的眼看着那黃色的卡片——「出國證」這是花二十錢買來的

恥辱！但是奴隸們，想回到祖國去的奴隸們誰能不賣這「出國證」呢？這恥辱你不可忍受！可恨的強盜啊！搶去了我們豐美的土地，剝奪了我們的自由，吸收了我們的血汗，我恨不能把那個跟蹤我的XX憲兵丟到海里去！讓那些兇殘的禽獸們吞到魚肚裏去！

鑼聲響了，XX憲兵和掛滿洲國徽章的XX人開始查收「出國證」。甲板上的苦力們，被呵斥着，小心在意的把「出國證」交出，他們都用恐懼的眼色看着那些兇惡萬丈的XX憲兵。誰也沒有反抗，生活和時間已經把他們麻木了，恥辱和壓迫他們忍受慣了！

一刻鐘過去，那些XX憲兵上岸了！在汽笛的叫吼中，飄揚着太陽旗的「長城丸」離岸了！碼頭上的搬運工人枕臂的呻吟着。地排車載重汽車，運貨摩托車，不停的奔馳，我扶着甲板上的鐵欄杆，遠遠的望着那些流血汗的奴隸們，我渾身的血激動着。

船開出旅順口已是紅日東昇，飢餓的猛獸似的輪船，衝

着這勇的浪濤前進！濃烟在蔚藍的天上，劃一道蠢腫的線條，飄渺的在陽光下化爲烏有。旅順漸漸在視線里消逝了，遠的青山也消逝了。海燕追蹙着這急行的輪船，牠穿過烟縷，繞着船桅飛翔着，彷彿在監視甲板上的苦力們，牠要着透這羣在太陽旗下已被工作和飢餓乾枯了的奴隸們的心！

下午驟然下起大雨來，甲板上的苦力似騷動起來，大家抱着自己的行李和物件，集到艙口去要下艙，然而XX人不准他們下！

——要下艙每人一手錢！

雨越來越大，甲板上的布篷已經濕透向下滴水，苦力們給雨水淋着，徘徊在甲板上。終於他們忿怒了！大粒的雨點像敲他們的血管，他們握緊了拳頭，叫吼起來：

——打進艙里去！

——我們不能給雨淋死啊！

——不讓下艙就操他妹子！

苦力似從行李上，卸下他們的斧頭和錘子，瓦刀，他們一

齊擄到槍口，他們怒罵暴跳！××人嚇得悄沒聲的溜走了，大家含着勝利的微笑走下槍去，他們嘴里還嘟噥着：

——媽的！不給他厲害看是不成的！

那些兇氣逼人的××人再也不到這三等輪來巡視了，

苦力們整理着水濕了的行李，嘴里不斷的咒罵。

船傍到大沽日時，已經遙遙望見了無數的小帆船。慢慢

地看到了陸地看到了村莊，看到塘沽的洋房苦力的叫着：

——到家了，可是到了我們自家的地方了！

## 本刊介紹

「現世界」半月刊——是進步的提高大眾文化水準的雜誌

現世界社出版定價低廉

# 一張關於上海的影片

史沫特利  
金鑑譯

在上海的一條街上，一個胖小孩和一匹小狗散跑着。正是夏天，孩子穿了一個紅肚斗，剛好蓋着他的肚子。他一屁股是灰，在他肥胖的小腳蹠上，掛着一個小鈴鐺。那條小狗的頸子上也掛着一個小鈴鐺。這兩個小東西在一家花店門口散跑，從一個電線杆到一個電線杆地來回跑着。多麼可愛的小東西啊！小狗不大知道在什麼時候停下來，可是當牠知道牠的小伴侶不在旁邊時，牠便回過頭來看。那個孩子笑的聲音和鈴鐺聲一般好聽，站住了等牠，然後他們兩個又一起跑了。小狗每跳一次，耳朵拍打着。孩子呢，快樂地大笑着。小腳蹠和爪子在鋪道上輕輕拍打着，在整個亞洲沒有比這個再美麗的了。

宴會完畢後。這是一個很講究的宴會，客人都穿着夜禮服和短領的衣裳。現在先生們都到了俱樂部的酒吧間。一位先生向另一位先生說道：「喂，你昨晚做什麼？」講完了就霎了一眼。另一位先生也拼命要賣弄一下，可是只做出一個鬼樣子的囊眼。在屋角里有人用光滑的手拍着桌子，發出一句上等紳士和牧牛童常用的話來。這種詛咒是帶有亞細亞色彩的，常常講到一個人的母親、祖母和祖母的魂靈。

× × ×  
那位演講家在上海真呆夠了。以後他就到一家舞場去和一個極年青的舞女跳舞。因為他正在衰弱。他將跳着，一種轉來轉去的老式的華爾茨舞，他的眼睛閉着回想着逝

去許多的五月。年輕人坐在旁邊的桌子旁。後來舞女便跑到他們的桌子那邊。當他們談到他們的時候。就低低地淺笑着。

x x x x

早晨五點鐘。工廠汽笛聲又尖，又響，又長。灰色的街道上充滿了小孩子，夾雜着疲倦的女人和幾個男人。他們都去工作。或在一晚上的勞苦後回家。孩子們的手又小又軟，他們柔弱的星眼充滿了街道——盈滿着他們年齡之外的忍受與經驗啊！

x x x x

在外國旗幟的保護之下，在城市之夜的光輝中，站着一排排實身的少女和婦人，——兩三角錢一點鐘，五角或一塊一夜。許多不過十二或十四歲——還是未長成的孩子。旁邊站着老太婆，她們的東家或老鴉因為這些少女都是奴隸，許多是農婦或農女由災區賣來為奴者。現在她們為東家做生計。有時她們單獨和男人講價錢；有時老太婆代她們講。

一個過了十六個凄苦的夏天的纖細的女子，穿着灰布

旗袍夜夜孤零零地站着，沒有老太婆伴着她。她傍邊總是站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玩着掛在橡皮條上的木鳥。這個孩子也許是小妹妹或是「學生意」的奴隸。老一點的少女溫柔地看着她，總是看着他，頭都俯向那孩子。有人停下來講價錢，孩子就聽着。又有和別的站着等待的女人講價錢。常常一個女人在男人後邊追着，就好像一隻狗追着主人一般，她的眼睛看着地下。

兩個高大的工人搖擺着走下街來，一個老太婆催兩個少女，一個才十二歲呢。女人拉着工人的手臂。男人就粗暴地擺開她們，說「攔拉錯人了！」女人退下來，怪難為情的。老太婆又對她們講。她們又衝上去，拉着男人的手臂。她們又被擺開了，又粗暴又堅決地。

x x x x

一個黃包車夫，又破爛又畏縮，沒有看見交通信號就跑去，車夫在棒打下蹲伏着好像一隻畜牲，然後躬着頭跑過去

了。他們一隻眼睛瞎了。一隻腿有病。他的破褲子一片片拖下來，在他奔跑時上下拍打着。

x x x x

一個高級官吏，他的妻子和幾個朋友正在喝茶。

「不，」此說，「我不讀書。你知道我，在一九一三年就畢業了。」

「我的圖書都過時了，」他的老婆說，「我是在一九一五年畢業的。」

另外一個官吏說，「我不要讀了書，再知道我們中國需要什麼，我們需要教育。要是不用錢打杖，我們可用做卅年的教育，那末我們就可做世上最強的國家了。要做的事就是停止戰爭，叫每一個人都進學堂直到大學——苦力和乞丐也要進。我在大學時就寫了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而且我現在仍舊主張此點。」

一個在黨裏極活動的女人插嘴道：「我想讀書久是使人昏亂，最好的辦法是講出你所有的每個思想。」

一個作家在桌旁靜靜地聽着。隨後他走到街上踢着他前面的砂石，刻薄地說：「這就是我們的統治階級。二十年內，也想不出一個新思想；他永遠不想——就是想出來也不過把自己的思想當做一劑瀉藥罷了。」

x x x

一個德國商人在宴席上問道：「你也要解放黃包車夫麼？」他的臉上在一想到這個念頭時便露出輕鄙的樣子。一個有錢人用的法國醫生宣稱黃包車夫不過是半人半畜。我的中國病人也會這樣告訴你的。……有一個美國編輯因為肚子太大不能挨近桌子就嘆道：「天啊！我多麼恨衰弱，落後的人民啊！……一個馬臉的英國編輯述說着英國對中國的無數的犧牲。還有一個日本編輯說，日本為中國保護滿洲的主權。……一個在哈佛學過教育的中國金融家，解釋中國應該發展國有工業的理由。他抱怨道，「中國不對的地方就是沒有人肯犧牲他自己。中國需要一個甘地，一塊粗布和一碗飯便够了。中國需要不在乎金錢的人。」當他講話的

時候他爬進他的大汽車，就開走了。車上面印着他的名字的縮寫。

在無數跳舞場中，一個美國水手打了日本舞女一個嘴巴。她潑了一杯水在他的臉上，然後縮在屋角里。有人來干涉。那個水手狂怒地嚷道：我是「三乘七」而且是白人啊——看見麼？在整個亞洲沒有一個黃人可以這樣對待我！一個海軍警察上場了。他的頭是剃光的，帶着一頂白帽直到眼上。他的頭好像一個洋山芋。他愉快而且勇猛地用棍子打水手的頭，然後他喝了一杯啤酒說道：「噢！我不再打他們了。要是我是他們，我也會挨打的。」

從X租界的監獄宣傳出四個工人被毒刑致死的消息。從中國軍法處也傳出一個女學生受毒刑致死，她是女青年會被X國巡捕逮捕的。她們雙手被燒掉了，可是她還不肯說出朋友的名字。

秘密掩蓋住了毒刑。可是她的哥哥秘密地去找女青年會的外國女人，他請她把妹妹的箱子還給他。外國女人給了他說道：「當心！我已經看過里邊的東西了。你的妹妹是一個X黨，箱子里被放滿文學書。」那個青年回答道：「我知道——把箱子給我吧！我的妹妹已經死了。他們用毒刑弄死了她。」他拿了箱子就消失在上海廣大的生活中去了。在上海革命者生死着，可是新的常出現來補住死者的空位。

一個電車工人的罷工領袖被捕了。他是一個誠實的工人，不為流氓所嚇。租界法庭只用了十分鐘的工夫，就判他十年苦役。他們說：「你是一個X黨。」他抗議道：「你們有什麼證據呢？」於是一個偵探就叫到證人席上，他拿出一本小書。據偵探說這就是從罷工者的房子里拿到的，工人憤怒地打斷他的話說道：「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東西！這本書也沒有在我的屋裏——這是一個工作場啊！」然而法官判了「十年苦役」，於是那個工人便永遠從上海消失了。



一個外國女旅行家站在一家最闊氣的外國旅館門口，和一個中國賣花的講價錢。那人要兩毛，女客只給一毛，講了又講。她聽說在中國是一定要講價錢的，她不高興因為她是一個生客就受人騙啊。

五個高麗革命者被捕了，要送交日本人。偵探找到被捕者絕望的妻子，姊妹和女兒，說：「給我一千塊錢，我就用我的力量救他出來。」女人便把她們辛苦的積蓄全部給偵探又向人借錢，債台高築。偵探拿了錢，就不見了。囚徒就送到日本人手裏。脆弱，柔和，嚇得半死的女人垂頭喪氣。

一個黃包車夫在馬路當中在巡捕面前跪着，合掌哀求，巡捕把他趕到人行道邊上。車夫在那里又嚇得跪下了，把他的手向圍觀的一小羣人舉着。一個工人對一個初來者說：「伊新來格，伊從鄉下來，……伊種田人，不曉得上海……伊弄

錯了規矩，巡捕拿子伊黃包車格壘子。伊要五隻角子才能討轉來……伊嘸沒五隻角子。」

沿着街道來了三個人——男人，老婆和孩子。男人穿籃色的工服，挑着担子。兩頭掛着的籃子，裝得滿滿的。男人走路時，發出有節奏的喊聲「哎啊，」「哎啊。」

小孩子，拉着在後面的籃子，也用孩子氣的聲音吶喊着：「哎啲，哎啲，哎啲！」媽媽看他微笑了。

一個德國人講他的故事。他在中國三十年，而十七年來他計劃着回國，可是他永遠只有計劃。每天晚上，他到跳舞場去和日本，高麗，中國和白俄舞女跳舞，把他的錢全部用完。他說：「很久以前當我們是到狗羣里去的時候，我們總能夠知道……現在我們不再知道了。」

一個白俄爛醉地躺在路上。一羣中國人圍住他，有人走出來賞他一脚，一個德國人站住了說：「我很抱歉……他是

一個白種人……可是我不願意給他一文。」那個白俄翻過身，嗚咽起來了。

白俄在中國沿岸閒蕩着。他們討飯，偷盜，擄案，而且充滿了各國在中國的偵緝隊，他們私運鴉片，偽造，謀殺，他們做對付中國工人的破壞罷工者，并得外國巡捕房保護。在上海有穿英國制服的白俄隊。他們行軍唱着沙皇的歌。法國偵緝隊滿是白俄，而白俄偵探每天寫報告給人領幾塊錢。

白俄女人是太驕傲了，不屑在蘇聯做工，便充滿了上海的妓院與舞場。他們和亞洲的一切妓女競爭，她們又可在中國軍閥的圍圍中找到。上海街道上的中國苦力常跟着人們低聲說：「要不要羅宋女人？長格，矮格，胖格，小格，黑格，白格？」別的外國人訴苦，白俄損害了白種人在亞洲的威勢。然而他們更助其墮落，用他們為破壞罷工者，老婆和妓女，以及雇用的兵士和偵探。

× × ×  
在一個老式的中國戲院中，一個年輕富有的中國人規

規矩矩地向一個走過甬道的人行禮，有人問他「那是誰？」在回答那是上海的老頭子，擄票之王啊……他不親自出馬，他化錢辦，當然就拿錢。」年輕人說出他的名字，在上海真是盡人皆知，一個有勢力的官名啊？

一個老式的中國商人進來。他向老頭子行禮，坐在他旁邊，兩個人做親密的談話。又有人向那個年青人道：「那人是誰？」「他是市商會會長，老頭子的好朋友。」

「老頭子有許多這樣的朋友麼？」

青年人答道：「老頭子的朋友是政府里最高的官吏和將軍。他有好幾個官職呢，他是上海的鎮壓××機關的總監。他又是發售鴉片烟的總辦。」

× × ×

一個女人給黃包車夫的錢比他希望的要多一倍。他感激地合手道謝：「太太謝謝你！謝謝你！」他是一個高大的男子，才由里來的鄉下人。他在工廠里找工作不成。農民們就做黃包車夫。他們睡在馬路上，在黑暗的街角里，和黃包車的踏

脚板上。上海一度是他們希望之城，可是現在他們知道是一個失望之城了。

X X X

外國太太沒精打彩地喝茶，就閒談起來。一個說，是的，中國要不是屬於中國人，就是一個可愛的國家了！別的人贊許地點頭。

另一羣外國女人也在喝茶時閑談。一個快生孩子了。她是一個中國人的老婆。其餘在坐的兩位也是中國人的洋婆子。

「誰給你接生啊？」人家問她道。他回答，說出外國醫生的名字。「不」她解釋道，「在這樣密切的事件中，我不能請一個中國醫生啊！」

X X X

一個英國的高級官吏稱上海為「城市之真珠」。而上海的日報却報告在「吾主」一九三〇年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檢起的屍首有三萬六千具，在一九三一年的半年，有一

萬九千零三十一具。本市備有運送車專門收檢屍首。因為上海是一個「城市之真珠」，屍首不能這般棄置在街道上啊。報紙簡單地說明死者為父母無力扶養之棄兒及餓死或凍死的男女。

X X X

沿着華洋富人建築別墅的滬西區兩旁植樹的大道上，高牆圍住別墅和四圍可愛的花園。天氣還不十分冷的時候，城市貧民便睡在此外的街進上。晚上人沿着大道走時，處處要曲折繞道，所免踏在黑色的精力絞盡的人形上。他們已工作了一整天，在晚上就倒在地上沈睡了。有些人把他們的工具放在頭底下——他們僅有的人間的財產啊。

在牆的那一邊住着闊老們，他們一整夜地賭博跳舞或宴會，一整天地睡覺，只要他們高興，他們的大汽車隨時出進大鐵門，他們的犧牲聲散滿街道——他們的財富便是從這些犧牲者身上抽剝出來的，就是這些犧牲者建築了他們的別墅，他們的牆壁，和花園，整個上海也就建立在這些犧牲者處

體的肉體上啊……

在上海有別的牆，尼姑庵和尙廟的牆。牆後黑衣和尙尼姑走着。在朝街的神聖的牆上巡捕房寫着法文道：「此處不准小便。」可是中國的窮人窮到了沒有地方小便，所以就朝牆小便了，這也許證明了中國人都是不信教的，因為他們並不區別一座「聖神的牆」和「俗世的牆」啊。

在上海另一區域，中日人民住在一起。而他們之間是失情感的。華界與租界並不用牆隔開。因此一個日本人走出三步便到了華界，臉就朝着牆。一羣中國人在「嚴重的時機」抓住了他。他就呼喊兇殺，一個巡捕跑來救了他。巡捕吼道：「儂爲啥妨礙人家？」一個苦力傲然走出爲中國提出這個案件，「爲啥伊勿勒浪租界上，要到中國地界來撒尿？」日本人就記下這個事件，並爲「日本」在「中國」一手中所受的三百餘所謂「侮辱」之一。

在上海住着一個德國商人已，經有廿年了，他有一座房子，四周有大花園。他名子的縮寫是M.K.這兩字就刻在他房子的鐵門上，他是一個法西斯蒂他的房產上掛着希德的旗幟。他倭而胖，肚皮蠻大，鬚子漲出了領圈。他的是頭圓而切光好像一顆彈子。他的臉紅得像嬰兒的肚子。熱天他只穿着緊身的短浴衣在屋裏和院子里走。在他的短衣上他的肚子漲起來，在他的頭顱上帶了一頂草帽。

他常到德國過一個夏天。因爲他是一個狂暴的德國國家主義者，他覺得這很適當。可是在德國一個人住上了六個月就要納稅。這位國家主義的旗幟下的闊老，在德國常是住五個半月，然後他宣布到瑞士再住上一個月，於是再回到他住「新」的住所了，他避免納稅。他說他願意常常住在德國，就是稅太重了。

所以他住在中國，這里他實際上什麼稅都不納。可是如果在中國或德國，有一個窮人偷了一片麵包，這位法西斯蒂愛國志士一定是第一個把他當做賊人罵倒并爲了犯法的

原故把他囚禁的。因為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相信法律和秩序啊！

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跑過本埠一個中國人區域。後面一個男人追着。孩子嚇得要死，男人充滿了殺人的深仇。小孩穿着小工襪的布衣，又髒又破，男人抓住他摔在地上，而且要害死他。當時別人來勸，才把男人拖開。這是污穢，齷齪，野蠻的一景。四周是狹小的平房和店鋪，亂七八糟，用爛鐵罐，破布，石片，補起來的，街上晒衣裳的繩子掛着破布，謀殺屬於這一條街——此外除了謀殺以外也沒有別的可以生根或成長。

在法租界的深夜裏。一個黃包車夫忘記一小點的交通章程。雖然除了一對外國男女在走路外，街上——一個生物也沒有。巡捕就照着敲黃包車夫的老習慣，舉起長警棍就打，外國男女看着野蠻的景象就出來干涉了。當車夫看見有人同情他時，就用光腳鴨回敬巡捕。於是這位「法律之武器」便像

隻野獸似地撲上去。打車夫好像打一隻狗。當車夫流血傷殘時，又以「妨礙交通」罪逮捕他。

那對外國夫婦跟車夫和巡捕到法國巡捕房去。他們控訴着衛護車夫。法國巡捕房的小警官，又矮又胖，舉點諷嘲的樣子，聽他們講後說道：「巡捕不過執行其責任罷了。」當他們猛烈抗議時，小警官又說：「你們知道巡捕也是中國人，他知道如何待他自己的同胞。你們在講法律的時候動情感，簡直是白費力氣。」那婦人走開時痛苦地說：「我要離開中國——我再受不住了。」

然而在受壓迫的大眾是沒有離開中國的。他們必須站直了，不是像奴隸一般被痛打槍殺，便是為他們的解放戰鬥以死。外國人能夠跑開；那些不跑開的可以留下來參加打人的隊伍中——但十萬人中足有一個參加被壓迫者的隊伍。

譯老附註：

斯沫特利戰鬪的一生詳見于她的世界名著大地的女

中，此外我們不用再多說了。我們對她特別關心的是她對中國人民的熱烈的愛情和她對於我們民族的偉大的貢獻。

她以她鋒利的筆鋒抨擊腐敗的沒落中的老中國；她以迫擊砲一般的小品文，速寫，攻擊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和中國的罪人的種種叛逆行爲；她更以最大的同情心抽繪中國的廣大民衆——那些是窮苦的誠實的農民，那些是戰鬥的英勇的工人，那些是獻身于革命的青年男女……她們都是我們所常見所熟悉的。

她是中國最親的一個朋友，曾經用她正確的報告使得

有良心的西方人了解掙扎中的中華民族并同情我們。她更是中國民族保障大同盟的一個組織者。她關於中國的著作

有美國出版的中國人的命運（此處的一篇即譯自該書）和莫斯科出版的中國的紅潮和前衛叢書中的中國新軍隊前進着，此外尚有散見于美國水星、國際文學新羣衆、民族等前進雜誌中的許多速寫、通訊、短論等。

她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是西方的現代中國的最好的解釋者。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十萬外國中留下來參加被受壓迫者的隊伍的一個。

##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供給社會羣衆知識 努力新文化而奮鬥

經售全國雜誌刊物 代辦一切書籍

忠實可靠 迅速完備 價廉

省事省錢 予讀者以最大的方便

地址上海四馬路中

# 病

柳倩

苦

孩子，媽媽是不是年年挖鋤？

媽媽是不是天天翻土？

你別用哭呵，孩子！

媽媽城里帶錢來就替你買藥！

她現在欠下了薦頭店的錢。

媽媽是不會忘記她自己底孩子。

這沙藥水，是王阿伯處要來的。

孩子，你喝，喝了就好！

媽媽帶錢來就替你買藥，

媽媽還要替你縫一件新棉襖。

爸爸也沒有法子，一隻手翻斷了，

怎麼還能找到工做？

孩子，你就別哭吧，哭了洋兵會來，  
昨晚上村子里出了老虎！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

# 擠奶歌

吳汶

「擠牛奶，擠牛奶，」

尖舌呼聲聽得慣，

小牛旁着母牛跑，

牛戶跟着孩子趕。

容易趕到大戶牆門外，

丫囊透出白磁盞，

盞中注射起尖聲，

孩子，別用哭啦，

爲啥儘要叫着媽媽？

媽媽是上城里去了，

那里有吃飽飯的好人家。

媽媽是要回來的，

媽媽怎能捨她乖乖的孩兒；

不是年來看你天天叫餓，

村子里，再也想不出好法子！

媽媽底運氣真好，進城就上了工，

媽媽自小來我們家里就學會了吃

小牛在旁嘶得更加慘。

注射尖聲漸漸歇，

好把小牛牽過忙吮吸，

小牛略略得到滋沾意，

又被竹條猛鞭撻。

靈裏尖聲轉度消，

牛戶噓噓長嘆息：

「明天決定買去它兒子，

牛奶才會擠得出。」

沉沉沿着牆下去，

兩對人獸頭低垂，

孩子上去牽着牛戶衣，

小牛又入母腹底。

這時大戶廚房間，

牛奶已經傾入鍋中沸，

艱苦擠得一盞奶，

烈火烹來剩小許。

小許玉液沾盞底，

送入深房敬少爺，

少爺發現乳中一點灰，

滋盞驀然朝向窗頭飛。

## 東渡

濺波

江風吹出了江外——

大的海，自茫茫一片，

我呼吸大海的氣魂，

爲我們新的天地歌唱。

夜色從我的心頭鋪開——

我睜着眼，我探望海夜的方向，

滿天璀璨的星斗，

船頭破着澎湃的大浪！

東京神田。

方之中編：

## 夜鶯

一至四期

實價六角六分



## 編後記

本來預備把這一期的工作交給讀者諸君批判不再說

什麼話但有許多事情是不能不聲明一下的。

因為本期的假期有兩個小報說文學大眾已經停刊，又有許多讀者來函詢問，我們謹以本期答覆。

關於假期，第一因為月中交通不便，自江灣到上海須經×人的搜查。第二這期間經過了五六天印刷所停工的日子。國慶紀念日以及禮拜日。第三因為印刷所忙碌，未能如第一期趕印得那樣快，以後如無特別困難，我們是決心繼續下去的。

關於讀書會我們已經計劃了一下，（見封面底頁）但是現在還有許多手續未完備，所以一切登記手續等擬於下期辦理。在目前讀書會的工作，只擬徵求擬加入讀書會諸君的讀書短評，開始在下期讀書會開登載，這是特別求諸君原

諒的。我們首先要聲明的就是本讀書會決不是別的刊物的讀者信箱，我們不採取本社萬能的態度，而是徵求大多數的意見。

本刊此期因書局同印刷的交易上的關係忽而臨時給我們一個頁數上的限制，因之有許多文章在本期未能登載，計有宗人的漫畫中的人物陳毅的尊貴的安慰白燕的女客的故事穆嚴的新聞一則雲斯的遭遇以及林蒂李華飛成淵唐紹華等人的詩。這只有待下期了。

最後需要聲明的便是房堅會遺失了一部分最可貴的稿子，計有龔鸞的報告文學理論的考察，宋之的的校長南郭的保證，陳伯達的兩個口號的爭論應該結束和換明的侯診。我們除了竭力尋找之外只有對作者們致最大的歉意。

還有，以後來稿不過三千字的短文，票付足郵票者不擬退還。因為短稿是意外的多而且本社的經濟是不充裕的。此後我們當本着讀者所希望於我們的前進。編者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的編制約分：國際文學介紹，報告文學，小說，時歌，戲劇，隨筆，速寫，論文，文學報道，集體批評，文學大眾讀者會，版畫，各門。
- 二、我們特別歡迎青年作者的作品和大眾的習作。
- 三、來稿最長不得過一萬字，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凡我們所不熟悉的作者最好請寫一段「自我介紹」的話，藉易聯絡。至於發表時之署名，依作者自定。
- 五、稿件如不登載，一律負責退還，并附帶寫明編者意見；退件郵資亦由本社代付。短稿與詩歌例外。
- 六、除特別徵稿外，其他稿件暫以本刊為酬。
- 七、稿件發表後，版權仍歸作者保留；但請允許本刊可以採入選集或彙刊。
- 八、發表稿件編者不任意增刪，但必要時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可預先聲明。
- 九、投稿及通訊概請郵寄；上海江灣宋家港廿七號，文學大眾編輯部收。

## 文學大眾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上海江灣宋家港廿七號

編輯者 文大衆社  
 編輯兼行人 房文大衆社  
 印刷所 民光印刷公司  
 上海新開路

### 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羣衆雜誌公司總店  
 南京太平路 羣衆雜誌公司支店  
 廣州永漢北路 羣衆雜誌公司支店  
 無錫北大街 羣衆雜誌公司支店  
 南陽中山街 羣衆雜誌公司支店

▽本刊文字須經允許方可轉載△

### 本刊定價目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	二角	二分
半年	六	一元二角	八角
全年	十二	二元二角	一元五角
		在內	在內
		六角	九角
		五分	二角
		五分	二角

###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底	封	封	裏	普	通
全	面	六	十	元	四	十
半	面	三	十	元	二	十
之	四	分	一	元	六	元
之	一	分	一	元	三	元
黑	色	一	套	一	套	一
廣	告	概	用	白	紙	黑
印	或	色	紙	者	價	目
長	期	刊	登	，	折	扣
長	期	刊	登	，	折	扣

# 社會主義批判

室伏高信著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四角

社會主義批判一書，選出社會主義批評與社會主義的權威，已齊備了。著者在日本是比較有名的社會主義的權威，已齊備了。著者在日本是比較有名的社會主義的權威，已齊備了。著者在日本是比較有名的社會主義的權威，已齊備了。

## 羣衆什誌公司招訂外埠獨家經售處啟事

本公司自創辦以來，已有十餘年。素以服務文化為職，維持信譽為前提。因荷各界之愛護，業務起見，擬于國內各商務日發達，遂成今日國內唯一蒐集圖書雜誌之總匯。茲為進一步推廣文化與業務起見，擬于國內各商務日發達，遂成今日國內唯一蒐集圖書雜誌之總匯。茲為進一步推廣文化與業務起見，擬于國內各商務日發達，遂成今日國內唯一蒐集圖書雜誌之總匯。

## 實業革命史

赫爾摩痕著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特價一角二分

在現任各種社會問題的理論書都非流行於當今的，而對於實業革命史，則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在救濟人類的歷史中，實業革命史，則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在救濟人類的歷史中，實業革命史，則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

# 自由社會學

柳絮著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五分 特價一角五分

自由社會學是否一種社會學？反對一切法律政，而自由社會學是否一種社會學？反對一切法律政，而自由社會學是否一種社會學？反對一切法律政，而自由社會學是否一種社會學？反對一切法律政。

## 烏格蘭農民革命與克朗士達脫反叛

亞爾缺諾夫著 全書一冊 定價六角五分 特價二角

蘇俄的三月革命在歷史的篇幅上染了重要的一頁，而克朗士達脫反叛，則在歷史的篇幅上染了重要的一頁。蘇俄的三月革命在歷史的篇幅上染了重要的一頁，而克朗士達脫反叛，則在歷史的篇幅上染了重要的一頁。